

神州亞森蘿蘋總目

福爾摩斯被騙記（楔子）

遊華消息：國際飯店：遠東浴室：

大亞酒樓：掉換鑽戒：

小騙子騙大騙子

說法：茶湯壺：蟹的誘惑力

腐鼠：皮斗篷：錫招牌

插天飛神秘大學（上）

開學：期考：寶石頂

虛偽報道：假顯鏡

插天飛神秘大學（中）

假銀票：大條標金：十兩漆：仁濟醫院

神州亞森蘿蘋 目錄

提督的映壁：偵探被騙：偽裝的插天飛神秘大學

插天飛神秘大學（下）

假東方福爾摩斯：橡皮插天飛：刺猜：九連環被捕

螞蜂陣：假插天飛：真東方福爾摩斯

神州亞森蘿蘋

楔子

福爾摩斯被騙記

中國光復之後，幾千年來的政治制度，被革命軍一脚踢翻，全國國民都興奮起來；由此並引起歐美人士對這個東亞病夫的注意，而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或即是消失了輕視的態度，另眼相看。爲欲明瞭中國民族的真精神，觀察革命後政治社會的真實狀況，來華遊歷的歐美人士，也日漸增加，碧眼黃髮兒，到處可見。報紙對這種消息，不斷揭載，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個消息，是福爾摩斯的遊華，最初載在上海申報，其原文如下：

【倫敦路透社六月二十九日電】名聞世界之英倫大偵探家澈洛克福爾摩斯氏，久慕東方文化，退休後屢有旅華考察之意，以事羈未果實行，茲得其助手華生君之同意，定於七月二日乘瑪利皇后號豪華郵船相偕東遊，預計約於八月十五日上午十點三十分抵上海登陸，休息一、二日，即轉赴杭州西湖，南京，天津，北京。由北京出關，考察東北西北各省狀況。作半年之壯遊，然後返回英倫。據稱在津浦途中或將一遊泰山孔林云。



該報又據美聯社電稱：

福氏東遊目的，在瞻仰中國固有之文化；但據另一消息，則似與故宮失盜案有關，或出於北京當局之邀請，亦未可知。惟福氏向記者表示：純係私人遊歷性質，毫無職務上之關係云云。

福氏精神一如往昔。爲欲狀行色，久藏於保險箱中之鑽戒，亦爲偕行之一員。該鑽戒價值三十萬元，爲世界第二之名鑽戒。福氏稱：此舉世無雙之鑽戒，余視爲第二生命，每遠出必相偕而行，蓋套於余之指上，較保險箱尤爲保險，言罷聳肩而笑。

這個消息傳出後，各界人士無不特別注意，引爲茶餘酒後的談資。各報爲迎合讀者興趣，對福爾摩斯的遊華消息及其逸聞逸事，盡力搜羅，爭前恐後的揭載，並有一「福爾摩斯專頁」的印行。福氏爲中國人拜服的程度，也就由此可知了。在這些新聞及特輯中，我們對福爾摩斯的來華準備，已得到一個概要。福氏爲舉世僅有的偵探專家，對任何事情，都十分留意，不肯因其細微而輕輕放過，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實情。但福氏實際上從未到過中國，在職務上，也沒留心中國或研究中國情形的必要；僅藉退休的空閑，知道中國革命成功，偶爾想起這

個國家罷了。它遊華的動機，純出於傳染病式的興致，——旅華熱所鼓動，也可以說為好奇心所驅使。由於這種事實上的觀察，它對中國事情的研究，只有臨時抱佛腳了。在時間上，不容它對中國各方面加以深刻的研究，以求得切實的了解；只在旅行指南一類的出版物上注一下意罷了。在這種草草準備之下出發，自然嫌於不足，此亦福氏所深知而無可如何者。

福氏所仰慕的是中國古舊文化，對於新的文化，尤其社會側面，它與西方一般人抱着同樣的見解，——看不起。它被這種高傲支配了全副精神，於是到處碰壁，尤其社會側面的勢力，一見之下就把福爾摩斯擊了個焦頭爛額。把一生的名譽，完全喪於中國；所得的代價，是認識了中國的一部，——社會側面之一部。

× × × × ×

中秋節的上午十點三十分，瑪利皇后號郵船果已入口，泊於黃浦碼頭。福爾摩斯在中國沒朋友，旅行社把它直接送到國際飯店，下榻於二樓十三號。

福爾摩斯口啣着烟斗，在箱子中取出英倫出版公司出版的上海旅行指南，和華生計畫遊覽上海的名勝路線，準備下午開始遊覽，忽有一個侍役走進來，舉着一張英文名片，鞠躬道

：「中國大偵探家九連環的代表李龍飛拜訪。見不見。」福爾摩斯正少一個嚮導，造訪人又是偵探家的代表，自然竭誠歡迎。

李龍飛是九連環的臨時助手，對英文英語造詣頗深，關於福爾摩斯的個性，歷史，極其熟悉。相見之下，略作寒暄，並述馮慕之般，接着就盛稱福氏偵探術的優越，某案如何，某案如何，如數家珍。兩人周旋已畢，李龍飛在衣袋中掏出一封英文信，很尊敬的遞給福爾摩斯，說道：「這是九連環先生的一封信，九連環先生對於先生傾倒已極，原想親自過訪，為先生洗塵，因為事情太忙，來了恐不得晤面，徒耗時間，故特派鄙人預約。」福爾摩斯客氣了幾句，把信拆開，上寫道：

先生偵探技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下走亦此道中人，久慕大名，而無由識荆，每引為生平恨事。茲見報載先生辱臨敝士，私念夙願將償，曷勝雀躍欣幸，先生塵裝初卸，本應恭謁候安，侍從導遊，用盡地主之誼，但恐冒瀆清神，於心未安，特先派代表李龍飛君面訂會期，肅聆教益；克廣新知，藉增榮輝，不勝盼禱之至！倘不棄卑賤，即臨遠東浴室，聊作名實相副之洗塵，則尤感幸無極矣！

九連環冒昧拜言

福爾摩斯讀罷，還沒表示可否，李龍飛恐怕它公然拒絕，接着說道：「九連環先生爲欲拜識世界知名的大偵探家，有迫不及待之勢，倘概允即時會晤，它就更感激得永銘心版了。」福爾摩斯恐怕失去這個極合宜的嚮導，允許當日正午十二點自行前往，李龍飛叫茶房「給一三〇〇一三號打個電話，正午十二點開輛汽車來，送福爾摩斯先生至霞飛路遠東浴室二十六號，車價無論多少，記在九連環帳上。」電話打完，李龍飛便叮嚀告辭。

李龍飛辭出後，福爾斯一面準備赴約，一面向華生道：「有九連環李龍飛二人導遊，我們便不感寂寞了。」說罷聳了聳眉，把烟斗中的烟灰很技術的磕出，笑着說道：「這次還許收一個中國的徒弟。」說罷將烟斗裝入衣兜，正要問茶房汽車開來沒有，忽又來了個不速之客。福爾摩斯接過名片，見背面的英文是「中國國民政府中央情報部駐滬代表陸震南。」「辦公處浙江路三十九號。電話四二〇〇四二。」福爾摩斯恐怕中國政府有什麼事情前來接洽，立時就說了一聲「請！」

李龍飛是西服革履的社會人物；陸震南則身穿大禮服，頗有官場氣派，——態度嚴肅而

溫和。陸震南一進門，用鞠躬的姿式向前搶了幾步，和福爾摩斯及華生一一握手，各通姓名，然後拿出一個附譯英文的電報給福爾摩斯，說「這電報是南京情報部長發來的，着陸某代表部長歡迎，並囑照料一切。如需要任何事物，當妥爲準備代辦，以盡地主之誼。」福爾摩斯深表感謝；賂事周旋，就要辭了陸震南應九連環之約。陸震南堅邀福氏與華生同到辦公處午餐，福氏以不便失信於人爲辭，婉謝了陸氏，因此耽擱，到遠東浴室時，誤了三十分鐘，九連環已獨自入浴，派李龍飛守候，李龍飛把福爾摩斯讓入室內，表示歉意道：「九連環先生以爲先生遇有要事，不克履約，故先行入浴，尙祈原諒！」福爾摩斯把陸震南往訪，以致遲誤半小時的話說了出來，表示歉意後，亦只得獨自入浴，這時九連環恰已浴畢而出，李龍飛從中介紹，並代爲表明彼此的歉意，九連環即用英語囑李龍飛速赴皇宮飯店定座，然後與福爾摩斯傾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概。未幾福爾摩斯獨自入浴，出浴後，九連環已不辭而別，及巡視屋中，却發生了意外的變故，除襯衣鞋襪外，其餘衣服，名片，錢袋，——所有一切，都不翼而飛。

福爾摩斯知已遇騙，十分懷喪，爲顧全名譽，又不敢聲張，等到下午兩點，料華生已返寓所

，由電話通知華生，趕緊到遠東浴室，有要事待商。

這時華生正在國際飯店十三號和陸震南談論上海的風土人情。陸氏交際手腕極高，華生對之已獲得良好印象，對它的談話，也感有濃厚的興趣。華生接到電話，不知何事，囑陸震南少候，俾與福爾摩斯其作長談，陸微表意欲辭行，華生堅留不放，只得勉強坐下。

華生披上大衣，打開箱子，取出一百元一張的鈔票六十張，零票若干，點了點，夾入皮錢包中，順手放於大衣兜，陸震南問道：「錢夠用嗎？如不夠用，你可隨時給六〇〇〇號打一電話，用多少都可送到。六〇〇〇號是滬江銀行，那里存有辦公處的款，我已留下話，它們接到你或福爾摩斯先生電話，就可送到。」說着掏出一本支票來道：「錢送到，你再開支票給它，這是部長的銀行，很便利的。」華生見陸震南竟這樣客氣，趕緊把支票本掖在陸震南的衣兜中說道：「你太客氣了，錢我們足夠用，將來麻煩陸先生的事多着呢？」這時隔壁十四號的門響了一下，似乎有一客人先華生而出。隔壁十四號和十三號原是連間，有一木門相通，關上門就斷為兩號，打開門就成爲聯號，在鑰鎖孔中，可以互相窺視，把耳朵靠近鑰鎖孔，談話聲可以彼此相聞，所以十四號的動靜，十三號也聽得清楚。華生藉此一響的機

會，與陸震南分手。華生下了國際飯店樓梯，見左便道下停有一輛銀色汽車，由於陸震南的上海風俗談，華生知道這種刷色的汽車是待雇的街車，於是停住步，望着銀色汽車表示雇用，車夫立即拉開車門，垂手站在上首，目注着華生，跟車人站在車夫身前，略向外錯開半步的距離，向華生作着十幾度的鞠躬姿式，平伸起右胳膊，手向車門，正把車夫映在胳膊的後面，表示讓華生上車，華生俯下身去，左脚踏在汽車的踏板上，右腳懸着，上身已探入車門，右腳還沒跨進去，車夫的右手似在跟車人的胳膊下把華生的大衣口袋微微觸動了一下，但華生毫無所覺。跟車人用洋涇濱式的英語問明地點，直開至遠東浴室。

× × × ×

遠東浴室侍役把華生導入二十六號。福爾摩斯向着華生搖頭苦笑：「完了！」兩手作了個展開姿式，腰板挺了挺，接着道：「一世英名，敗於豎子之手！」華生莫名其妙，詢問原委，相對默坐了一回，華生道：「這種事既不便聲張，身在異國，一切隔膜，又無法追究；救急的辦法，還是買身成衣，回到國際飯店再說。」福爾摩斯點點頭，華生探手入囊，掏出皮錢包，一見之下，面色立刻慘變，目注着錢包，兩手抖了起來。原來錢包的大小形式顏

色，都已變更，速即打開，六千元鈔票已失，却發現了一張當票，中國銀行鈔票二百九十元四角，另附英文手條，上寫道：

福爾摩斯先生：

報載先生爲表示紳士態度，征裝華貴，艷羨之至！時當中秋，吾以困於經濟，周轉失靈，故暫借先生外衣，投之質庫；然總計所得不過五百金，大失所望！，故又轉移其目標於華生君之身，所獲較優，感激感激！吾不忍見先生襲衣行國際都市中，謹將原質金二百八十元，利息八元四角，浴資二元，託華生君轉呈。日記冊等零星物件，均附存質庫。○至暫借華生君款，於二君起程時悉數奉還，絕不失信。冒瀆！冒瀆！至歉！至歉！

九連環拜啓

福爾摩斯皺着眉，低着頭，在屋中來回兜圈子，聽華生讀罷，停步問道：「華生：你怎麼來的，路上的情形怎樣？請你不憚詳細的說一說。中國騙子扒手的技術行動，我們雖一無所知，然在原理上亦不難推知它們的手法。」華生道：「在我離開十三號之前，十四號的門響了一聲，我藉此與陸震南握別。……在上汽車的時候，車夫和跟車的立在車門上首，很恭

敬的讓我上了車……此外別無可述。」福爾摩斯默想了一回說道：「十四號與十三號，我們住的屋子，一門相隔，不無可疑。車夫和跟車的肅客姿式，也是一個疑點，據我推測，你在十三號的行動，或被十四號偵察了去，由車夫之手抵換了皮包，亦未可知。」華生道：「這倒推測很和情理，但身居客地，只能容我們推測，想追究是沒法辦的。若在本國，我們也不會遭遇這種不幸。現在我們已陷身恐怖的局面中，還是趕緊贖回衣裝，立回寓所爲上策。」：

X
X
X
X

福爾摩斯與華生形狀狼狽，踉踉跄跄的邁返國際飯店，走到十三號門首，又發生了驚人的奇事，華生幾乎暈了過去，不是福爾摩斯扶住，險些倒在地上。

華生清醒之後，把眼睛揉了揉，眼光又射到十三號門首，福爾摩斯的眼光，也隨着射過去，把福爾摩斯又嚇了一跳，原來十三號住客姓名早已把福爾摩斯的名片撤去，換了華文周苦盦的名片。

福爾摩斯把十三號侍役叫了來，指着十三號問道：「這是我們租的房子，爲什麼讓別人住，我們的東西移到那兒去了？」侍役取出一張名片遞給福爾摩斯，却是福爾摩斯自己的，

上寫英文兩行，譯錄如左：

祈將余及華生君之行裝等交去人送至大亞酒店五十二號。至盼！此上

國際飯店 福爾摩斯（簽名）

侍役道：「華生先生去約一刻鐘，即有一大亞酒店的侍役，穿着白色號衣，衣襟上挂着黃銅號牌，拿着這名片來搬取東西，我請示陸先生是否可以移去，陸先生說給你打一電話問問，問明後，陸先生就押着行裝一同向大亞酒店去了。我在電話傍還聽你答話呢，莫非不是你嗎？」福爾摩斯低頭不語。

華生道：「一切都完了，我們沒有留在上海繼續旅行的資格了。惟一的辦法，是乘原船返倫敦；瑪利皇后號還有一天的耽擱。——你看怎末樣？」福爾摩斯頹然答道：「只得走這條路了。」說着把手插入衣袋，想掏出烟斗，烟斗觸動了戒指，微微作響，福爾摩斯忽然與華生道：「華生：你看！它們這一羣笨蟲！騙去那些不值錢的東西中什麼用？無價之寶依然在我手上！」華生望着鑽戒笑了笑，忽由樓下走上一個戴綠帽子穿綠號衣的郵差來，背着綠帆布上漆的郵袋，拿着一束快信，望望十三號姓名牌，問侍役道：「十三號不是福爾摩斯？」

侍役指着答稱：「福爾摩斯先生在這里！」郵差檢出一封英文快信遞給福爾摩斯——瑪利皇后號乘客公用的信皮，封面寫明「本市十五局國際飯店十三號面遞福爾摩斯先生。」福爾摩斯把郵差由頭上至脚下偵察了一下，看得郵差直發毛，然後在快信條上簽了字，交給郵差。打開信，內有瑪利皇后號特等艙客票兩張，一張填着福爾摩斯的名子，一張填着華生的名字，兩張的號碼同是六十五號，當然是兩人占一間包房。票的起點上海、終點倫敦。福爾摩斯暗想道：「我們僅準備原船回英，沒預定船票，是誰給代購的呢？」舉起信封一照，還有一張信紙沒抽出，速即抽出交華生讀道：

福爾摩斯先生：

度先生與華生君將有返英之議，愧無以爲贖，恭備船票兩張，尙希笑納，屢償清神，至憾！至歉！望賜見原！尊款行裝等，恐在旅邸別有閃失，故暫爲保管，行前決完璧歸趙，請釋疑慮！滬濱社會，品類複雜，身外物不同鑽戒，一套於先生指上即可「較保險箱尤爲保險，」——此下走所深慮者。爲盡地主之誼，固不能不防患於未然，惟方法似乎惡作劇，深引以爲憾耳：然無惡意存乎其間，是可質諸神明者也。 九連環拜上

福爾摩斯在本國報紙上所認識的中國人，是官具貪心，吏染汗跡，豪蒙土色，紳富劣性；到上海後所見的傳單標語，也都是剷除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一類的詞句，因此對九連環表白心跡的書札，十分懷疑，以爲官紳既沒有一個廉潔公正的，區區的騙子懂得什麼信義！並且九連環爲此費了許多心血，下了很大的本錢，到手的東西那有送還的道理，在文明的紳士之邦——英國——也不會有這種講信義的強盜騙子。它想到這里，把九連環書信上所給予的希望，早置之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了。華生不知福爾摩斯在想什麼，拍了它肩膀一下，說道：「票也買了，我們上船吧？」

× × × × ×

福爾摩斯懶洋洋的出了國際飯店，搖着頭向華生表示道：「強龍不壓地頭蛇，——我們沒辦法。我相信中國偵探家假設手段比我強，在外國過着這種情形也和我們一樣沒轍。」華生取笑道：「陳查理如何？」福爾摩斯似乎沒留意華生的話，抬頭看見一輛銀色汽車停在路傍，向華生噉了噉嘴，拉住華生的腕子鑽進車去，「瑪利皇后號郵船碼頭！」汽車遵着命令風馳電掣的開着走了。下車後，福爾摩斯和華生同時把手伸入衣袋中，可是誰也掏不出一文錢來

，汽車夫道：「我們的規矩先交錢後上車，二位大概短住了，寫帳吧！」說罷一笑，開着汽車走了。這不是優待洋鬼子，買賣人不會作這種大方事，瞞不了作者，這是九連環的預定計畫。

當汽車轉過頭去的時候，福爾摩斯驚呼道：「華生；你看見這部汽車的號碼嗎？」華生乍聞之下，雖覺愕然，但不經意的答道：「沒有。」福爾摩向汽車去的方向指着，用力說道：「這車的號碼是七十八號。」華生斜看了福爾摩斯一眼，問道：「七十八號有什麼關係？」福爾摩斯道：「我們又進了九連環的圈套了！」華生驚問道：「怎末？又入了圈套？什麼圈套？」華生對福爾摩斯的推解力，向來是信仰的，但不知七十八號汽車和騙局發生了什麼關係，故在答詞上畫了一串驚奇的疑問號。福爾摩斯放低了聲音道：「好厲害的九連環！它知道我們泰西人忌諱十三，整個的拿着十三跟我們開了玩笑，——一個不夠兩個，兩個不夠三個，三個不夠四個，……拿十三結成網，布成陣把我們嚴秘的包圍起來，直到握住網口，封住陣門，才被我們發現，但我們逃不出這個網，衝不出這個陣勢了。」華生道：「這話怎末講？我不明白。」福爾摩斯屈指計算道：「旅行社接客人是九連環的一黨，故意把我們送到國

際飯店十三號，我們不省悟，竟踏進了我們所最忌諱的十三號的門！這是一個十三。李龍飛把我賺到遠東浴室二十六號。這是兩個十三，共計三個十三。陸震南的辦公處是三十九號，你鑽進去了，三的三十，三三見九，這是三個十三，共計六個十三。把我們的行裝騙到大亞酒店五十二號，四的四十，三四一十二，這是四個十三，共計十個十三。瑪利皇后號郵船的房間六十五號，五的五十，三五一十五，這是五個十三，共計十五個十三。這汽車不要車錢，分明是九連環的黨羽，汽車號碼恰巧七十八號，六的六十，三六一十八，這是六個十三，總計二十一個十三。——打麻將以十三翻爲最大的輸贏，我們竟輸了個二十一翻，可以說是倒霉到家了。」

福爾摩斯的算學才講說完畢，忽有一輛行李車開來，進了碼頭，橫在福爾摩斯面前停住，碼頭脚行像一窩蜂般的圍上去，問「多少號的行李？」車夫答道：「六十五號包房福爾摩斯。」又問「多少件？」車夫答道：「大小十三件。」福爾摩斯一聽是自己的行李，趕緊擠進去看，除原有的行李外，還有許多禮物，都標着自己的名子，數了數共計十三件。至此，福爾摩斯才把顛懸起來的心放下，喘了口長氣上了船。

福爾摩斯和華生走進六十五號包房，李龍飛與陸震南已迎了出來。福爾摩斯和華生很慚愧又很佩服的與李陸二人相互交換着握了交歡之手。在握手之間，又演了一幕玄妙的諧劇。福爾摩斯掏出煙斗吸煙，談着話裝上煙絲，把煙斗舉到口邊時，福爾摩斯的面色突然變得慘白，用驚疑的眼光注視着左手上的戒指，形如木鷄。華生走近看時，見福爾摩斯的鑽戒已變成赤金的自己所戴的結婚戒指，舉起自己手一看，却變成了鑽石的——福爾摩斯的原物。福爾摩斯此時才恢復了原來的狀態，惟有搖頭苦笑，表示領服。

福爾摩斯爲欲明瞭中國騙術界的情形，向李陸二人要求和九連環作一夜長談。李龍飛向隔壁的槍牆彈了幾下，不多時九連環已出現目前，福爾摩斯跟受了催眠一般，很迅速的站起來，略一疑神相視，像迎天神一般的驚呼道：「神州亞森蘿蘋！神州亞森蘿蘋！」由此九連環又被人尊稱爲神州亞森蘿蘋了。

九連環接受福爾摩斯的要求，把它一生所作可驚可愕可泣可歌的事跡，盡一夜之力完全揭布出來；福爾摩斯取得九連環的同意，令華生担任速記，準備把這些奇奇怪怪的驚人事體發表在倫敦泰晤士報上。吾書所錄就是九連環——神州亞森蘿蘋本人當時所談的一部分。

神州亞森蘿蘋

小騙子騙大騙子

神州亞森蘿蘋常說「京兆是扒手的大本營，偷騙文學的產地。」有人問它：「偷騙爲什麼也可以稱爲文學呢？這未免有點離奇吧！」神州亞森蘿蘋道：「這個疑問很容易解答，一點也不離奇。京兆不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嗎！不是有名的文化城嗎！——啊！對了！當然對了，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反駁的。京兆的人口稠密，商業發達，一切知識，都比較優越；所產的扒手騙子，技術也特別高明；那是政治力文化力所造的成績。

「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京兆的扒手和騙子大多數有相當的普通的或專門的技術和學識，並且還有專精一業的。社會常識是不必談了。其它如金石學，考據學，古物學，化學，物理學，心理學，電學，力學，光學，算學，方向學，測繪學，建築工程學，速記學，修辭學，催眠術，講演術，攝影術，偵探學，犯罪學，法學等等的人材，可以說車載斗量，汗牛充棟！一人兼精若干學業的，也頗爲不少。——一個騙子手，爲什麼需要這些專門學識

呢？外行人當然有此一問。請你想想騙子的行動吧！無論那一階級層中，都有它的踪跡，它不懂得這些，怎能在各階級層中活動呢？譬如行騙的目的在一種古器或金石古玩之類，那末不懂得金石考據古物之學能成功嗎？想運用幫助這種成功的工具，就非懂得化學、物理學、心理學、電學……不可了。既然這樣，偷騙是不是一種文學呢？不但是一種文學，並且還含着十足的科學與哲學成分呢？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不但騙子是各種的專門學者，各種專門學者也就是騙子呀！如故宮盜寶案，主人翁是個金石家兼考據家；騙取西安宋版藏經一案的主人翁，則是一個大國學的權威者，並且人還尊之爲聖人！再高一級的，拿國士作抵押，把國際借款飽入私囊的人，既有盜賣國士之嫌，又有詐欺取財之罪，但公侯仍是公侯，將相仍是將相，——竊國者侯，竊鉤者誅，把騙子的帽子單加在我們這個組織的頭上，連文學兩個字都不願我們僭用，天下還有公理嗎？」

它這一席話，把質問的那人說了個張口結舌。它又繼續說道：「騙子不但懂得文學，並且還有教育機關，教授和騙術有直接及間接關係的各種專門學識與技術。鄭景仁就是在這種

最高學府畢業出來的優秀生！」

× × × × ×

神州亞森蘿蘋所說的鄭景仁是誰呢？就是鄭老兒的少君。關於它後來的真實面目，暫且不表。單說鄭老兒，字務直，是個沒受過教育的溫和老人，但好喝幾杯老白乾，一喝酒，性情就變得勇敢而率真了。鄭老兒家境貧寒，全仗着做小買賣維持生活。它兒子鄭景仁極聰明伶俐，因家貧沒受教育的資格，從十幾歲就幫着鄭老兒料理買賣。

鄭老兒是祖傳的茶湯手藝，久占天橋。——賣茶湯以茶湯壺為主要工俱。茶湯壺用熟銅製成，高約一尺半，其腹略可合抱，壺的後上部有一添水口，前部伸出一個茶壺嘴，後邊安一弓形的柄，手把着柄向外掛水。中間伸出一個通底的烟筒，後下部有個火門，專燒木柴。壺的重量，約有二十多斤，加上水差不多有五十斤的光景，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東西。茶湯壺用一個方木盤子托着，盤子四周的空處，放有洗碗的瓦盆，大小磁碗，茶湯杓等類的東西。盤子的下部用一木筩托着，木桶中盛着木柴。這是担子的前部。担子後部最下也是個木筩，盛有冷水，供給茶湯壺使用。木筩上部托着一個斜坡形的木箱子，箱子後部有幾個小抽屜，盛

紅白糖青紅絲等茶湯佐料，前部用木板隔成四個坡形長格，盛秬米面，江米面，黃米面等茶湯的主要原料。這種分配，可以把一副担子前後的重量平均了，以便負荷。

把茶湯面和佐料放在碗裏，用溫水調成粥狀，水開了一沏，就成功爲一碗茶湯。

每天下午十二點後，是天橋最熱鬧的時候，也就是騙子和扒手活動的良好機會。當人多時，爲偵察每個人銀錢的所在，便有同夥的騙子高呼「不好！有小李，小心個人的錢袋」但你一摸錢袋就上了當了。這時一個喝茶湯人的錢袋，被一個扒手所注意，不料鄭景仁正在扒手的身後，注意着它的行動。扒手將把手伸入這個主顧的衣袋，被鄭景仁在後邊一手抓住腕子，慢聲說道：「少動手，還沒給我們茶湯錢呢！」扒手見事情敗露，將要拔腿逃跑，却被喝茶湯的客人抓住脖領，打了個頭青臉腫，才赦免了。

按扒手的規矩，當着手偷竊的時候，除去相偕同行的人，別人沒有揭破其行爲，或警告被竊人的權力，違犯了這一條款，就依扒手界的法律治以「多嘴」的罪刑。這種刑俱，是一枚磨得飛快的康熙制錢；處刑的方法，是分別輕重，冷不防把「多嘴」人的上嘴唇或下嘴唇，或上下嘴唇用康熙錢銳利的邊緣給割開了，罪名叫做「割壑子」。有一個時期，在一天之

中，京兆曾發現過二十多起「割整子」的案子，由此可知它們對於此事的認真程度了。爲什麼不用刀子而用康熙錢呢？其中當然大有文章。本書的前部曾經說過，竊騙界有很多的專門人材，這個處刑法是一個刑名家的騙子創造的。許慎說文罰字的注解說：「執刀言人，雖然不傷人也是應該受罰的，」拿刀傷人罪辜就更大了，因此扒手界及騙界的誠條上載有不得用武器作活動工具的明文，除非犯了它們的條規，更不准無故傷人，這是它們規避法律的一種手段——含有倫理性的手段。

上述的扒手因鄭景仁多嘴，不但失去了到手的「肥羊」，還挨了一頓臭打，懷恨在心，報告了領袖，故意把事情鋪張得很嚴重，領袖立時召集同業，開了個扒務會議，表決赦免「割整子」的輕罪，從重懲治以儆效尤。領袖發布了動員令，扒手界會同騙界聯合起來出征報仇。

次日下午兩點，一個文明紳士氣派的人穿着很漂亮衣服，新緞子鞋白襪子，站在鄭老兒茶湯壺傍喝茶湯。這時正有一個粗野的壯漢，慌慌張張的跑來，掏出五枚制錢，擲在木盤上，碰得碗杓丁當亂響，大聲嚷道：「快！五大枚！翻碗的！」什麼叫翻碗的呢？這是賣茶

湯的一種特殊技術：把調得很稠的茶湯面沏熟了，腕子向上一聳，使茶湯飛出碗外，待落到碗中時，一翻腕子，使碗口朝下，然後很快的翻轉過來，茶湯一滴不流，用以表示稠度，並且還得沏滿了碗。那壯漢在鄭老兒手裏接過翻碗茶湯，猛呼了一聲「好熱！」竟脫手落地，把一碗熱稠稠的茶湯摔在紳士脚前，新緞鞋上糊了許多茶湯，因此和壯漢爭打起來，雙方各不示弱，越打越兇，無法勸解，兩人在地下滾成一團，地上的茶湯和泥水，給滾了個乾乾淨淨，被看熱鬧的及勸架的圍了個風雨不透。

一個人責斥鄭老兒道：「這事由你而起，你竟不去勸一勸，一歸官司還會跑了你！」鄭老兒一聽打官司要受連累，趕緊鑽入人羣勸解，向兩方面都陪不是。鄭景仁年青喜熱鬧，也鑽進人羣觀戰。鄭老兒一陪不是，兩方果然息爭言和；鄭老兒回到茶湯攤，偌大一個又重又熱的茶湯壺竟失了踪跡，不覺大吃一驚，看東面時，有許多未散去的人面向茶湯攤站着，南面是通前門及永定門的馬路，除稀疏的行人外，一無所有，馬路中間是戰場，更空洞無物。鄭老兒正張慌失措的尋覓茶湯壺，忽有一人向前門大街馬路中間指着道：「噫！你看！向北去的那人似搬着很重的東西！」另一人接言道：「就是它偷的茶湯壺，快追吧！」於是這個

也嚷「追！」那個也嚷「快趕！」鄭老兒邁開遲鈍的老腿追了去，鄭景仁見它父親腿脚不利落，飛起腿來追約一里路的三分之一，繞到那人面前一看，原來搬的是一塊大石頭，那裏有什麼茶湯壺。

茶湯壺究竟那里去了呢？「哈！並沒遠離，」就放在東面站着的一堆人的身後。這些人都為復仇而來的。因為茶湯壺中既有二三十斤滾開的熱水，烟筒中的火還正當白熱化的時候，不容易運着遠走，所以用許多人擋在身後，而向着鄭老兒，以却其疑。待鄭老兒父子抹着頭上的汗返回，連全副担子也都失了。地上僅留一片水跡，和澆滅了的木柴殘骸悠然自在的冒着白氣。

x
x
x
x

鄭景仁父子自失去了全部生活工具——茶湯担子，已無繼續經營祖先遺業的資格，生計頓感絕望。幸鄭老兒性情儉約，日常有些微積蓄，計劃着改絃更張，置辦糯米，紅棗，鍋竈，出個稀粥攤子。在打磨廠買了一口鍋，放在前門關帝廟傍，把餘款扣在鍋底下，叫鄭景仁坐在鍋上，以防被扒。鄭老兒的計畫：買完了鍋買竈，然後買米，買棗，買糖，背負着沉重的

東西不便帶許多錢，這樣既可減輕身上的重量，又可免被扒手光顧，所以才採取了現拿錢現買貨的政策。它準備買齊了貨物，配成兩件，用担子向家裏運。比較買一種向家運一種便利得多。

鄭老兒去後，鄭景仁坐在鍋上，不爲任何引誘離開它的生命線——鍋底下的錢。來來往往的熱鬧，它只用耳目記錄。約有一刻鐘的工夫，遠遠的走來一個兒童，年紀不過十歲，左手提着一隻活螃蟹，右手拿着一隻熟的螃蟹，津津有味地咬着吃，嘴裏嚷着：「真香！真香！」金色的蟹黃，銀色的蟹肉，在視覺上已發生了誘惑力，加上「真香！真香」的聽覺，走到切近，香味衝入鼻官，嗅覺又被誘動了。鄭景仁耳聽着香，眼看着香，鼻子又聞着香，真有點饑涎欲滴。京兆不是產蟹之地，非貴族富厚之家不能享用，平民都視爲珍貴食品，只見過人家吃，自己從沒嘗過滋味，故這時景仁的精神和心理，都被螃蟹所引誘所支配，而忘掉了一切。這個提蟹的兒童走到景仁面前，想把熱蟹擘爲兩半，以便入口大嚼，乃舉起左手幫忙，一用力左手被蟹爪上的尖刺扎破，流出血來，呼了一聲疼，把蟹簍立棄於地，簍口未封，螃蟹爭前恐後地努力脫出樊籠，紛作自由運動，橫行於大道之上。那兒童手既刺破，蟹又逃逸

，捉此失彼，捉彼失此，後者入籠，前者又衝鋒而出，手足失措，放聲大哭，抹着眼淚央告景仁道：「請你幫我捉捉，分給你一半，自己煮着吃去，香着呢！不信你嘗嘗，」說着把一塊熟蟹遞到景仁手中。景仁受了種種的引誘，饑蟲早已開始活動，從事封閉其它智覺的工作；真的珍貴食品眼看就到了口中，更爲忘形，立刻站起來七手八腳的幫着捉拿，捉拿完畢，解下腿帶來，把分得的螃蟹一個一個的拴上，據鍋而坐，默計怎樣煮，怎樣吃，鄭老兒扛着一口竈回來了。待掀起鍋來一看，冷了半截，連一根錢串也沒剩，都被扒手扒去了。

× × × × ×

鄭老兒節衣縮食省下的幾個錢，被扒手第二次騙去以後，每日咳聲歎氣，如坐愁城；鄭景仁却好像默運神思，一言不發，行止坐臥，都似在想什麼心思。這樣過了一個相當時期，景仁覺得神智開朗，有了大澈大悟，向它父親鄭老兒說道：「不用爲難了，我已想出辦法！」鄭老兒道：「你個小孩子家有什麼辦法？」鄭景仁道：「甘羅十二作宰相，小孩子就沒辦法嗎。您聽我說的對不對，然後再批評。扒手專拿我們當對象，一定因爲我在天橋得罪了它們，它們才起鬨報復。我們不妨如何如何，叫它們自己齧蠟自己坐，您看怎末樣？這樣我們

「既報了前仇，又可找回損失來，不是一舉兩得的辦法嗎？」鄭老兒把景仁的計劃考慮了一下，認為確是一個好辦法，就實行了景仁的計畫。

次日午後，鄭老兒頭頂着一口鍋，手中提着一個沉重的布包，景仁在後邊跟着，走到糧店街，把布包扣在鍋底下，自己坐上，叫景仁拿着個布袋去買棗，然後掀起鍋，在布包裏取出五錢銀子交給景仁。並囑咐道：「趕快回來，再買別的東西去。」景仁答應着走了。

鄭老兒坐了不多時，忽見胡同口一個穿重孝的人——頭戴麻冠，身穿孝袍，腰繫麻繩，——向鄭老兒這方面走來，同時又有一人在鄭老兒身後經過，故作停步張望尋人之狀，穿重孝者一見鄭老兒趕快跪下大磕其孝子頭，鄭老兒認為是熟人，忙站起來還禮，身後張望的那人却伏下身去，昂頭向四外張望着，乘機掀起鄭老兒的鍋，把扣着的布包拿出來，手向後一背，正有一人在這人身後走過，接去布包踉蹌遠遁。那穿重孝的人磕完頭站起來，一稜神，作出驚疑的樣子道：「呀！錯了！吾認為是李伯父呢？」言罷俯首而去。

那接過布包的人，提着布包走到前門外一品居，一品居正坐着一個闊公子式的人物，見那人提着布包回來，站起來拱手道：「祝你馬到成功！」說着從那人手中接過布包，打開一看

，大驚失色，趕緊掩上鼻子，順手把布包擲出門外，然後才喘出一口氣，狠狠的罵道：「這老傢伙真狡猾！」原來布包中除去幾塊碎石子，其餘的都是死耗子，臭氣難聞，令人作嘔。

鄭老兒回到家中，鄭景仁不大工夫也進了屋門，向鄭老兒報告道：「爲這當子事它們有好多人向我們進攻，一個穿孝的，——死了媽媽的王八旦！——一個掀鍋取布包的，一個接着布包走了的，我隱在糧店櫃台裏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秘密的跟着提包的人，它進了一品居，把布包交給一個假裝的闊公子。那闊公子大概是個小頭目，我每天見它坐在一品居，還沒跟我們打過照面，不妨找機會玩弄它一下。」鄭老兒不懂得什麼機詐，也沒成見，深信它兒子的辦法高妙，只有聽它兒子的命令。

× × × × ×

新正月是賽閣的良辰，凡是比較講究的衣服，差不多都在這一月裏出出風頭。

一個年約三十一二歲的闊少，穿着狐腿皮襖，天藍色庫緞面狐膝斗篷，坐在一品居喝酒。這一天正是元宵節，各飯莊還沒正式開市，即開了市也沒飯座，因爲居民在除夕之前都預備下半個月好吃喝，用不着下飯館。一品居的這位闊少，顯然是一個有關係的特殊主顧了。

不多時一品居又來了一個和善的老年人，問開了市沒有，夥計答道：「沒升灶，不買飯菜，如果喝酒，可以拚幾個涼碟。」老人道：「可以！可以！來四個涼碟，溫上一壺酒，對付了。」酒菜擺上之後，老人很煩悶的斟上一杯，自言自語的說道：「真愁煞人！這年頭！這邊喝一杯吧！先生！哈！哈！哈！」闊少斜着眼睛看了老人一下，在喉嚨裏很不自然的發出「兩便」兩個字，——意思是「你也配！」

那闊少坐在裏邊一張桌上，面朝北；老人在外邊一張桌上，面向西背門而坐。老人一杯將盡，跑進一個十二三歲的兒童來，左手執着一杆兒童玩弄的花槍，戴着紙製的孫悟空面俱！鬼臉；右手抱着一個封得很嚴密的包袱，用粗線繩綁着，在線繩十字交叉的地方插着一封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進門喊道：「爺爺！」老人轉過頭來，笑着答道：「三嗎！你一天總是玩耍，戴着鬼臉跑來幹什麼？不怕人笑話？」兒童把包袱放在桌子上，用胳膊肘夾住腰眼，搖着屁股向上提了提褲腰帶，摘下鬼臉來，遮住左半邊的臉，似怕被裏邊的人看見，悄聲向老人道：「爺爺！我盟叔來了，這是它帶來的一個包袱，——我父親煩它帶來的。」老人大聲道：「你盟叔大遠的回來，爲什麼不讓它來喝杯酒？」兒童答道：「它說坐了兩天一

夜火車，怪累的，先上澡塘洗澡去了。」說罷一溜烟跑出。老人緊跟着喊「三！三！」但兒輩早跑得無影無蹤了。老人向着闊少說道：「你看這孩子，扔下包袱走了，放在這兒算怎末回事？還得我自己抱回家去！太淘神了！——這是我大兒子來的信，一出門就三年沒消息！」說着立起來，走到闊少面前，作了一個深揖。說道：「一個大字不認識，太難以爲情！——先生：勞駕勞駕！替我念一念。」好！謝謝！謝謝！」闊少恭恭敬敬的接過信，拆開了朗讀道：

……茲煩李盟弟歸省之便，帶上布包一件，內滙票二百五十兩，碎銀三十兩，猗獠皮襖筒一件，請大人收用。李盟弟回奉時，請就便付一回諭，以免懸念。兒現在趙將軍部下，蒙上鋒提拔，已升任第二協左翼營官。……餘事由李盟弟面稟。……男景義稟

老人聽罷，挺起腰板來，眉飛色舞的笑着說道：「勞駕勞駕！——吾認爲它不要這個老爹了，原來做了官才來信。錢算什麼！有信我就樂了，既有了錢，不妨開懷暢飲！夥計！再添兩壺酒，四個涼碟，一副盅筷！——先生：這邊喝！不要客氣！來！來！沒說的！」這時闊少另換了一副面孔，一定拉着老人移到它桌上同飲，謙讓了一會，老人皺了皺眉，展開笑容道

：「罷！罷！反正今天是我作東道，我就不妨搬搬家！」於是把包袱及信完全移到闊少桌上，老人道：「我們得親近親近——你不要動。就這樣，你坐板凳裏首，我坐外首，你是左手拿筷子，我是右手拿筷子，這樣誰也不碍誰的事。」老人緊靠着闊少坐下，一杯跟着一杯的痛飲起來。闊少見老人已有八成醉的神氣，叫夥計換大杯，要跟老人猜猜拳，老人道：「夠了！夠了！再喝非醉不可。」闊少硬說老人酒量好，非猜拳不可，老人無法，只得從命。老人拳術不高，喝得酪酊大醉，眼皮也撩不起來了，舌頭也短了，身軟如泥，伏在桌上酣睡起來。

闊少見老人睡熟，慢慢的站起來，把包袱拿在手中，拔腿要走，不防斗篷下角被老人坐在屁股底下壓住，向外撒了撒，紋絲也撒不動。闊少情急智生，決計犧牲了斗篷，向一品居的夥計作了個鬼臉，躡手躡腳的解開斗篷，慢慢地放在板凳上，脫身而出，抱着包袱走了。

闊少抱着包袱走到大柵欄東口，對面來了一個小兒，左手拿着面俱，右手拿着兒童玩的紅纓子槍，把槍一橫，攔住闊少的去路，用舞臺上的腔調嚇道：「呸！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有人從此過，留下買路財，開言說個不字，一槍一個土中埋！」闊少一看，原來是送

包袱給老人的那個小孩子，自己雖然心虛，還想虎一氣，以爲一個小孩子一虎就虎回去了。於是氣正腔圓的問道：「你這孩子爲什麼攔住路不讓人過去？」那小兒道：「過去不難，須把包袱留下！」闕少假急道：「爲什麼留下包袱，小小的孩子，在京城馬路上你就敢攔路劫人嗎？」小兒道：「憑什麼劫人！我又不是強盜！」闕少道：「那末你爲什麼要留下我的包袱？」小兒道：「你的？好個你的！這是我們的！」闕少道：「怎末？你們的？你知道裏邊是什麼東西嗎？」小兒道：「你不承認是我的，一定就是你的了！你知道裏邊包的什麼東西嗎？」闕少道：「既是我的，你就問不着了。」小兒道：「我非問不可，不然就得留下，一物歸原主！」這時已圍了許多人，其中有好事的人問是怎末回事，小兒說闕少偷了它家的包袱，問所包的東西都是什麼，小兒說：「打開一看就知道了。」那好事人道：「這是當然的，打開連大家都可知道是什麼東西，還用你說嗎？」於是又問闕少，闕少理直氣壯的說道：「我自己的東西，當然知道：——滙票二百五十兩，碎銀三十兩，猢猻皮襖筒一件，此外沒有別的東西。」小兒道：「那末打開了給大家看看吧！如果像它說的一樣，東西是它的，吾願領訛詐的罪！」另一人道：「這小孩真奇怪！它說包袱是它的，問它裏邊是什麼東西，它却不

肯說，偏要叫人家說。真怪！」小兒道：「一點也不怪！說出來怕你們大家笑話！」那好事人笑道：「這有什麼笑話——先生你打開了給大家看看，作個證明吧！」闊少只得勉強解去了繩，拆開縫着的線，去了包袱皮，是一層報紙，去了報紙，又是一層報紙，再去一層報紙，還是一層報紙，總而言之去了幾十層報紙，任什麼也沒發現，最後一層又是毛頭紙，去了一層毛頭紙是草紙，草紙包着三塊破磚頭，大家一看，譁然大笑，小兒道：「你們不說沒什麼笑話嗎？爲什麼笑起來了呢？這種東西吾說的出口來嗎？」喊！抓住它！」闊少想騙人，不料被人騙了，無地自容，轉身要走，却被小兒抓住，圍着的人有向燈的有向火的，並且認爲這是點綴元宵的一齣趣劇，於是做剛做柔的把闊少放了。

闊少垂頭喪氣的走進一品居，問道：「那老王八旦走了嗎？我找它算帳，它騙了我一頓飯，還騙了斗篷去。是誰放它走的，你們不許把斗篷留下嗎？」一品居經理山東王道：「你這人太不講理了！我們雖得你一點小報酬，還担着罪辜呢！你把人家灌醉了，拿去人家包袱，我們只知你這水買賣不下三百銀子，况且那老頭不多時醒了，醉容可掬，糊里糊塗的不問包袱那裏去了，披上斗篷就走，如果硬把斗篷留下，它向我們要價值三百兩的包袱我們怎麼

辦呢？」闕少憤然道：「山東王！你小子沒良心！敢向五爺發威！五爺得給你個樣看看，」三天以內摘你的招牌！」說罷氣憤憤的走了。

那闕少模樣的人，是有名的扒手劉五，自從它向山東王宣戰，要在三天之內摘一品居的招牌，山東王並不示弱，布置好了防衛線，單看它怎樣摘法。

那個老人和小孩是誰呢？此時讀者也許推測出來了，——不用問，當然是鄭老兒與鄭景仁父子的化身。鄭景仁已和騙子扒手發生了直接衝突，不便彰明較著的活動，拿錢買通了鄰居家的一個伶俐小兒，担任謀報工作，皮斗篷一案，就是這個間諜的成績。劉五和山東王發生衝突，憤然出了一品居，在天橋一個茶館裏向幾個同夥商議摘一品居招牌的事情，計畫在十八日下午六點二十分動手，——一品居的招牌照例早六點掛出，晚七點摘下。——因為劉五頒發宣戰布告的時候，已經下午六點，所以元宵節已不能算入三天之內，只得由十六日起，這個情報也被鄭景仁手下的間諜得着，報告了它的主人。

酒店的招牌，古時是布製的，叫做酒帘子；其式如旗，所以又叫做酒旗。現在的酒帘子雖然已隨着時代的進化改爲長方木牌或橫匾，但窮鄉僻地仍保存着酒旗的遺風。惟燭京兆的

酒招牌有個特殊的進化：——用錫鑄成扁圓形式，好像個具體而微的汽車輪子，但表面是平滑的，兩面都貼着襯以金箔邊的紅方塊紙，每面貼四塊，寫上聞香下馬一類的廣告術語，也頗引人注意。錫招牌頂子上有個鐵鈎，掛在門外龍頭之下。——京兆商店門面左右，都伸出一根雕花染色的橫木，橫木外端雕一龍頭，龍頭裏部有一根柱子支持着，龍頭及橫木之下釘有鐵環，作爲懸掛市招之用。

每一個商店的門前，都砌有同樣高的台子，聯成一條便道，台子下就是馬路的邊道；一品居的錫招牌，就探出便道外，懸在馬路邊道的高空，距地面約有八尺上下。按招牌所處的地位，秘密竊取並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山東王却十分担心，——它和驅子扒手合作了多年，深知它們是詭計多端的；並且說到作到，是它們的信用和名譽，也就是法律和權威。因此山東王自宣戰後的第二天起（正月十六）就搬着椅子坐在龍頭支柱的一傍，靠近錫招牌，注視着錫招牌下部的空隙之處，有時昂起頭來看看錫招牌。據山東王的想法，劉五無論有多高明的神機妙算，沒有接近邊道的機會是偷不了錫招牌去的，——高來高去的在空中動手，它沒那種本領。——因此只注意錫招牌下部的空隙和邊道上的行人，它認爲這樣就夠了，此外並囑咐店

夥，也不時各自注意，以防劉五聲東擊西的策謀。

被人摘去招牌，其侮辱等於封門，和國旗被毀具有同樣的嚴重性，故山東王對這件事特別擔心；抱定食於斯飲於斯跬步不離的主義，以保護它的店徽。日已東升了，正午了，平西了，被卻入太行山了，第一天的期限已滿，却毫無動靜；山東王長出了一口氣，拂着心口說道：「這一天算虛度了，看第二天的吧！」到了第三天——十七日——，山東王照常坐在椅子上，手端着旱烟袋，凳子上擺着茶壺茶碗，昂起頭來對招牌出神，直至下午七點，招牌依然懸在空中。山東王於是和招牌同時退休。第四天——就是宣戰後的第三天正月十八日——山東王又守了一整天，它的老夥伴錫招牌依然無恙，自以為看守的嚴密，劉五沒有下手的機會，轉頭看看店內的掛鐘，快到下午六點，再有一點鐘就是滿限的時候，可以說勝利在握了，於是起了驕惰之心。它剛轉過頭來，聽得北面街上的人突然起了一片譁笑之聲，待舉目查看，惹人譁笑的目標恰好到了面前，山東王不由自主的也笑起來了。什麼東西惹人這樣好笑呢？原來是一個扛肩的——京兆有一種專門給人搬運什物傢俱的勞工，在肩背上細着一塊橫木板，搬連的東西放在木板上，用繩繫得很堅牢。凡是刀所能負的東西，都可搬運，如桌椅板凳水缸

之類，可以疊到三四尺高，俗叫做扛肩的，等於各地的脚行，依此爲生的人很多。——上身照常穿着苦工階級通行的藍布棉襖，褲子却是大紅地子的標布，印着五色花，脚上穿着鮎魚套式的綉花鞋，鞋口綴着五綵線，浮面釘着大紅纓子，活象拿華德雷一劇中的大脚媽媽劉氏，這個服裝別緻的人物，每到一處，就把人們的視線引到紅花褲子綉花鞋上；因此惹得行人講笑，駐足以觀，或加評論，斥爲服妖，並非國家的吉兆。扛肩的走了很遠，人們還注視着；山東王的視線，也受了這個心理作用的影響，被轉移到大紅褲子綉花鞋上，漸漸看不真切了，它才笑嘻嘻的把頭轉正了仰在椅背上，將要取火吸烟，忽覺得目前爽朗空虛，一看招牌，却不翼而飛，只剩下一個空洞的龍頭，瞪着眼張着嘴，恥笑塵世的詭詐。山東王立刻手脚麻木，耳鳴眼花，心窩突突的跳動不停，一撒手拋了烟袋，仰在椅子上不動了。

這本是一種半遊戲式的報復手段，可是失敗的人一樣難過。山東王清醒之後，找到劉五的下處，陪了不是，自認失敗，要求劉五念多年來合作的歷史，拋棄前嫌，退還招牌，以便明天開業，否則買賣就不能作了。劉五一聽山東王要退還招牌，氣得頭脹臉青脖子粗，血管都暴露出來，瞪大了眼睛，伸出手來狠狠的抓住山東王的脖領子，咬着牙罵道：「那個王八

且摘了你的招牌！賊娘養的！你自己把招牌藏起來，反來詛詐你五爺！你小子瞎了眼！你不賠五爺的斗篷，叫你狗日的出不了五爺的門！」山東王見劉五蠻不講理，又破口大罵，一點同行的義氣都沒有，於是發了山東的軸脾氣，一個衝天砲搗的劉五鼻子口竄血，劉五手下的夥計們一見領袖當場出彩，吆喝了一聲「打它個齷小子！」於是齊幫動手，把山東王打了個頭青臉腫，皮破血出，因此歸了官司。劉五的業師神通廣大，給劉五辦了個緩刑三年，讓山東王獨嘗鐵窗風味，這可以說是至公至平的法律了。

山東王既失去招牌，又遭到羣毆，歸了評理的法庭，結果店舖查封，身處徒刑，冤屈集於一身，覺得萬分不平，遂於接到判決書後，決定來個瞎子發眼——整出去！聘了一個律師準備上訴：把劉五的黑幕，完全揭穿，以資報復。

官官相會，是中國獨有的所謂義氣。山東王所聘的律師與劉五的律師十分相契，相契的側面，是辦案合作，如照山東王整出去的意思上訴，使得牽累上許多人，恐怕連法官都得跟着不得勁，因此這個律師把消息報告了那個律師。那個律師與劉五的業師很要好，用警告的方式遞給它這個消息，取了息戰言和的策略，在因病的名義之下，保釋了山東王，准其馬馬

老虎的復了業。

劉五的業師是個怎樣的人物，何以有這大的手眼呢？說出來恐怕把讀者嚇一跳。——它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插天飛。不但法官律師，連將相督撫聽到它的名字都要醋頭。據史家記載：插天飛是名騙方九麻子的後裔——世襲騙子。史家形容它的像貌「方頤廣額，美鬚髯，望之如天神！」它精於考據金石之學，究極羣書，尤其熟悉清宮掌故；好像是舞臺上的戲篋子，生旦淨末丑，裝什麼像什麼；吹打拉彈唱，講什麼懂什麼；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動植飛潛，聲光電化，無一不通，無一不曉，至於騙術上的組織計畫，戰勝攻取的謀略，如水銀洩地，無孔不入；思想細密，達於極端！惟對錫招牌失蹤一案的案情，它竟捉不住頭腦，於是乘一品居復業的機會，約着劉五和山東王去見面，解釋前嫌，陳明誤會，並追究這一案的案情。它認為這個作案的手段極高，不同凡品，必須找出這個人來，拉入本黨，免得對立。

當時劉五沒容山東王陳說失去招牌的情形，就歸了官司，所以插天飛沒法推斷。現經山東王說明當時情形，插天飛拍着桌子道：「好一個高手！扛肩的紅花褲子綉花鞋完全是採用心理學上的原理，轉移了你——山東王——的視線，你的視線移到下面，它却在上面動了手。」

插天飛剛把這一案的關鍵推測出來，就聽得隔壁的客座上喊了一聲「好！」跟着讚美道：「真不愧名震南北的插天飛！」

當日一品居的客座，除去插天飛和劉五外，僅隔壁座上有一老年人獨自小飲，插天飛所占的桌子，緊靠隔壁的窗門。那老年人原占着屋內東北角一張桌子，不知何時自行移到西南角窗前的桌子上，並沒有人注意：想不到插天飛的談話竟被它聽了個滿耳。插天飛開隔壁有人喝彩，問明客人的形狀，預測並無惡意，且不像官廳中的人物，於是料定它對錫招牌一案必有關係，叫山東王用自己的名義把那人請出來談一談。

那人面部紅潤豐滿，但光彩暗浮，似乎有點虛胖；慈眉善目，鬚鬚粗濃；穿着藍布棉袍，青布大雲棉鞋，紅結緞帽，不像個中上階級的人物。插天飛見那老人笑嘻嘻的出了屋門，離座相迎，讓到上座，那老人謙遜了一會坐下，插天飛斟滿一杯酒奉上問道：「貴姓？」老人指着劉五與山東王說道：「我們都是熟人。」劉五和山東王驚疑的端詳了好半天，都連連搖頭，問在什麼地方見過？老人並不答話，叫夥計「打盆涼水來！」大家見它這種不倫不類的行動，更爲疑悶，暗道：「打涼水幹什麼？」誰也不作聲，六隻懷疑的眼睛不約而同的注視

着它洗臉，足足洗了十五分鐘，擦乾了臉，抬起頭來，把三人嚇得目瞪口呆，原來老人洗過臉之後，竟另換了一副面孔，把「紅潤豐滿」的臉變得極削瘦，——霎時幾乎增長了十歲年紀——屋中的空氣也由沉寂變爲緊張。劉五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老人，移時突然驚呼道：「呀！原來是你！」

它究竟是誰呢？讀者還記得皮斗篷一段故事嗎？它就是皮斗篷中的鄭老兒，鄭景仁的父親。劉五雖已認出它是個什麼人物，但還不知它的尊姓大名，經過請教手續，介紹給插天飛，把皮斗篷的一段故事，詳細報告了。插天飛道：「鄭老兒既是此道中人，肯於賜教，十分榮幸！鄭老兒對錫招牌一案，與小弟所見暗合，或許知其詳細，不知能否盡其所知的見告一二。」我對這一案的作者，衷心佩服，想和它交一個朋友。」鄭老兒答道：「不才確略知一二，不然憑我這種拙笨的人對於高明的推斷決不敢妄測高深，——謬加批評。」插天飛很謙遜的推獎了一番，賓主從新人座。鄭老兒飲了一杯酒，開始談起錫招牌一案的故事來。

這個取錫招牌的人，大概和劉五兄有點小意見，但並不是同道的人——連在下也是局外人，不然它不會這樣開玩笑，致造成一石二鳥的慘局。

它已曉得劉五兄準備動手的時間，所以走了先着。它對這件事預先有個縝密的計畫；並實地調查：它目測錫招牌底部距地約有七尺五寸的高度；招牌的直徑約為一尺三四寸。它根據這個空間的高度，特約了一個扛肩的人；這人身高五尺，脚根至肩背高四尺二寸。這人開元宵時參加為高躑會的表演，扮一個大脚老婆的角色；十六日晚收會後雇妥，大脚老婆的戲裝還沒卸去，它利用了這一點，約定下身仍穿着戲裝施行搬運工作！加倍給值，扛肩人答應了。它又根據扛肩人肩背至錫招牌下部一段空間的高度，和招牌的直徑，尋了一個木筩，筩高三尺，筩口的直徑一尺六寸；這樣計算起來，連人帶筩的高度共為七尺二寸，距招牌的底部餘有三寸高的空間。它在筩底上墊了一尺高的草紙，筩內的深度，被草紙減去了一尺，僅剩二尺的深度。在筩沿的後面，裝了一面上部略向前傾的鏡子，手裏握着一面鏡子，蹲在筩中，叫扛肩人沿着前門大街西面邊道——商店招牌的下部——由北向南慢慢的前進；前面的招牌，都毫無所隱的映入筩沿所裝的鏡子裏，利用折光返照，把招牌的影子由筩沿上的鏡子中返射入手握着的鏡子中；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鏡子都給它一個正確的報告。

凡經過的地方，人們都注意扛肩人下部的紅花褲子綉花鞋，高懸着的招牌就沒人注意了。由於這個計畫，笛中人只一舉手之勞，就把錫招牌摘下，放入笛中，連扛肩人都毫無所覺，不過增加了重量而已。

至於進行的方向，爲什麼不由南而北，偏由北而南呢？這其中也有一個重要關鍵。據它事先調查，錫招牌上鐵鈎的鈎尖，由於懸掛的習慣總是向北指着，由北南行，可以順其勢摘下，若由南向北行，稍一失機就有了響聲，甚或摘不下，就全盤失敗了。

插天飛聽鄭老兒述說完畢，各滿了一大杯，問鄭老兒道：「鄭兄：我對這事有個拙笨的推斷，不知對不對。——我認爲笛中人是個短小的身材，或者是個兒童，也未可知。鄭兄以爲如何？」鄭老兒翹着拇指讚美道：「你真是這等人物——笛中確不是個成年人，諸位不要見笑……」插天飛不等鄭老兒說完，搶着站起來，拍着鄭老兒的肩道：「是你的少君吧？好一個才智出衆的神童，再加深造，就可橫行天下了！——你問我怎末推知的嗎？搗穿了不值一笑，麵筋深三尺，正容一壯年蹲伏其中，墊高出一尺來，那就是兒童的身材了。不滿三尺的兒童，立在三尺深的笛中，是不能摘取錫招牌的；加高一尺，問題就解決了。」

插天飛神秘大學（上）

插天飛是當時中國騙術界的老前輩，按它行騙的技術說，也可稱起是個空前絕後的第一流騙術專家，——具有科學頭腦，哲學思想的俠騙。京兆是它的老巢，故在京兆創設了一個騙術專門大學，當時著名的騙子，差不多都是它的及門弟子。所創的大學，就以它的綽號為名，叫做「插天飛神秘大學。」這是騙術界的一個秘密的最高學府，天津老西關所設的一個騙術學校，就是仿照插天飛神秘大學的組織辦理的，不過課程降到極狹的範圍，——純授專門技術。西開騙術學校的校長，是插天飛神秘大學第五學期的畢業生，沒得着插天飛的真傳，所以不久就被法租界當局所破獲。因為插天飛桃李盈門，教範播於遐邇，俠名遍布海內，故破尊為騙界的祭酒，不獨本派的人衷心欽敬，連別一派的都傾服嚮往，以接近為榮。舉下列的一例，就可證明。

二月初二是插天飛的誕辰，這一年並於誕辰收了一個得意弟子，特設讌於大魏染胡同十八號私宅，舉行慶祝，藉此與同業聯歡。這個消息在正月二十日傳出，至二月初一，全城發

生的竊騙案達百餘起，打破往年的紀錄。這十幾天爲什麼發生了這末些案子呢？請你到大魏染胡同十八號觀察一下就明白了。——插天飛所收的賀禮，根據禮賑的編號，有五百二十多分，十分之二是上述案件的結晶品。

賀客到齊，行罷壽禮，插天飛把新收的徒弟喚出，介紹給大家後，舉行入學典禮。在神堂正中的桌子上，供着一個紅漆南木牌，寫着「柳下先師之神位」，左右各供二牌，叫做四配，那四配呢？一是優旃，二是優孟，三是淳于髡，四是東方朔，據說這四個人的滑稽行爲，其側面就是騙術。新收的弟子向柳下祖師行了三跪九叩禮，又向插天飛行禮如儀，接着就舉行開學典禮，第二天起開始授業。（騙界的祖師用「柳下」二字，不知何所取義。竊按盜跖是柳下惠的胞弟，爲古來有名的大盜，其人才學兼優；尤長於雄辯，孔子曾在它的雄辯之下而敗退。柳下卽指盜跖，亦未可知。柳下惠居於柳下，謚名惠，不是原來的姓名。盜跖則是帶有汗辱性的古名，爲盜騙界所忌諱，因亦依其兄所居之地以稱之。這是作者的推想，是否確實，尙待博雅君子考證之。）

插天飛神秘大學的課程，據名記者曹雲清調查，大體分爲三門：第一部門叫做基礎課程

，純粹爲必修科目，包括一般學校課業及政治，社會，法律，經濟，外交，軍事，歷史，地理等；

第二部門叫做專門課程：包括竊騙理論技術，騙術倫理學，設計學，組織學，偵探學，化裝術，幫會組織，江湖術語，以及武技中障碍物之超越，跳高，越壕，飛行術，並耐寒，耐熱，耐窒息，熬刑等抵抗技術與實習；

第三部門叫做輔導課程：包括交際術，算學，測量學，書畫學之原理，金石學，考據學，古物學，化學，物理學，聲學，光學，電學，力學，法學，犯罪學，警察學，催眠術，社會常識，建築工程學，文學，修辭學，講演術，幻術，速記術，方向學，現代人物個性之研究，照像術，並須熟讀莊子盜跖篇，史記滑稽列傳及游俠列傳等。

插天飛神祕大學中有個最著名的學生，就是本書中的主人翁——神州亞森蘿蘋。神州亞森蘿蘋是誰呢？——九連環。九連環又是誰呢？這就不能不回顧到本書的第一部了。

讀者還記得本書第一部「錫招牌」一段故事嗎；九連環就是錫招牌一案的主動人物鄭景仁——鄭老兒的少君。鄭老兒在一品居把錫招牌一案的組織計畫進行情形告訴了插天飛之後，

插天飛對鄭景仁的機智讚不絕口。接着插天飛又問鄭老兒：「在你與我初見的時候，面目高潤飽滿，爲什麼用冷水洗過臉，就變成一個削瘦的面龐了呢？這個化裝方法我還沒嘗試過，你可以不可以把這個方法告訴我，教我長點知識呢？」鄭老兒道：「這不是個神奇奧妙的方法，說出來並不希奇。我將才的面目，不是豐潤飽滿，而是虛腫，這都是巴豆的效力。」插天飛道：「這就是了，我也疑是巴豆的功能，但自己沒試驗過，不敢冒然說出來。前年伏天我在琉璃廠買了本吳藻清作的原稿書籍，書名是出征日記，載有這個方法。這個方法最忌出汗，所以當時沒敢實驗。」鄭老兒道：「不錯，這個方法怕出汗，我僅聽人說過這末個方法，所以這次試驗了一下。不知書中是怎末說法。」插天飛道：「原文我已記不清，大致是這樣說：在練兵或出征的時候，有種老兵，營中叫做兵油子，常患腿腳紅腫的毛病。本來當兵勇的最怕下操行軍，就因腿腳受不住，這當然是意料得到的毛病了，可是據一個年老的下級軍官說：這不是真病，乃是一種化裝術。把巴豆浸在水中，經過相當時間，用棉花蘸巴豆浸過的水抹在皮膚上，立刻就紅腫起來，可以藉此告病假，准假後用冷水一洗，紅腫就立時消去，但未洗之前一出汗腫就不能消，恐怕還有其它的危險云云。不知你的用法是否與此相同

！」鄭老兒道：「真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果然一點不錯！」以後又談到鄭景仁的出路問題，插天飛道：「行行出狀元。人的出路全仗機會，遇着合於興趣的機會，就不能輕輕放過；否則機會不再來，出路的門也就敲不開了。」插天飛敬了鄭老兒一杯酒，繼續說道：「鄭兄：我想高攀一下，不知你意下如何？」鄭老兒不知什麼事，覺得很榮幸又很驚異的問道：「什麼事老兄不必客氣，只要辦的到，沒有不遵命的。」插天飛道：「景仁確是一個可造就的孩子，我有幾百個徒弟，除賈五外，其餘比較起來，還沒一個勝似景仁的，我想收景仁做個徒弟，把我的藝業完全傳給它。在我這一方面，可以說是後繼得人，不致把絕藝失傳，你呢？也可以由此享享福，不知你意下如何？」鄭老兒仰面思索之後，正待發言，插天飛已看出它的意思，接着說道：「你不必疑慮，我不但有廣大的組織，且有普遍的勢力；官場勢力雖大，不如我的組織健全而有團結力，從沒被它們拔掉我一根毛，這是我手下人的有力保障。至於收徒手續，如學雜等費，完全免收，這不是我體恤貧苦學生，實出於我個人的一種私心——一種願望，無需乎藉題市惠，關於你，我也願交個朋友，你的生活完全由我擔任，不必再奔波勞碌。」我絕對說到作到，毫不返悔，請你放心。景仁畢業後，一出馬我保險你

立刻成了大富翁！」插天飛一面說，一面拍着鄭老兒的肩膀，鄭老兒爲感情所惑，大利所誘，痛快的喝下一杯酒，立起來，向插天飛作了一個揖，又握住插天飛的手用力搖動着堅表決心道：「好！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幹就幹！沒說的！」

× × × × ×

鄭景仁在插天飛大學進步很速，期考年考，均列前茅，名譽獎全勤獎，完全包辦。一年舉行寒假期考，學生落選者甚多，又是鄭景仁名列最優等第一名。這次考試，是專門的實驗題目，頗有情趣，其餘應試學生，無提出的必要，姑把鄭景仁實驗的情形向讀者報告一下，這或許是讀者所樂聞的幾段小小故事。

這次實驗，以插天飛爲假想敵，由賈五出題，而以變更插天飛的日常規律生活爲題旨。需要相當準備的題目，在考期的前一日告知學生，其簡單無需乎準備的題目，則臨時披露。這種題目，原則上不令插天飛預知，取突然進攻的政策，在實際活動上講，是原該如此的。插天飛日常的規律生活是什麼呢？這也應該預先表明。它每天早六點起床。十一點至十一點一刻是飲酒的時候。正午練習目力，在牆上點米粒大的黑紅點各十餘點，它能在三丈以外

辨明每個黑點或紅點相間的位次及數目，並把小點看得極大，這是騙術學中主要的一課。下午一點起演習口技，如驢鳴狗吠貓叫之類，及各階級人物語音腔調的表情，也是騙術學中的主要課題。下午三點練習手技，用食指與中指的中縫夾一個綠豆，兩指壓緊了一錯，就把綠豆錯成碎塊；或把綠豆用拇指與食指指肚捏住，搏捻數次，一用力可把綠豆捻成碎末；金屬表線一類的東西，用這種工夫可以着手立斷，比我們斷一根細棉花線還容易；竊取貴重懷表或戒指，都用這種手術。同時並練習手的敏捷動作，任何窄小的罅隙，一着眼，手指即如閃電般的插入，其伸縮之神速，比電氣機滿槍不在以下。五點起練習擰繩，用麻繩細住雙腕，兩手交叉着用力一擰，立即綳斷。學生練習這一課，初用細麻經子，漸用合股繩。晚飯畢，七點起練習帶着腳線跳高跳遠，越牆，攀着牆脊角上房上樓，行動不但迅速敏捷，並且毫無聲響，這是插天飛的絕技。……這幾項生活的規律，如無特別事故，決不變更時間，在考試時，尤不能提前錯後。

鄭景仁是最後入學，依課堂座號，它應最後受試。賈五担任出題，每學生每日試一題或二題不等。茲把鄭景仁的考試成績，分別敘述於左：

這天早晨五點三刻，鄭景仁在教務處領了題，走到校長室樓上，插天飛正在一架銅床上躺着，因為沒到時間，還沒起床。插天飛見景仁進來，問道：「你是領了題騙我起床嗎？它們都失敗了。看你的吧！」景仁鞠了一躬道：「師兄原是我照題做的，因為別位都名落孫山，學生也想不出好辦法來，曾向師兄要求改題，不知老師准許不准許。」插天飛道：「怎末個改法呢？」景仁答道：「老師即時起床下樓，學生能設法叫老師返回樓上照舊躺在床上。」插天飛正想答復，一個專侍候插天飛的老校役向景仁道：「既沒法叫老師起床下樓，怎能叫老師返回樓上呢？」景仁向老校役低聲說道：「老師剛起床一定怕冷，在院中呆了五分鐘，就凍得趕緊上了樓了，用不着什麼特別法術。」這雖是低聲耳語，插天飛練習隔窗竊聽秘語的工夫很深，已聽得清清楚楚，立時起床，校役把火狐脚皮襖加在插天飛身上，景仁道：「這用不着穿皮襖哇！」插天飛笑道：「這你可不能加以限制！」說着下了樓，向景仁道：「你有什麼方法叫我上樓，拿出來吧！」景仁道：「我是遵着試題叫老師起床下樓的，那能再叫老上樓呢？」插天飛道：「你不說你師兄已經許你換一試題，叫我下了樓再上樓嗎？」景仁道：「我會向師兄有此要求，師兄准許沒准許，我並沒向老師言明，其實師兄並沒

准許，我只要求老師准許了，老師却沒負着出題或改題的責任，我是領了師兄的試題來的，老師既起床下樓，我就算向師兄交了卷了。」說着笑嘻嘻的跑到教務處去交卷。插天飛見它說的滿有理，哈哈的笑起來了。這一題是當時披露，以下幾題是預先告知的。

插天飛坐在餐室中，酒菜已經擺好，正斟滿了一杯酒，等待規定時間——十一點——；還差五分鐘，景仁牽着一隻狗進了餐室，左手握着幾塊乾饅頭，右手拿了一塊高舉起來，引着狗作人行之狀，然後向上一拋，狗向上一竄，接在口中，一面嚼着，一面注視着景仁的手，第二塊乾饅頭又舉了起來。這時正十一點，插天飛舉杯待飲，眼却看着景仁逗狗，說道：「好孩子！會玩啦！把老媽辭了吧？」說着一笑，酒杯已舉到口邊，景仁聞言笑着注視酒杯，猛然頓斂笑容，很驚懼的一手握住插天飛的腕子，急呼道：「別喝！」插天飛轉臉問道：「怎末？」景仁面色慘敗，顫聲說道：「這這——這酒中有毒——毒藥！」插天飛道：「胡說——這又是你的試題吧？」景仁急道：「不——不——你不信，把酒給狗喝了試試，就知道是真有毒了。」說着把酒杯從插天飛手中奪過，插天飛見它表情不象假的，就任它試驗。景仁把乾饅頭浸在酒杯裏，拿出給狗吃了，沒一分鐘工夫，狗嗥的一聲，七竅流血，立時倒地不動。老校役疑

厨子被仇人收買，置毒謀害插天飛。被景仁查覺。遂立即跑到廚房把厨子拖入餐堂，指着狗道，「你爲什麼在酒中下毒藥？說！不說非剝下你的皮來不可！」厨子嚇得面無人色，戰慄不能發言，瞪着眼睛看着狗直出燥汗。插天飛態度雖然鎮靜，但也莫名其妙。這時已十一點一刻，老校役還逼着厨子招供，插天飛也停杯不飲了，景仁却向插天飛，厨子，老校役，各鞠了一躬，笑嘻嘻的道：「這一案不必審了，我就是兇手。時間已到，我該交卷去了。」原來景仁預把七步斷腸砂夾在饅頭塊中凍乾，蘸了酒給狗吃，狗腸子斷得更快，但險些戮了大亂子。

正午十二點，插天飛立在大客廳的西跨間門外，面向東，東牆上掛着一塊白木牌，令人拿黑紅筆，向木牌所貼的白紙上點黑紅點，演習遠視和暗視。什麼叫遠視暗視呢？就是把客廳的門窗都掛上帘子，遮住光線，變成昏暗，立在三丈以外辨認各個黑紅點的相間位置，數目，所得結果，與在近處強光之下相同。插天飛正注目運神，忽覺耳傍颼的一聲伸出兩隻手，右手似拿着一種黑而且亮的東西，這時想用手抵禦暗算，時間上已來不及，只得一縮脖，蹙下身子去。希圖躲避，身子將矮下有限，那黑而且亮的東西已奔到眼上，聽得拍的一聲，熱咕咚的把兩眼封住，回身捉摸暗算之人，竟已失蹤跡。這時那執黑紅筆的人已聽到動靜，

趕緊扳動機關，把門帘帘刷的，下子打開一看，插天飛眼上封着一種東西，打着轉摸索敵人，試揭眼上的東西，又揭不掉。執黑紅筆的人一見，立時跑過去，插天飛知救兵已到，說道：「這又是鄭景仁那小子的事，這是一帖膏藥，你幫我揭去吧！這膏藥力量真不小！」膏藥揭掉，已過了規定時間。

鄭景仁預先買了一帖松香膏藥，剪成長方形，在中間附了一張厚紙，四周留出藥膏，潛伏在客廳的西跨間屋裏，候插天飛站穩，慢慢的開了屋門，立在插天飛身後，翹起腳來，拔長了身子，兩手將及插天飛的肩，預料插天飛必向下挫身子以圖躲避，正好手與眼齊，很迅速的把膏藥貼上，回到跨間開窗逃出。

插天飛練習口技，有種種的姿態：學狗吠，蹲下身去；學貓叫把頭伏在地下，或聳身上房；學驢鳴則拔長了脖子；學各階級層中的語言腔調表情姿態，則又分別實際情形或坐或臥，或行或立，或頤指或目示，或垂躬或俯首，依身分地位場合之不同而各異其動作。插天飛在表演時，常這樣說：「這種練習或表演，並不是真騙子的專門課程或專業，其它的假騙子——社會上所有的一般人物，也一樣攻修這種課程及表演這種技術。我相信一個人的表情態

度，是隨着它一生的環境變易的；同是一個人，拿剃頭刀時的表情氣勢態度，跟後來作了大官時的表情氣勢態度，絕對不同；見窮親戚朋友時的表情氣勢態度，跟見有財勢的親戚朋友也完全不一樣；並且同是一個關係人，在富貴的時候對它是一種表情氣勢態度，等它貧窮的時候，對之就又是一種表情氣勢態度了。這並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事實確是如此，譬如你脾氣大，動不動就打人罵人，如果對手方是個丘八太爺呢？我相信你會變成一個安於挨打受罵的人。我這種練習表演，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社會；不但騙子如此，非騙子也是如此，那末誰是騙子誰不是騙子呢？一言超百總，——彼此一樣！——閑言少叙，且說插天飛大學設備極其周全，除了化學實驗館及物理實驗館外，另有一電氣實驗館，全校的電氣設備，都以電氣館為樞紐，校內的電燈電話，均由電氣館安裝並供給電流，電話機每屋一具。電話的總播音筒有兩個，一個在校長樓上，一個在客廳，在總播音筒上傳話，各屋均可。在電話筒上聽清。插天飛的口技練習，同時也是授課，它把發音的訣竅經驗，利用總播音筒傳到各屋，每到下午一點，各屋就把電話筒摘下來，各自聽插天飛講解。這天下午一點，插天飛取下總播音筒，湊到嘴邊，將要開始講授口技，忽有一種氣味衝入口腔和鼻孔，立時又

是咳嗽又是嚏噴，鼻涕雙垂，淚珠並落，弄得直不起腰來，它以為附近有什麼邪味，趕緊拿播音筒把嘴堵上，這一堵咳嗽嚏噴更厲害了，隨即拋棄了播音筒，因拋棄力猛，竟脫離了電線，落在地板上，這一來又發生了奇事，電線頭上忽然冒出烟來，加濃了又辣又乾燥又噎人的氣味，把插天飛折騰了個不亦樂乎，速即跑出客廳。咳嗽嚏噴略好一點，就高呼「客廳電線走火啦！」大家一聽，有的向客廳裏奔，有的跑到電氣館把總電門關了。跑進客廳的人，並沒見着一個火星，只有點乾燥噎人的辣味，電線頭上的烟依然外冒，大家跑到近處去看，於是開了咳嗽大會，結成嚏噴集團，你一聲嚏噴，我一聲咳嗽，彙集起來，真比黃鐘大呂還有趣味，進去一批，出來一批，比投下嚏噴瓦斯彈還厲害，全校的人，都在客廳前點頭鞠躬，折腰曲膝，煞是好看，大家的咳嗽嚏噴畢了業，客廳的烟味也沒有了。大家看插天飛時，眼部勾了個黑色長方塊，嘴上則畫了個紅圓圈，活象舞台上的一個小丑，忍不住又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這一笑並不次於嚏噴的威聲。及至問其所以，始知眼部的長方塊是正午一帖松香膏藥的成績，嘴上的紅圓圈，還莫名其妙，電氣教授查看播音筒時，摸了一手紅色，才知道有人在播音筒沿上抹了胭脂，插天飛拿着播音筒堵嘴的時候，就自行照譜勾上臉了，由此

才知道這一幕又是鄭景仁玩的花頭。

鄭景仁給插天飛貼能膏藥，接着就接到下一試題，它早已準備好了應用的材料，立時把播音筒上的電線割斷，把一條電線裏邊的銅絲抽了去，僅剩下橡皮管和外部所附的保險線，把空電線接在播音筒上，仍掛在原處，把空電線另一端引至西跨間屋裏，用細銅管插在瓶口上，封以膠布，瓶子中盛滿了已經燒焦火還沒滅的辣椒，辣椒烟由瓶輸入空電線管中，用手指捏住空電線，等插天飛摘下播音筒，鄭景仁把捏着空電線的手指鬆開仍由窗戶溜出，於是演了這齣滑稽劇。考試完畢，插天飛下了一道緊急命令：

一：令教務課：下學期開學後加緊訓練學生，並舉行兩個定期考試；

一：令訓育課：督促學生努力學業，嚴禁請假曠課；

一：令事務課：幫同教職學生加緊實際活動，以活動所得準備旅行需用物品。

以上命令，各附詳細辦法，並指示進行的方針。插天飛自己也從事有計畫的活動。藉以籌措充分的旅費。插天飛這種舉措，有什麼用意呢？暫且不能表明，不過將來驚天動地的事情，却暗伏於此。

x
x
x
x

京兆雖然是個百官彙集的地方，但很難見到官僚的威風，即威風十足的官僚，在京兆也施展不開；因為京兆的威風已為皇室取得專利，一品以下的大臣是不敢假借的，如果有人不度德不量力，膽敢擅作威福，縱沒有取得專利的皇室來干涉，一般市民也看不慣，不是用謠言進攻，就是拿種種的方法來懲戒它，好教取得專利的皇室獨享威權。且說當時有一位頂大的大官，姓邵名年，字德志。在同僚之中，數它年紀最小，但官職却比同僚為大。它當時只二十三歲，年紀再長，官職就沒法跟着往上大了，其大的程度，也就不問可知。究竟有多大呢？據說它僅僅的在皇帝之下，不用說，連正宮娘娘也不如它了。它作大官的惟一條件就是年青；當時有一位年青的人憤憤不平，說年青人佔全民的四分之一，為什麼獨讓它作大官，別人連小官都摸不着？有人答道：它除去年青之外，還有個主要條件，就是面貌體格長的都合於標準；因此才能處一人之下，居萬人之上；這種難能可貴的條件，豈是人人所能辦到的呢？

且說邵年原是貧家子弟，被人薦給宮內總管太監小二王當家僮，小二王見它精細伶俐，

標緻非凡，認爲義子，特聘專館施以教育，成人後學問亦頗可觀。朝中有人好做官，後來竟中了進士列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從此扶搖直上，一日三遷。未滿三十，就位極人臣。小二王亦覺得光榮無比，舉薦得人。邵年的義父已身居總管，爲什麼還叫小二王呢？原來宮中太監，不論年紀大小，職位高低，向以乳名登記，把姓倒置名下，在呼喚上也是如此，如皮小李，小德張，原來就是李皮小張小德，王小二當然也不能例外。小二王原是個很小的內監，有一次皇上問它姓什名誰，因說道：「你就是奏事處的小二王嗎？」它靈機一動，叩頭「謝主隆恩！」自認皇上封它爲王，由此却步步高升，位到總管。皇上對小二王印象很好，愛屋及鳥，對邵年也特加憐惜，一直擢到軍機大臣，委以邊事，政權軍權，盡入掌握，文武百官，個個奉命惟謹，極力巴結。邵年則攬權納賄，無所不爲。皇上爲表示寵愛，時常召入便殿，屏退餘人，單獨與邵年秘密議事，某日早朝，皇上對邵年特加褒獎，賜以寶石頂戴，邵年由此更覺得有點飛毛乍翅；退朝後由武門外至私邸，排滿了護衛儀仗，並斷絕行人。但邵年認爲這種排場還不夠味，特選吉期，遍邀百官，慶賀寶石頂。開賀之日，大小官員，無不到場，邵年首致開賀詞：說本朝蒙賜寶石頂的，二百年來只有四人，年紀均在六十上下，

自己却只有二十多歲，可以說是曠古希有的盛事。……入席後開堂會，邵年爲顯耀多才，親自粉墨登場，演老媽辭活，自飾小老媽。正在籌就交錯，興高彩烈的時候，忽傳中使奉聖旨駕臨，邵年聞報張慌失措，趕緊卸裝更換朝服，脂粉未淨，中使已到大門，邵年衣冠不整，狼竄出屋，跪至中門，伏首迎旨。中使挺立中門，朗聲宣旨道：

邵年辜負朕意，事多陰違。據奏爾於邊事多掩飾，並侵冒軍餉且僭越儀制，跡近招搖。……姑念前功免究，著收還前賜寶石頂，用示微懲，藉觀後效。

中使宣讀完畢，立即追取寶石頂上馬急馳而去。邵年自入宦途，從未遭逢挫折，得志既早，受寵又深，養尊處優，驕蹇非常。不料正在賣弄恩寵，忽遭意外屈辱，既愧且憤，自覺聲威掃地，於是謝病不朝，以觀動靜。皇上聞說邵年謝病，十分不安，遣使賜藥，絡繹不絕，邵年以爲恩遇尙優，遂卽銷假入朝，賜見便殿，皇上見它沒戴寶石頂，疑而問之，邵年疑皇上故意向它開玩笑，奏稱：「臣無狀負恩！既蒙追取，安敢復戴？」皇上驚愕道：「朕未頒是旨，誰追取者？」於是召內閣及吏禮二部詢問，都奏稱不知，龍顏爲之大怒，令嚴查矯詔之人；邵年亦怒不可遏，出告步軍統領及巡城御史等人：「欽賜之物，竟有人膽敢竊騙

，要你們這羣廢物何用？限你們在三天之內人賊並獲，不然就治以瀆職之罪！」步軍統領及巡城御史被斥後，大爲驚恐憤恨，立刻動員全城捕探兵警，把守九門，臨時戒嚴，大事搜捕，茶館酒肆旅舍被逮之嫌疑犯，不及其數，嚴訊結果，毫無頭緒。於是布告九城居民，其知情者，迅即密報，如知情不報，定治以通匪之罪，在二十四小時內如仍無所獲，即挨戶搜索，決不寬貸云云。次日早朝後，邵年退朝回府，精神極其頹敗，正在悶悶不樂，侍從忽持步軍統領名帖入室進呈，說步軍統領派使者有要事求見，邵年令即傳入，使者說：「今早在東城見一形狀可疑之人，一見兵警嚴守城門，逢人檢問，尤其張慌失措，立即逮捕，果在身旁搜出寶石頂，不知是否係欽賜之物？其人已嚴加看管，特先將寶石頂呈驗，如確係欽賜之物，再候命處置其人，」言罷將寶石頂呈上。邵年道：「確是欽賜之物，你趕緊回去告訴步軍統領，着立把所獲之人送來，吾自有處置。」使者去後，約有一刻鐘工夫，步軍統領來了，邵年欠身迎接，說「這次人賊並獲，極其迅速，是老兄的一件大功，吾得謝你一謝；人帶來沒有？……」步軍統領聽了這一大篇夢話，有點莫名其妙，很驚異的問道：「吾正窮搜苦索，毫無所獲，特來請求展限，那里有人賊並獲之事，不知道話從何說起？」邵年一聽步軍統

領所說之話，才知所謂使者，又是一個騙子，因此顏色立變，勃然大怒道：「這些王八旦真真豈有此理！……」還要大罵下去，一個侍從又呈上一封書信，說是劉尚書派人送來的，劉尚書也是小二王提拔起來的，兩人比較相契。待打開信看時，內容把邵年攬權跋扈的惡跡，一條條寫得清清楚楚，連邵年自己忘去的事情都列入無遺。最後說：對於寶石頂一事，如膽敢窮追，擾及居民，決把上開劣跡及其真憑實據登在報紙上，並用種種手段對付之云云。末尾僅畫了一把多齒叉，並沒署名。邵年讀罷，氣沮神喪，也不敢發作了。

× × × × ×

當日下午，邵年府中來一新聞記者，說有要事求見。邵年向來厭惡新聞記者，在它印象中，新聞記者都是行爲不端的無聊文人，專門製造謠言，挑撥是非，以敲竹槓維持生活。可是現在自己正當多事之秋，又不敢避而不見，況這位記者又非一般可比，就更不能不見了。這位記者是京兆日報的主人翁，姓曹名雲清，曾留學歐美日本諸國，專攻新聞學；所著新聞學書籍，都很有價值，因比中外知名。它對任何小事，毫不苟且，可稱起是良記者；但對大的事情却毫不客氣，它所注意的，都是貪官鉅猾，對於正人君子，是絕對崇拜獎譽的，因此

好人都誇獎它，壞人都毀謗它。其實這種新聞記者在社會上是確不可少的。——它的肅清工作，確有相當偉力。

曹雲清見了邵年後，拿出一篇通信稿來說：「這是副本，正本已準備排版。」這個通信稿就是警誡邵年的那封假信的原文，附有寶石頂一事的始末。邵年把稿仔細看完，問曹雲清來的意思何在？曹雲清說：「這篇稿子沒有確實來源，我的編輯主幹曾加以調查，認為完全是事實，必須揭布。但我為慎重起見，特來尊府訪問，以期獲得一個再確實的了解，不知我公可否意見見示。」邵年道：「下官無甚意見。」雲清：京兆日報是誰的東家？經費出於那一項？」雲清道：「完全由我一人主辦，經費全仗大家幫忙；此外我還兼辦一個貧民醫院，經費全出於各地慈善家。」邵年把通信稿展開，指點着道：「關於寶石頂一事，完全是事實，不過略有出入。至於這封信，完全是捏造事實，如果登出，恐招不便。不過你們有你們的見解與立場，我也不能勉強，……」說着在抽屜中取出一本支票來，舉着筆說道：「有聞必錄，是新聞記者的權責，我決不干涉。你的經費既很困難，我想在友誼上盡點義務，不知你意下如何？」在邵年舉筆時，雲清亦在衣襟上取下鋼筆，對通信稿作有所剔除之狀，等邵年

停止談話，才發言道：「關於這篇信的部份，既不確實，把它刪除如何？寶石頂一段是否可以發表？或把不符之處加以改正？」邵年似乎沒注意的樣子，接着問道：「雲清！你的報館每月需要多少經費？」雲清道：「這個沒一定，大概平均兩三萬元。」邵年很驚異的道：「開支真不小啊！」邵年正犯躊躇，雲清用筆指着道：「這一部份是否可以刪去？……」邵年道：「那是你們的權責，你可以看着辦，只要各方面都下得去。」雲清就一筆勾消了，注視着邵年，似乎靜聽下文。邵年道：「這一部勾去了似乎隱妥，不然皇上看見這報，一定要追問來源，與報館恐有不利。……我們幾次會晤，吾已深知你的爲人。你的報館經濟困難，吾早有所聞；各部尙書侍郎都有幫助，吾亦深知，但不知是你主辦，不然早就替你的報館想辦法了。現在我先給你開一萬元支票。我們既成了知交，將來彼此都有個關照。以吾的力量，籌一筆基金是不爲難的，你那里如缺乏人材，吾也能替你物色。」雲清暗想，這小子要收買吾的報館，改成它的發言機關，這到不能不注意，於是敷衍答道：「這問題好辦，可以改日詳談。報館還等這稿子排版，吾得趕緊回去。」邵年送到屋門，低聲說道：「這篇通信能不能完全取消？」雲清道：「吾回去和編輯主幹商議商議，也許可能。」

雲清離開邵府，插天飛的門鈴又響了。鈴聲一住，立時有人開門，問道：「來者是不是京兆日報曹雲清先生？」雲清很愕然，暗想道：「它們怎知是我呢？這時插天飛已迎出來，把雲清讓至屋中，首先發言道：『曹先生不要懷疑，關於寶石頂的通信，是吾的弟子賈五所發，寶石頂一案是我的作品。』賈的意思，叫你弄邵年幾個錢維持貴報的開支，事後才向我報告，我知道事必有麻煩。你接到稿子後，一定要多方偵察，吾的秘密，大概你因此更加明瞭，吾斷定你必由邵府辦完事辱臨舍下，你來的意思，我也明白，可是我也急於用錢，如不是邵年將擾及居民，寶石頂吾早已變價，決不送還。你的意思，只有以後再說了。」雲清見插天飛斷事如此神明，只得改變方針，說道：「我來的意思，是實地調查，閣下既然懷疑，我只得原稿發表。」……

雲清回到報館，已到上午三點，編輯主幹久等雲清不回，恐誤了出版，已另排一條字數相當的新聞上版。雲清囑把補入的一條新聞原版抽出，速排寶石頂案，刪去所附之信，將插天飛及插天飛大學的秘密加入。排完版校過小樣，由一徒弟端着赴機器房上版，不料一出門似乎腿部爲物所拌，把徒弟摔了個頭搶地，鉛字完全散在地上，零亂不堪。原來不知誰在門

限上部一尺高的地方，攪了一條繩，因此拌倒。重新排版，時間已來不及，雲清雖憤怒萬分，亦無可如何，只得仍用抽出的新聞原版補入，寶石頂案留待下一號發表。京兆日報全體職工爲這條新聞通夜未眠，大家悶睡到正午十二點才起身，編輯主幹起床後，見桌上置有路透社的特別電訊一件，未待展閱，美聯社，通電社的特別電訊亦到。展開看時，却是相同的驚人消息。當時英美外交，十分緊張，談判已有決裂可能。這些電訊都說談判確已決裂，英國已下動員令，美國亦已準備宣戰。編輯主幹立把雲清從夢中叫醒，商議速出號外，這時哈瓦斯的特電也來了，報道內容，完全一致。雲清道：「英美確有開戰可能：哈瓦斯社傳布新聞的政策，向取集中制，把各地電報集於總社，再由總社發給各國各分支社，故消息比較遲一日，這次消息竟變更了集中制度，與其它通信社同日在華盛頓直接發出，其緊張可以想見。」於是通知各部迅速準備印行號外，在下午四點，京兆日報的號外已飛滿全城，並由火車的旅客帶到天津漢口……等地，「英美兩國宣戰」的號外叫賣聲，衝破了古城的沉悶空氣，把歐美各國僑民，震驚得象木鷄一般。

當時的中國報紙，沒有所謂專電，至於海外特派員或特約通信員，簡直沒這種名稱，可

是各報爲壯門面，都把國際通信社的電訊改頭換面，標上「本報專電」字樣，冒充大字號，京兆日報的號外，當然不能例外。各國駐京外交官得到這個消息，嚇得險些把血管爆裂了。英美兩國使館，尤其緊張，各向本國大打其海底電報及無線電報詢問詳情，使館的電話機，都被詢問這個消息的所包圍，使館的會客室，甚至連傳達處都被訪問的記者塞滿了，可是誰也沒得到具體的答復。不久，英美兩國政府的回電都來了，但止四個字「並無其事」，並嚴令使館追求新聞的來源，結果找到京兆日報，雲清便把各通信社的原稿交出；於是又找到各通信社，又是四個字的答復，「並無其事」，審查結果，完全是偽造的新聞，英美法三國使館因此向中國政府分別提出嚴重抗議，說京兆日報挑撥英美兩國的感情破壞各該通信社的營業信譽，要求賠償損失，查封報館，嚴懲京兆日報的發行人及編輯人。皇上把這事交與軍機大臣邵年負責辦理。邵年因被曹雲清敲了一筆款，正想設法報復，有此機會就毫不客氣的接受了各國要求，未加審問，就把報館查封，沒收全部財產，判發行人曹雲清監禁十年，編輯人監禁七年，把各種罪刑，都加到曹雲清一人身上，偽造新聞的主人翁插天飛，却依然逍遙法外，自由活動。它的秘密，已披曹雲清帶入監獄，沒有第二個人再能發表了。

京兆有個大收藏家，姓陶名元字亦齋，別號端午，對金石考據之學，有相當研究。陶元是個世家子弟，官至督撫，錢財既多，勢力也大，中國出名的及出土的古器，以它搜羅的爲最富，比濰縣陳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每聽到有古器發現，必設法據爲已有，否則決不甘心。它所缺的，有兩件重要古器，一件是虞公鼎，一件是漢獻鍍，這兩件都在濰縣陳靈齋家，陳靈齋也是世家，既不在乎錢，勢力也扳不動，陶元簡直沒辦法。陶元致仕後，隱居京師，見報載西安古董市中曾發現漢漁陽獻鍍全器，爲一古董商用萬元購去，陶派員至西安古董市調查落於誰手，以備設法轉購。——因爲陶元家居無事，整理所藏，輯成專書，名曰亦齋金石圖譜，缺此一器，很引以爲憾。——但多方調查，毫無結果。某日有一老人携古器至陶處求售，並不告以名稱，陶元乍見之下，雖知係秦漢古器，却叫不出名稱來，及問老人，才知是西安發現之物，因詢知陶元求之甚急，特跋涉長途送來，欲以相讓。陶元大喜過望，留老人小住，以便詳加考證，鑒定真僞。陶元翻檢了幾天金石書籍，著錄的雖然不少，却沒有一個加以考釋的，因此沒法鑒定。叩之老人，老人說：「這個古器是三件東西合成一全器，著錄的不

是少此，就是少彼，很難得到全器，且此器大都無文，有款識的尤爲難得。」說着把甗鍔拆開，分爲三部，上部象一口鍋，鍋底有十九個圓孔，鍋底四周有一道圍子牆式的邊沿。老人把這一器扳倒了指給陶元看，正腹部刻隸體「孝廟」二字，左部刻「漁陽郡」，也是隸字，再左有「孝文廟銅甗鍔，重四斤十兩」十一字，類似曹全碑。——中部也象一口鍋，底作弧形，其上有蓋，蓋上有一大圓孔，孔的四周也有圍子牆式的邊沿，較上一器小一圈，以便合而爲一，腹部刻隸體「漁孝廟」三字。——下部爲一鼎，鼎之口腹大於中部之器，可把中部一器嵌入，合爲一器。這三部可分可合，似有三種用途。老人向陶元道：「下部的鼎，可以炒菜，也可以做稀飯。你不見鼎字的形象麼？目字象鼎腹，卅字中間相並的兩豎象鼎足，兩豎的左右象燒柴。譬如在鼎內燻肉，把中部臥於鼎腹之中，藉燻肉的餘熱上騰可在中部做稀飯或菜湯，也可悶米飯。再把上部套在中部上，又可藉中部上騰的餘熱蒸饅頭，蒸窩頭，蒸臘鷄，板鴨，鹹肉等。」陶元道：「你解釋的太徹底了。不過類似的古器都比較量重而形大，這一種用途既繁，爲什麼反形小而量輕呢？」老人道：「你對此器大概沒有深刻研究；這是旅行用的，重了不易攜帶。」陶元道：「既爲旅行用品，何以刻上，『漁陽郡孝文廟……』字

樣呢？」老人道：「這是在漁陽孝文廟鑄成，準備旅行之用者，以後携入關中，故出土於關中。你不見所刻之字，形體微有不同麼？原爲景帝時作，「孝廟」二字，便是當時所刻。既至關中，移置關中孝文廟使用；以其出於漁陽，沒刻重量，所以補刻漁陽郡及重量，以別於它器。」陶元道：「怎麼會移至關中呢？」老人道：「景帝後邊郡收器西歸，載在吉金錄一書，翻檢可知。」陶元檢出電齋吉金錄，所說果然相符，對老人大大加欣賞。又問「這東西爲什麼叫獻錢呢？」老人道：「獻字從鬲，是間隔的意思，器之間隔爲三部，此其一；上一器腹底有孔相間隔，亦有作櫺式方格間隔的，此其二。故陽周侯獻錢刻識有三習進獻錢之語，三習卽三疊，用則合之，旅行時則拆開，以便携帶。伐匈奴時軍中多用此器。至於錢字，急就篇顏注說：大者曰釜，小者曰錢，三蒼亦說：錢小釜也。這是取其便於旅行的一證。」陶元道：「上部一器爲什麼沒蓋呢？這怎末可以蒸熟了食物？」老人道：「加蓋就加了重量，不便携帶，用時蒙以籠布，不一樣蒸熟麼？」陶元檢閱上部，果沒有加蓋的痕跡。陶元又故意問道：「吃飯時把這三件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呢？」老人道：「上中兩器，可以放在案上，……陶元沒等它說完，反問道：「案，就是古時的碗字，你不說盛在碗內，怎末說放在案上？」

老人點點頭，笑着又搖起頭來道：「案是案，碗是碗，豈可混爲一談？古時一進門先脫鞋，地就是炕，炕就是地。進了屋就坐在矮板凳上，或席地而坐。吃飯沒有高腳桌，桌子不過一尺多高。上菜上飯時，把碗放在案子上，用兩手托着，跪下左腿，把案子放在桌子上；或者把碗移在桌子上，拿案子再端飯菜。這種案子，好象現在的木製托盤。爲示恭敬，上飯時把案子舉得與眉相齊，以代敬禮，這就是舉案齊眉。現在辦葬事，茶房端着托盤，盤中擺上酒壺或一碗菜，領着孝子挨座叩頭致謝，叫做獻酒或獻飯。孝子每叩一頭，茶房便把托盤舉到眉際，微低其首，高呼一聲『獻酒啦！』或『獻飯啦！』就是舉案齊眉的遺風，並不是純指夫婦相敬而言。」陶元聽它這番議論，很爲佩服，但還疑有閉門造車之處，又問道：「你怎末知道古時桌子一尺多高呢？有證據沒有？」老人道：「你沒讀過史記嗎？史記項羽本紀：『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索隱說跽字便是『長跪，』別無注解。『按劍而跽，』就是用右手搭在跨於左膀下的劍柄上，左手握着劍鞘；把左腿跪在地上，右腿稍向外伸，而足尖著地

，作準備立起來廝殺的姿式。樊噲「披帷」，可見是帶着風跟殺氣進來；「西向立」是立於沛公背面的前部，而面向着項王，有仇視的態度。請問項王在這種嚴重局面之下作單腿跪下的姿式幹什麼呢？想叩頭告饒嗎？那末就不用按劍了。這分明是坐在墩子上或矮板凳上，因利乘便擺下這末個恣式；這就是古時沒有高桌子高板凳或椅子的一個明證，是不是呢？倘項王坐在高處，一定要立起來作個按劍進步的恣式，絕不能作按劍而踞的恣式。有人說按劍是把劍拔出鞘來劍尖着地，兩手搭在劍柄的頂上。這種恣式是表示閑逸，不含緊張情緒；劍已出鞘而表示緊張，那就是仗劍的恣式了。」這一篇話，說得陶元心服口服，認為老人不但是金石家，還是個史學家。因此成了莫逆之交，用一萬二千元把甌鏡留下，貨款兩交之後，陶元把老人領到一間精舍裏，參觀所藏古器，要求不客氣的批評指導。陶元指着牆上懸着的一個鏡心說：「這是李白上韓荊州書的親筆墨跡，名人的題跋很多，都認為是希世之寶，請你鑒定一下。」老人遠遠的望了鏡心一眼，搖着頭道：「決不是真的！」陶元很不痛快的反問道：「你還沒看見字是黑墨白墨寫的呢？怎末就硬說不真？未免透着有點開玩笑吧！」老人道：「你還不相信？——李白根本沒寫過這末一封信！」陶元憤然道：「你怎末知道沒寫過？」

「老人道：『你怎末知道寫過？』陶元指着書架子說：『書上明明記載着！』」老人笑道：『原來如此！書上的事盡可信嗎？譬如你著亦齋金石圖譜，捫齋錄著錄，可是齋錄是假的，你能在金石圖譜上說明是假的嗎？』陶元氣平了下去，問道：『那末你也得舉出一個證明來！』」

老人道：「這却不難——李白的爲人如何？——啊！它是一個正直驕傲的人，——對了。它不買唐玄宗的眼，不買楊國忠的眼，不買高力士的眼，——皇帝，宰相，……它都看不起；不加以尊重，偏着皇帝宰相尊重它；它肯拍韓荊州的馬屁嗎？上韓荊州書，百分之五十是拍馬屁，百分之五十是吹牛皮，——我想，李白不會這末狗食！按李白的個性說，韓荊州書已是靠不住了；再說李白的才學知識；李白的詩，李白的文，當時已成第一流作家，這個地位至現在還沒動搖。以第一流作家，作不通的文章，豈有此理？」陶元很懷疑的問道：「那一點不通？」

老人道：「倚馬可待，是霎時成文的吹牛之辭或標榜之辭，言其文思敏速，可以立刻完成，請問『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怎講。一日是二十四小時，倚馬最長五分鐘，短可降至一秒，二十四小時或十二小時是多少個倚馬的時間呢？」陶元聽到這種妙論，不覺嘖的一聲笑了。

當時陶元所著的亦齋金石圖譜，雖已付梓，還沒出版，得到齋錄後，立即另雕成版，補

入漢代銅器之後。沒有許多日子，即已出版，由琉璃廠各書店代售，每部售價一百兩，凡是金石專家，藏書家，圖書館，以及拿書裝潢客廳的富貴人家都爭前恐後的訂購，陶元由此賺了一批鉅款，再版出書後，以前那老人又找到陶元府上，說有人由西北攜來大批銅器，不見著錄的很多，約陶元到打磨廠一個酒樓與舊主相會。老人與陶元在二樓臨街的窗下坐候，陶元守候的不耐煩，問老入道：「那些銅器都存在什麼地方，我們同去看看如何？」老人把樓窗打開，指着對面各銅器舖道：「都存在這些舖子裏」。陶元驚愕道：「這都是打造銅傢俱的，不是存古器的地方吧？」老人道：「它們雖不能存古器，却能製造古器。如甗、饅、虞、公、鼎等，都可在這些舖子定做，價錢也很便宜。」陶元聞言，面色慘變，握住老人的腕子道：「你，你騙了我了！」老人很安詳的道：「我確騙了你！可是世上人那個不是騙子？即以你而言，你所藏的古器，那一件不是設法騙來的，許你騙人，不許人騙你嗎？你不要出聲，這樓上樓下門外，已佈滿了騙子，一聲張你就得吃虧。請你沉住氣，坐下，我們安安靜靜的喝兩杯再開談判。！我備有好菜好酒。」說罷關上窗門，酒菜立刻擺滿了桌子。陶元喝了幾杯酒，氣消了許多。老人又滿了一大杯奉上道：「請盡一大白。陶先生，你知我是誰嗎？」啊！

，那是假的。——真的麼？我就是插天飛！」陶元聽得插天飛三字，嚇得目瞪口呆，半晌沒說出話來，插天飛安慰道：「陶先生，你不要駭怕，我也是個人，你在亦齋筆記中不已把我叙人嗎？我的爲人不象你叙述的那樣無理性。我確是一個騙子，但我騙有錢有勢的人，騙好騙人的人，我以此爲職業，以此爲遊戲。你見那個正人君子被我騙過？我這話不完全指你說，你是個文騙雅騙，故我用文雅方法騙你。我騙你的原因是有急用項，一萬二千元不夠，我要求你再添兩萬元，作爲假獻錢密而不宣的條件，不然報紙一登出來，不但你這金石專家的王冠要被褫奪，恐怕買書的人還要向你退款，再版也不能銷售了，利害說明，大主意你自己拿。」陶元深知插天飛的手段，如果違背它的意思，恐怕損失更大，於是硬着頭皮道：「兩萬元我可以照付，但支票本和圖章不在身邊，你得容我回家去辦哪！」插天飛道：「不必回家，你的支票本和圖章，我都代你取來了。」說着從衣兜中取出放在陶元面前。陶元一看，果是自己的支票和圖章，問道：「你怎末取來的？這太奇了！」插天飛道：「上次到府上，你一切都不避忌我，你的重要物件放在什麼地方，我都記得很清楚，雖然鑰匙都在你如夫人掌管之下，但其形式我都留神記住，又按鎖孔的大小在你府上就畫好了樣子。這次你回更衣室時

，就把這兩個急用的東西取了出來。——你不要疑心。我只光顧你這一次。有闕章和支票，我本可直向銀行取款，但那是偷，不是騙，我不辦那種沒趣的事。明人不作暗事，在評李白上韓荆州書時，我已告訴你獻馭是假的，你毫不介意，那就活該你受騙了。」

插天飛把這一案結束後，召集教職學生開會，把寶石頂假獻馭兩案的組織計畫經過情形，詳細的報告給大家，作將來活動的參證。並令各優秀學生以鄭景仁為中心，組織一個業務競技會，由賈五担任觀察式的指導評正者，而不參加其實際活動，俾各生各自盡量發揮其智能，以資深造。插天飛向學生們發表了一篇心理的哲學的訓話，它說：「實際活動固然需要各種智識與技能，然發揮這種智識與技能的中心力量，則在鎮靜和清醒，遇事張慌失措，腦筋則隨之紛亂，雖有卓絕的智識技能，在這種場合一樣沒用，一樣施展不出，其效果與無智識無技能的拙劣分子畫成水平的等號。鎮靜是清醒之母，鎮靜的時候，絕對是清醒的，清醒時而失去鎮靜，腦筋立刻就沉悶混亂，這是一定的道理。鎮定心臟跳動的治本方法，是看空了一切，看小了一切，反之把自己却看得極其堅實偉大。無論與多大的人物接觸，你先這樣想：「它懂得什麼？它的財，它的勢，都是機會造成，如永無機會，它還比不上我呢！」

我如遇上它這種機會，我相信比它還要盛強萬倍！它不是正經人，它抱的是不殺窮人沒飯吃的主義。這種人，我只有恨它，懲誡它，教它知道我的厲害；我沒有怕它的必要，它又不是三頭六臂，又不是真的毒蛇猛獸，怕它什麼？幹！」這樣一來，恐懼的心情就立刻消滅了。

「治標的方法是什麼呢？在你心房跳動不安，張慌失措的時候，你把丹田的氣提上來，半閉上口，把氣從鼻孔及唇縫中噴出，然後再吸回，閉住嘴把氣往下壓，壓到丹田，慌跳的心可以立刻穩住。」

插天飛又鼓動學生們道：「將來是我們的多事之秋，爲了應付「校難」，請大家努力用心，努力實習，努力騙取爲富不仁者的貨財，努力跟我們的敵人奮鬥！——我們的敵人，到處可以受我們的包圍，到處受我們的監視愚弄，我們的身邊，隨處也有敵人監視着。我們應該隨時防備我們的敵人，設法把敵人的陰謀擊碎，發展成我們的自由世界！」從此京兆又起了許多小的波瀾和大的風濤。

插天飛神祕大學(中)

京兆的綢緞莊，以八大祥爲最著名，八大祥中，又以瑞蚨祥發展的最速，也最殷實。八大祥是山東孟家的買賣。山東孟是中國有名的富戶，俗有「山東孟家山西亢家」之稱，這兩家財勢之大，由此可知。八大祥不限於京兆，各大商埠均有分號，但它的總號却在人們毫不注意，毫無所知的鄭州。在清初鄭州是中國比較最大的一個廟會，會期百貨雲集，會場佔地數十平方里，會期由三月至四月達一月之久，人烟不斷，較大的商店，都設在鄭州鎮內。山東孟最初以鄭州廟爲推銷綢緞的市場，後來生意發達，爲種種便利，在鄭州鎮設一綢緞店，名曰瑞林祥，各地的八大祥，都由此分出，所以稱鄭州爲總號。——鄭州廟拿謝虎一劇，就發生於此，其商業之繁盛可知。——

約在三月中旬的光景，正是綢緞店很忙的時候，京兆瑞蚨祥門前住下兩輛綠圍子轎車，由車上下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公子，一個二十一二的少婦，一個老媽，一個男僕，到瑞蚨祥買大宗綢緞。在談話上瑞蚨祥已知是給公子置辦結婚用品，公子是小叔，少婦是嫂子；這是某部尙書的眷屬，因爲尙書勤於朝政，早年喪偶，由長婦主持家政，小叔結婚，當然由嫂子置備一切了。少婦每選中一種，便交公子重行查看，公子看才算成交，看不中另換。公子眼

力很高，每含有嬌羞刁難，故這批買賣費了相當時間才完成，幾個夥計向外搬運，裝滿一轎車，還有富裕，又雇了一輛街車，才勉強裝下。在裝車的時候，已算着帳，共三千四百五十二兩三錢銀子，少婦拿出四千銀票，餘剩的找回。當時一切交易，多用銀票，因常有假銀票發現，凡大商店都設一查認銀票的專家，專管收支銀票事宜，瑞蚨祥管銀票人接過銀票，詳加查看，認爲確係真票，就在票面蓋一檢驗圖章，以爲證明，然後交與司帳，——如發現無圖章的假票，檢驗銀票人是不負責任的。——把餘銀找清，公子與少婦都上了頭一輛轎車，正待回府，老媽與男僕却在櫃上膩煩着不走，向瑞蚨祥要底子錢，說「三四千銀子的東西，不能不給底子錢，我們當差幾十年才遇上這末一回大事，大人和少爺少奶奶都公開准許我們找幾個零錢，你們這末大的買賣那能不懂下人們底子錢的規矩？」站櫃的却也有理由，說：「我們向來的規矩是這樣：如把貨送到府上挑選，在府上付款，下人們不要底子錢我們也照章扣出交與下人；如到櫃上買貨，不但沒底子錢，連零也不能抹。我們有我們的難處，不能爲一批買賣破了例，破了例不獨掌櫃的不依，東家也不答應。」老媽憤然道：「既這樣我就教少奶奶把貨退回，另向別處去買。」這時少奶奶已等得不耐煩，問老媽「是怎末回事？」老媽

照直回稟了。少婦道：「它們都是窮苦人，多少年才趕上一回大事，底子錢不能不給它們！」瑞玦祥堅決不肯破例，鬧得很僵，少婦很穩重而微嘆的道：「那末就把貨搬下去，退給原銀票另向別家去買吧！」說着把找回的銀子交老媽擲到櫃上，站櫃的既不允破例，亦只有犧牲退貨，於是把貨由車上搬下來，銀票退給少婦，貨沒搬完，公子哭起來了，少婦問「哭什麼？」公子道：「它們多少年遇上一回大事，一輩子也許遇着好幾回，我一輩子只這一次，我費了半天工夫選好料子，憑什麼又退回？我如結了婚它們向新娘子要賀禮，新娘子不給，它們叫你把新娘子退回去妳也幹嗎？什麼底子錢？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家不扣下我們的錢，拿什麼給它們？我們不會自己拿出底子錢送人情嗎？為什麼叫外人拿着野豬還頭呢？這是什麼道理？」少婦一聽很對，櫃上人也被這一篇幽默的訴詞逗笑了。少婦於是招呼老媽，把銀票重新交櫃，把貨重新搬到車上。老媽撇着嘴唧唧咕咕的把銀票擲到櫃上，取回應找的銀兩，七手八腳的把貨裝到車上，各自上了車飛馳而去。再說檢查銀票的人把重新退回的銀票看了看，蓋着自己檢查過的手戳，當然沒錯，於是原票交司帳的收櫃；但到休市結帳時照例銀票仍須檢驗一次，檢驗的仔細程度，與初收時無異。二次檢驗的結果，繞了個彎又交回

的四千銀票却變成了假的，但手戳則完全一樣。這四千銀票，是鄭州瑞林祥發出的，於是派專人送到鄭州總號查驗，結果還是假的。從此八大祥取消了底子錢的舊章程，在每一種貨物的號簽上，標兩個密碼價目，一個是實價，一個是實價加一成；沒下人跟隨的主顧，按實價售賣，有下人跟隨時，雖下人不懂得要底子錢，也按加一售賣，到現在還是照樣，並沒更改。不信請到八大祥買東西時，留神布頭上所繫的布條——號簽——準有兩個密碼。到那時就知作書人不是造謠了。閑言少叙，且說瑞林祥遭到這筆損失後，把前後情形報告了東家。山東孟是中國另外的一個家族社會，它老家是張邱，自成一个部落。它家祖傳的經濟政策，是有進沒出，它全家住在一個圍子牆中，其中農工商學兵，無一不備，凡日常需要的用品，都能自給自足自保，不假手於外力外人。平空受此損失，無異在經濟政策上生了一塊癍，殊與觀瞻有碍，為消除這塊癍，把全部損失加到經理人及直接負責人的身上；把原票及案情，報告官廳，請求追捕犯人，以便索回原款。官廳接到報告，把假票加以研究，結果在票背蓋經收人手章的地方，發現了九個極小的紅圈，互相環套着。這九個相連的圈畫在手章背面的邊線上，非人目所能見，必須借助於放大鏡，才看得清楚，官廳不知道九個圈是什麼用意，無法追

究，因此把這一案暫且放在傍邊，以便遇着機會再爲辦理。原來這九個圈是鄭景仁作案的暗號，用以表示它九連環的別號，這是九連環與社會正式相見的第一次。

× × × × ×

成賢街西口裕民當，是京師最大的一個當典。東家裕親王，是皇室中極貪暴的人物，河間府及滄州一帶的旗地，差不多都在它掌握之中，拿幾十萬農民的血汗潤其一身，還以爲不足，又在各都市開設大商店及大工廠，利用災荒機會，出饑餓報酬雇大批工人，生產大量的出品，與小工商爭利，小工商無力與其競爭，倒閉的日有所聞；小工商失業後不能維持生活，以與當爲惟一的進項，裕親王看準了機會，又開起當舖來。清朝的制度，作官的不准做買賣，以防財勞集中於一人之身，及其它弊端，裕親王則用管家的名義經營工商，裕民當就是在這種方式之下成立起來的。裕民當開幕不久，有個青年學生拿着一條上海的大條標金到櫃臺上，要求站櫃的先生給看看是不是九七八的標金。上海金條有一定的形式，一定的重量，一定的成分；形式長方，每條七兩的，叫做小條標金，十小條鑄成一大條，重七十兩，叫做大條標金；其成分，每千兩有九百七十八兩純金，其餘爲雜質，故又名九七八標金。金條上

鑄有重量及出產字號，鎔化後不符標準規定，由出產字號負責補償。標金限制極嚴，所以很少不符的情形。凡銀錢商及當舖，都明白這種制度。裕民當舖櫃人把標金接過，加以經驗審察，認為確屬大條標金，照例在金條上蓋了個檢察合格的圖章，交還青年學生，學生放在衣兜裏很客氣的作了一個謝揖，利用當舖清閑的時間，和站櫃人攀談起來，站櫃人詢知青年是刑部侍郎的書童，便另眼看待。談得正入港，忽一差官模樣的人騎着馬跑來，跑的馬渾身是汗，下了馬闖進裕民當舖向四下張望，一眼看見書童與站櫃人攀談得津津有味，便怨聲怨氣的道：「叫你辦這末點小事，你就緊着不回去！好！聊起天來啦？當了多少錢，還不快拿回去，大人還等着在天和玉請客呢！」書童滿不在乎的答道：「大人教我拿到這裏看看什麼價錢！誰說當了？侍郎府還當金條，真洩氣！」來人發急道：「你聾啦！耳朵聾眼不該瞎呀？帳房裏今早花了個乾淨，你沒有看見嗎？裕王爺的款不是說晚上送到，你不知道嗎，劉巡撫今天才到京，大人下午給他接風，你也該知道哇！金條是大人壓箱底的，它不肯賣，所以叫你來當，這當舖跟大人有關係，可以多當幾個急用，你偏來問價錢，耳朵塞着棉花套子啦！」書童撇嘴道：「好個壓箱底？一百條快壓塌啦！——當！當！當！可是你說的，我不負責任！」說

着把標金從衣兜掏出來，放在櫃臺上道：「劉掌櫃！你看當多少？」劉掌櫃被這倆人鬧呆了，聽說「當！當！」才深深的喘出一口氣，拿起金條來掃了一眼，才蓋的原圖章依然尚在，並未細看，答道：「二百五十兩吧！」書童道：「三百怎末樣？快！快！反正明天就得贖，這叫折騰窮！」當時通行銀票，劉掌櫃拿出裕民當出的銀票三百兩，交與書童，二人騎馬馳去，霎時不見。櫃傍立着個大烟鬼，見二人去後，脫下一隻臭氣薰天染滿了泥垢的破襪子來，投到櫃臺上，高呼道：「給我寫三百兩！」劉掌櫃一看，伸手拿起一根木棍刷的一下把襪子挑出櫃外，怒瞪着兩隻大眼道：「搗亂！臭襪子還當錢？」烟鬼撩起眼皮，伸着頸，顯着臉慢聲慢腔的答道：「襪子雖臭，貨真價實；金條雖香，却是假貨。假的可以當三百兩，真的却一文不值，是——何——道理——呢？」說到最後一句，把腦袋向天畫了幾個圈，又伸出去，瞪着眼，靜聽下文。劉掌櫃認爲話中有話，另換一副和藹可親的態度問道：「你怎末知道金條是假的呢？」烟鬼縮回頸子，坐在寬凳子上，裝上一袋烟吸着，右腿壓上左腿，斯斯文文的道：「這——這你們都不知道？它是個有名的騙子呀！——專門拿假金子當錢。你們新開市？」——「啊！難怪？難怪？」說能狂吸一口，把烟向劉掌櫃臉上噴去。劉掌櫃用手捋了幾捋，立

卽轉回張桌，叫學徒取出金條一看，自己蓋的圖章依然沒動，成色形狀，依然未變，想切開看看，以爲不妥，於是放在天平上，却少了四五兩，分明是金裹鋼了。趕緊問烟鬼：「它住在什麼地方？你怎末知道是假的？」烟鬼瞪着眼道：「不告訴你了麼？……啊！是了。它給你查看的金條確是真的，你的查看襪，它早已仿刻備用；從口袋裏再掏出時，已換了一條假的，就是現在這一條，兩條完全一樣。襪向什麼地方蓋，它都摸清了。後來的一個人，是它的同夥。——我指着典當過日子，那個當舖我都照顧過；我遇上它幾回了，完全是一樣的方法。……它麼？它的住處我不知道，我見它在一品居吃過飯，看樣是個熟座，有了錢，下午也許下館子。」劉掌櫃是由外埠撥來的，地理不熟，要求煙鬼領去，作個見證。烟鬼不幹，說這種人惹不了，自己沒這末大膽子。劉掌櫃苦苦央告，許以五兩報酬，煙鬼道：「辦這種事只值五兩嗎？你損失三百兩，起碼二八扣我才值得冒險，我的命豈止值六十兩嗎？你太看我不值錢了！不去！不去！說嗎也不去！」劉掌櫃添至三十兩，又作了兩個揖，烟鬼才答應了，言明先交十兩，見着本人，再交二十兩。此款得隨身帶去。劉掌櫃一一答應了。到了一品居，青年果在那裏，但沒吃飯，有兩個極華貴的人物正在喝酒，青年立在一人的身後，作侍候人的

模樣。煙鬼指給劉掌櫃認清沒錯，把二十兩取到手中，立在一旁等着。劉掌櫃不敢冒然喚呼，也不敢冒然進去，烟鬼道：「怕什麼？」一推把劉掌櫃推進屋去，把貴族客人嚇了一跳。問：「幹什麼的？」劉掌櫃壯了壯胆子，拿出假金條把前後情形告知，一人似刑部侍郎態度，說道：「我交它是真的，跟這金條一模一樣，怎末成了假的呢？分明是你藉詞訛詐。」劉掌櫃發急道：「現有見證！」說着跑出屋門叫烟鬼作證，但煙鬼早已無踪，侍郎拍着桌子道：「這更可見是你訛詐了。」由此交相分辨起來。被請的客人道：「我們作官的，不要和無知的商人上論，三百兩不算什麼，退給它就是了。」侍郎道：「我一時手緊，特當這金條給你接風，退回怎末作東道呢？」那人道：「沒關係，今天算我請你，明天給我接風如何？」侍郎沒話可說，把原銀票退給劉掌櫃，換回金條，兩作罷論。劉掌櫃很高興的回到櫃上，交了銀票，司帳查看銀票後，很緊張的站起來道：「銀票是假的！你看！照着原票描下來的。乍一看和原票無異，細一看就不同了。趕快找去！」再到一品居，人已不見了。原來烟鬼也是騙局中的一員，故意在裕民當裏遲延時間，估計假票造成了，才同劉掌櫃赴一品居，結果又騙了三十兩，連假金條的金包皮也騙了回去。裕親王沒吃過這種虧，聞報立時拿出一名帖，

叫警家赴官廳報案，限期人贓並獲。官廳把假銀票加以研究，又發現與瑞蚨祥假銀票案同樣的要點。——九個連環形的圈。

× × × × × × × ×

官廳接到裕親王的名帖，當然不能像對瑞蚨祥那樣敷衍了事，立即派出許多密探，並動員兵警，明訪密查，不遺餘力。一天下午，兩個密探行至三不老胡同東口，見一油漆店門前圍了許多人，似有兩人爭執相罵，密探撥開衆人，向前排解，問所爭何事？兩造一個是官士局的夥計，一個是油漆店夥計，油漆店夥計說官士局夥計不履行保證義務；官士局夥計說油漆店夥計合謀詐財。原因是：油漆店來了個洋學生模樣的主顧，購買生漆十兩，付銀票一兩，除去漆價，餘款找回；因市面假票流行，收入銀票必須持至錢店或原出票商店驗看真假，叫做「照票」，學生交票後向漆店夥計道：「你照票去，吾還有事，少刻即帶人來取，把十兩漆及應找的餘銀交給來人取去。」學生好像恐怕漆店夥計忘記了似的，臨行又囑咐：「十兩漆——交給來人，聽明白了嗎？」店夥道：「記住了！十兩漆交給來人，你去吧！記住了。」學生出了漆店，走進一家官士局，買了十兩七錢銀子的烟土，向官士局掌櫃道：「我有十兩七

鈔銀子的銀票，在臨近漆店裏，那裏是熟地方，已由夥計代吾去照票，請你派一夥計隨吾去取。○」掌櫃於是派了一個夥計隨着學生到了油漆店門首，學生問漆店夥計道：「票照了嗎？」漆店夥計答道：「照了，沒錯！」學生又道：「十兩漆呀？」漆七同音，漆店夥計就毫不遲疑的答道：「十兩七！」官土局夥計以爲是十兩七錢銀票了，也就毫不遲疑。於是學生指着官土局夥計道：「好！十兩七交它吧！謝謝你。」說罷揚長而去。官土局夥計在櫃臺外候了許多時，漆店夥計却取出十兩生漆來交給官土局夥計，這一下官土局夥計可炸了，驚疑的問道：「我要漆幹什麼？它不是叫你給我十兩七錢銀票嗎？」漆店夥也驚疑的答道：「它買了十兩生漆，交了一兩銀票，叫我前去照票，然後帶着人來取漆，並不是十兩七錢銀票呀？」官土局夥計不信，因此爭打起來，密探以兩造各不示弱，遂帶着兩造送案。官廳接案後，把兩造都羈押起來，把銀票一兩附於卷內，以備研索案情。同是騙案，銀票也就放在瑞蚨祥與裕民當的假票一起。

×
×
×
×

上述的兩個密探，一個姓章名十音，一個姓季名子禾，都是因姓取名，一組字格的姓折

字格的名——所以交情較厚，出入相偕。兩人辦了上述騙案，雖未捕獲犯人，探長却給記了一功，因此兩人特別高興；可是在騙子的手中，也算註上冊了。兩人高興之餘，特別勤勞，第二天就跑到西直門及東直門去偵察，結果毫無所獲。兩人直至日暮，才回到密探處，所有的人，都向兩人背後注起意來，有的暗笑，有的驚異，有的懷疑，表情各不相同。兩人以大家拿異樣的眼光注視背後，有點發毛，各自回頭，也看不見什麼，於是脫下衣服來，却發現了同樣的驚人事情，原來在背後衣縫上，各有一片白色痕跡，時正當黃昏，還未掌燈，在遠處看，像個小的白粉圈，以目力不同，或以爲有人取笑，用粉筆畫了個王八，又有人看成是用粉筆畫的夜壺。章十音的老婆艷名甚熾，頗不安於室，季子禾很年青，深爲探長寵愛，同人送一雅號，叫做「探長的夜壺」，大家被成見所支配，故所見不同，各有其疑似物射入眼簾故紛然暗笑。及至脫下衣服，掌上燈查看，原來是九個小白圈，環成了一個微大的白圈，這一下大家却着了慌了，趕緊把衣服惟謹惟慎的送到探長屋中，作爲研究的資料。當時京兆初設電燈房，各機關的首腦部，都裝有電燈，其餘還沒安設，探長把電燈拉下來細看，在大圈的中間還各有一字，章十音的衣背上是個四字，季子禾衣背上是個五字，探長靈機一動，斥退章

季二人，把瑞蚨祥裕民當兩案的卷調了來，研究了一整夜，第二天用放大鏡查看銀票，瑞蚨祥假銀票背面九個圈的上部，每張銀票都發現了個「一」字，再看裕民當的銀票，在九個圈上却有個「二」字。探長屈指算道：「一，二，四，五，」於是搖頭道：「奇怪！爲什麼沒有三呢？」拿起銀票再看，仍無三字的一張，偶爾翻到漆店存案的一張一兩銀票，自言自語的道：「這是張真票，不妨看一下。」說着舉起放大鏡，探長很興奮的站起來，拍了桌子一下，用力呼道：「有了！有了！」原來這張票的右下角也有九個連環圈，圈上並有一個「三」字。於是計算道：「一，二，三，四，五，對！對！是了！是了！」探長似乎已有所得，正要動員各密探全體出發，又來了一個報案的。案情是這樣：

巾幗胡同仁濟醫院，是當時京兆惟一的西醫，規模宏大，建築莊嚴，設備極其完善。因當時西醫的信仰力甚低，就醫的手續又繁，病家多不敢輕於嘗試。該院外科手術雖極優越，然病房空設，賠累甚鉅，院長爲提倡西醫，使人就診，俾提高病家及社會上的信仰力，在手續上多所牽就，取費亦廉。這天有一老人到仁濟醫院掛特別號，要求大夫在手續上與以特別通融，關於醫藥費用，決不吝惜；並言願負宣傳之勞。大夫以久無顧主，且自願代爲宣傳，

尤喜悅非常，殷勤招待；凡所要求，無不慨然應許。大夫問老人道：「病人是老先生自己還是別人？不知要求特別通融之處是那種手續，通融至如何程度？」老人很沒精采的用手慢拍着膝蓋，咳了一聲，上身略向前傾，側着臉，似搖頭而又不搖頭，皺起眉來，作內心痛苦之狀，徐徐答道：「一言難盡！」大夫見老人愁苦之狀，不明其表情用意何在，疑其本身有隱病，問道：「老先生有什麼病不妨直說，沒關係！」老人抬起頭來道：「不是！不是！這事真賦人！說出來叫大夫笑話。吾爲這事費了很多的周折，才決定到貴院來。不瞞大夫說，舍妹是李將軍的夫人，大夫須知道李將軍脾氣極暴，它只生了一個少爺，却不加管束，任其放蕩，我以舅父的資格，不斷善言勸導，也是無濟於事。這孩子外表很精神，長得也俊美，不象個慌唐孩子，因爲父母放任，交了一般狐朋狗友，八埒小班、相公下處，不時有其蹤跡，李將軍已有耳聞，對舍妹大加責斥，說她管教不嚴，從此把外甥關在府裏，不令出門。我偶爾進茅房，外甥正在小便，它去後我見便溺處滴有膿血，並有揭下的膏藥一帖，這一下把我嚇慌了，我把它帶至書房，斥退下人，問它有沒有花柳病，它堅不承認，看氣色，可也不象個有病的。我怎樣問它，它也不說，後來我把在茅房所見的情形說出，它才承認了。我教它入這醫

院，它說怪寒蠢的，並且還怕它父親知道了不依。我說到醫院有秘室醫治，除醫生外，別人看不見，關於你父親那方面，我替你設法，就說到我家住幾天，老關在府中也不象話。它答應了，但要求在一間極秘的屋子裏診察醫治，我也答應了。貴院有沒有秘室呢？能通融不能？」大夫道：「二樓上有單間，我可以和二樓上給它看。」老人問：「二樓單間在什麼地方？可以領我看看嗎？」大夫答道可以。於是引着老人轉了幾個彎，上了樓，老人認爲很合宜，核計掛號費，診察費，住院費，共二十五兩銀子，老人付了銀票，經過照票手續，另付銀票十兩，裝在一個信袋裏，煩大夫放在預定的房間中，以備病人零用，囑託大夫監視它的用款，以免與病有碍。臨走又囑咐大夫，「李將軍恐它少爺胡花錢，這次說明一文錢也不給它，它如問錢，你就說在樓上。我不時就把它領了來，在樓下不要提治病的話，防它害羞。」大夫一一答應了。不久老人果領來一位少年，見了大夫，老人向少年說道：「上樓吧！」大夫也說「請上樓！」少年問老人「錢在樓上啦！」大夫代答道：「錢在樓上，請上樓吧！」大夫把少年領到樓上單間裏，說道：「李少爺，脫褲吧！不要害羞，沒什麼，這是年青人免不掉的。」少年愕然道：「脫褲幹什麼？不是拿錢嗎？」大夫道：「你不要心急，脫了褲再說，錢是

有，丟不了的。」少年愈聽愈不象話，伸手打了大夫一個大嘴巴子，大夫捂着臉退到牆脊角道：「你這人太不通人情！脫褲不脫褲不要緊，爲什麼伸手打人呢？太野戀了！」少年怒道：「你不是人；你胡說霸道！你不拿錢教我脫褲，安的是什麼心？」大夫摸摸嘴巴看看手，——其實嘴巴紅了，又痛又辣，嘴巴自己知道，手不負責達責任，可是這種心理的變態誰也免不了。——手並沒打紅，拿手磨擦着發辣的嘴巴，瞪着眼說道：「我們是慈善機關，以濟世活人爲懷，錢自然給你，一個也少不了！這還有什麼壞心眼？你不脫褲有什麼理由呢？」少年越聽越不象人說的話，便反問道：「你叫我脫褲有什麼理由呢？我是來取錢，不是相姑出條子，仁濟醫院也不是轉子房！」大夫覺着這話不對味，說道：「你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不明白，找你舅舅說去！」大夫說着湊到少年跟前，護着嘴巴，似防備第二下的光顧。少年紅漲了臉，瞪着眼問道：「誰舅舅？那裏來得舅舅？你要瘋吧？怎麼淨說夢話呢？」大夫更摸不着頭腦，把手放在頸頸子上，用懷疑的眼光注視着少年，問道：「領你來的那老頭子不是你舅舅嗎？」少年一聽似有一塊東西梗在喉嚨間，稜了半天沒說出話來，嚥了口吐沫往下壓了壓，才答道：「我們是德國人在東交民巷新開的化學儀器公司，那老頭自稱是太原製藥

社的經理，在我們那裏訂購了一萬二千銀子的化學儀器及西藥原料，它說跟仁濟醫院素常有來往，這裏存有它的現銀，它叫一個青年社員把貨用車拉着走了。叫我和它坐一輛轎車到這裏取款，它那是我的什麼新新舊舊，它既把款存在這裏，你們照付就是了，叫我脫褲是什麼意思？」大夫一聽滿砸。於是把實在情形詳細的告訴了少年，少年才知受了騙，立即報告公司，公司一面報案，一面通知使館，由使館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

這一案由官廳轉到密探處，探長立即帶員出發，到了仁濟醫院，查驗了一回，經當事的大夫說明經過，把大夫帶到密探處暫行看管，將僅有的物證——銀票——又照以前的經驗用放大鏡檢查，一張二十兩一張五兩的預繳檢驗診治費，毫無異狀，惟最後暫存的十兩——所謂病人零用的——又是假票，在背面照樣畫着與前相同的九個連環圈，但另外的一字却是九字，與以前所發現的數目字不相銜接，漏去了「六，七，八，」三個數目，而成爲「一，二，三，四，五，九，」這一來竟把探長墜入五里霧中，沒法推求了。這時探長偶爾想起一件事，立把章十音季子禾叫來問道：「你倆昨天都到的是什麼地方？發現什麼事情沒有？」章十音道：「跟探長回，探長不問我倆也正想報告，昨晚你急於研究銀票，沒得到報告的機會。我倆先到

西直門，又繞到東直門，毫無所遇。在西直門的時候，我倆正談着話走到老虎廟，冷不防被一個人在我背上拍了一下，並呼「二哥那去？」我一回頭並不認識，那人趕緊作了一揖，抱歉道：「對不住！對不住！認錯人了。」這原是平常事，我也沒理會，白了它一眼仍向前走。那人約有三十多歲，白淨面皮，大散披的辮子，擰着鍋圈，還留着齊眉穗；穿着青洋布大衫，布襪綠皮雙臉緞鞋，人物十分飄灑。到了東直門，在萬元夾道口外一個空場子上有幾個小孩比賽打線蛋，我們將走過，一個小孩的線蛋打出了手，落在季子禾的背上，似乎沾上一點土，一個十六七的孩子把打線蛋的小孩申斥了一頓，直向季子禾陪不是，拿出手帕來把季子禾背上的土擦掉，打了一個千，說道：「耽誤您的公事，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也沒介意，想不到各在我們背上畫了符號，它們的手就這麼快嗎？」探長很驕傲的指示道：「真笨！那不是用手畫的，是用一個一個的小白點集成，用手畫起碼得一刻鐘的工夫；那是把細石灰麵包在細高麗紙中，在高麗紙上用針扎成符號，把紙包向身上一拍，石灰麵隨着針孔漏出，浮沾在衣服上，跟畫的差不多。以後對這種事須留意，不要模模糊糊的完事！」

x

x

x

x

次日一個探目報告道：「提督的第五姨太太生了一位千金，今天洗三，探長知道不？」探長正顏厲色道：「這種事報告我幹什麼？又不是公事！我這人向來不好拍馬屁，小婆子生個毛丫頭還值得這樣經心？以後不是公事不要報告。」探目想獻殷勤，却找了沒味，暗道：「看你拍馬屁不拍馬屁。」

探長姓湯名任臣，原在天津當密探，一家暗娼爲支持門戶，靠上湯任臣，熱度甚高，後來暗娼被一縣知事給贖出身來，獻九給門提督作了第五姨太太，深得寵愛，湯任臣也就隨着升了兩級，調任京兆密探處探長，故探目有此報告，其實探長早已知道，爲表示正直，不得不作出虛偽的剛強態度來，暗地裏却在抄手胡同秘密雇了一輛馬車，買了許多禮物，私自到提督公館去致賀。馬車行一見是湯探長，問明去向，拉出一輛新馬車，挑了一匹優良美麗的駿馬，如飛一般的送到葡萄園提督公館，照例不要車費，還得等着拉回去。探長下車後，馬夫把探長坐的地方趕緊整理了一下，似在靠背上取下一個和靠背一樣顏色的小包，順手投在地溝裏，並沒一個人留意它這種行動。不多時探長出了提督公館，面色極慘淡，像有什麼可憂疑的事情在心，最奇的是把馬褂脫了下來，用手巾包着，提在手中，癩洋洋的下了磔磔

，馬夫笑嘻嘻的問道：「探長怎麼把馬褂脫下來，熱嗎？」探長撇着嘴搖搖頭，臨上車時，看了看靠背，問馬夫道：「我下車時有人跟我前後腳進公館嗎？」馬夫歪着頸略想了一想，答道：「這到沒留神，出入公館的人很多，或者也許有跟探長前後腳進去的。」探長沒言語，坐上車，作閉目思索之狀。

原來探長徑入內宅，向提督道過喜，轉身向別的客人周旋，正給了提督一個背身，提督突然驚呼道：「湯探長，你馬褂上是什麼？」探長轉過頭來望了望道：「沒什麼！」提督注視着探長的背後，很迅急的道：「沒什麼？你看！脫下馬褂來！慢一點。」這時與賀的客人都圍了上來，不知馬褂上出了什麼希奇事情，探長很小心的脫下馬褂，提督指着中縫道：「這是什麼？」探長看時，却又是九個小圈環成一個大圈，中間是一個八字。提督道：「這與你昨天的報告是出於一源的，毫無疑問。你調查的怎麼樣？還沒頭緒；研究的結果呢？還沒有的線索。那麼你一個人是辦不到了，我另聘一高手幫着你辦吧！外國人的事情我們是沒法敷衍的。這事必須辦出一個結果來，我們才能安心。——你怎麼來的？遇見什麼可疑的人沒有？好！什麼也沒遇見！真奇怪！又跑到探長頭上來了！再進一步，就該臨到我了。你趕

快回去，加緊偵察，不要疏忽。幫你的人不久我就派下來，由你們二人共同負責辦理。去吧！」

由本年初至四月，京兆發生竊騙案很多，破獲的却極其有限，因此在九門提督五姨太太推薦之下起用湯任臣爲密探長，湯接任之後，小案件雖已減少，驚人的大騙案却增加起來，裕民當假金條案發生後，九門提督立刻給天津名偵探家李錫賡拍去一個急電，叫它趕快來京，李錫賡在九門提督令媛洗三的第三天，乘夜車到京，準備在早朝前謁見提督，聽候委任，李錫賡到提督公館時，正好開門，遂投刺晉謁，提督把預備妥當的委任狀交付李錫賡，告以近日騙案發生的情形，令即刻到密探處就任。談罷公事，李錫賡忽問提督道：「大人門前的大映壁沒有損壞，爲什麼拆了呢？」提督愕然道：「並無此事，你聽誰說的？」李錫賡道：「卑職所親見。現在僅剩底座還沒拆完，正拆着呢。京兆土木工向來日出工作，卑職來時，晨星未落，即在工作之中，卑職覺着奇特可疑，故稟問大人一聲。」這時門房亦來稟報，說「有人把映壁拆了，問土作爲什麼給拆了，誰叫拆的？土作不知道，說土作頭吃飯去了，候它回來一問便知。」提督莫名其妙，留李錫賡暫緩就職，候土作頭回來問明白是怎末回事再說

約有一刻鐘工夫，土作頭已回，傳至客廳，問誰叫拆除，土作頭戰戰兢兢的跪稟道：「小人是一是包工。」問在誰手包的？答稱大戶金如山，其餘一概不知。在包工時，限令一夜拆完，因王爺怕人看見恥笑云云。

提督公館原爲理王爺產業，因家道衰落，生計無着，秘密售與提督；理王以賣產業有失身分，甘願減收房價一百兩，作爲守密條件，有人問時，卽云借用，並非購買者。提督爲維持理王的臉面與身分，就一口應允了。提督聽到土作頭「王爺怕人看見笑話」的說法，已知事有蹊蹺，着李錫庶把土作頭帶至密探處，傳金如山追問情由，所有小工均暫爲羈押，聽候發落。李錫庶到了密探處，會同湯任臣把金如山傳了來，據金如山的口供，其實情如下：

金如山是京兆的一個無名財主，曾買過一所大宅院，把舊建築拆了，用原材料翻蓋了一所新房，結果門前少一映壁，認爲美中不足，古舊建築物都用笨重的鉅大材料，磚瓦尤其重大，用新磚瓦配建映壁，輕小而不壯觀，不甚相當，價錢亦貴，所以金如山爲仿效古貴族式的建築，仍想購買古舊磚料，但許久沒遇到機會。昨天清晨在一個茶館與一個朋友談及，甚表遺憾；當時同座有位喝茶的人，很注意金如山的談話，候金山談鋒中止，向金如山獻議道：「

理王爺的舊府已借與九門提督，實際九門提督却秘密付與租價，理王爺生計極困難，不忍把全部府邸出售。昨天理王爺管事的少爺向我說，現在理王爺有一百五十兩銀子的急用，想把映壁拆賣，據管事少爺的推測，王爺賣映壁必有用意，或係給九門提督一個暗示，把府邸當與提督，否則即行全部拆賣。這個推測頗有道理。金爺如想買這個映壁，可隨我去找管事少爺，叫它問問王爺賣不賣，如果成功，可以立一合同，作為根據，以免後來糾紛。」金如山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就隨着介紹人找到管事少爺，管事少爺道：「王爺這就下早朝，向九門提督公館去賀喜，我們在映壁後等着它，在當地問他一下，如果答應了，我們立即訂一合同交款，咱們帶着弓尺去吧。」大家於是帶着弓尺在映壁後守候着。這一天正值提督第五姨太太生女洗三，來往的人很多，公館下人忙碌不堪，也沒人注意。不久王爺騎着馬前呼後擁的來到，管事少爺向頂馬打了個招呼住下，王爺見情形知係有人回事，也勒住馬，管事少爺向王爺請了大安，垂手立在馬頭右方，指着映壁向王爺用滿洲語問答了幾句話，王爺用華語指着映壁說道：「叫它們丈量吧！」管事少爺請安而退，王爺到提督公館下馬進去了。金如山遠遠聽見公館下人們高呼「王爺來啦！」「王爺來啦！」相接着向裏傳稟，於是令土作丈量映壁

計得三百七十七平方尺。當時京兆拆賣舊建築向以平方尺爲計價標準，故必須丈量。丈量時映壁前面放有車轎馬匹，僅在後面及側面工作，此種工作極其簡單，五分鐘即可完事，故仍未被人注意，大家同至金如山家，管事少爺道：「王爺說：拆賣產業是最傷心的事，叫外人看見也難以爲情；你們最好半夜人靜時動工，天明拆完，不要叫人看見，動工時大家肅靜一點，不要驚動近鄰，惹人問長問短，怪不好意思的。」不知金先生能不能夜間動工，今夜後半夜月亮正出，工作上沒甚麼不便。」介紹人道：「這沒關係，夜間動工不過多花幾個工錢。王爺既有這種顧忌，我們不能不給它留個臉面。不過金爺可以少出十兩銀子，作爲增加夜工的費用，不知你們兩方面認可不認可。」金如山是個守財奴，聽說少給十兩銀子，一計算，夜工至多加二兩，有八兩的便宜，立刻滿口應允。管事少爺還想爭執，介紹人道：「金爺已經答應了，你就賞我這個面吧！爲成全此事，我甘願犧牲了中傭錢，就這麼辦吧！」於是雙方各無異議，訂立了合同，金如山交了一百四十兩銀票，各自散去。金如山召集土作工人，付與加二工資，限半夜動工，天明拆完，嚴囑土作頭，工作時萬不可有大響聲，以免驚動鄰右。土作於是率領工人於半夜動工，提督公館下人忙了一天，疲乏已極，都睡得像死

狗一般，誰也沒聽見動靜，結果被李錫庶所見，才成了問題。

湯任臣與李錫庶審明案情，報知提督，提督親到理王處詢問有無拆賣映壁之事，理王詫異道：「那是你的產業了，我那有拆賣的資格，這太污辱人了！」提督道：「王爺不要誤會，我把情形告訴你，你就明白了。」提督把情形告訴了理王，理王笑道：「這真是怪事！昨天我向府上去賀喜，有個滿洲人攬住馬向我稟說，裕王爺想建築一所新府，認為這個映壁形式很好，因為名義上外人都知道這房子還是我的，所以要求我准許丈量一下，畫個圖，照樣建築，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我立刻就答應了，想不到却連夜拆了，真是笑話！你不妨問問裕王，有沒有這末回事。我現在走背運，什麼事都攤上，這些事我是不過問了。」提督辭出，到了裕王府，遞上名帖，候了兩個鐘頭才傳見，提督很恭敬的稟明了事情的經過，問裕王是否派員丈量映壁，裕王聽罷，氣得三焦火起，七竅烟生，拍着桌子瞪着眼道：「你這九門提督所司何事？不到半年，以國家中樞所在，竟發生了許多竊騙案，裕民當的一案，至現在還沒頭緒，德國人的買賣跟着受了騙，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惹出國際交涉，如何是好，倘演成鴉片戰的第二，你的腦袋就安不穩了！想不到又在你門前發生這種事情，這分明是拿我

們做官的作了對頭！你得趕緊回去辦案，辦不出頭緒來我是不客氣的。」說罷端起茶來，下人很迅速的打起簾子，高呼「送客！」九門提督於是狼狽辭出，回到衙門，拿着員司們煞了回氣，立傳密探處李錫廐與湯任臣，諭令限期破案，否則拿腦袋來見。復傳諭負責機關人員，令各自負責偵察，俾收分工合作之效，破案者重賞，敷衍者撤懲，這一下全城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

且說李錫廐是天津的著名偵探家，對偵探學有深刻的研究，一到差就遇上難辦的案子，正可藉此大顯身手，於是對於各案努力研究，晝夜不停的工作結果，獲得驚人發現。李錫廐與湯任臣同室辦事，以便互相磋磨，隨時商酌。兩人由提督衙門回到密探處，立把金如山提出審問，希望有所發現，李錫廐問道：「你無故偷拆映壁，有什麼憑據沒有，如有憑據，可以減輕你的罪名，否則你就算是主犯了。」這一來把金如山提醒，連連叩頭道：「求老爺恩典！小的執有一張合同，不知可以不可以算憑據。」李錫廐令探員仰着把合同取來，合同的原文是：

立合同鄭景仁（以下簡稱甲方）金如山（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訂立合同如左：

- 一 甲方代表王爺將府前映壁售與乙方；□□
- 二 映壁磚料，計三百七十七平方尺，共價一百四十兩；□□
- 三 拆除映壁工程由乙方負責；□□
- 四 限定本日半夜至天明拆除完竣。但遇不可抗力時不在此限；□□
- 五 如有第三者出頭攔阻時，由甲方負責；□□
- 六 在可能情形下，乙方不拆除時，即取消其拆除權力，甲方退與價款半數；□□
- 七 甲方中途反悔，得將原價款退還乙方，並補償乙方因此所受之損失；□□
- 八 本合同同樣書寫二分，雙方各執一分存證；□□
- 九 本合同於簽章之時生效。□□

立合同人 鄭景仁（押）（章）

金如山（押）（章）

中證人劉印五（押）（章）

合同條文，雖沒有歧異之點可供研索，但數目字的排列却大有問題，「一，二，三，四

五」之下，不接着「六，七，八，九，」而排成「九，八，六，」合之則成「一，二，三，四，五，九，八，六，」缺一個七字，而末後一條則沒標出數目字，這是怎末回事呢？真令人莫測。並且每一條文之末，都有兩個口，這又是什麼意思，李錫庶認為這兩個疑點或是全案的關鍵，遂把全幅精神貫注在這兩點上。它把合同擺在桌上，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並沒找出所以然來。它是個好吸紙烟的人，平常總是一支接着一支的吸，在研究案情時，吸得更勤，爲惜物計，常把未吸完的烟尾裝在新的紙煙上，這樣一支一支的接下去，全屋都爲烟氣所籠罩。在這種情形之下，空氣十分沉悶，最易引人入睡。李錫庶兩肘伏在桌上，脚着紙煙，合目遐想，睡魔乘機竄入，似將入夢，覺得有一輕微之物落在合同紙上，音響雖不甚大，却把李氏驚醒，睜眼一看，見所接的紙烟尾因不甚堅牢，掉在合同末條的字尾上，正壓住兩個口，李氏恐怕把合同燒毀，趕緊用手拂去，在此一拂之下，竟發生意外的奇事，把李氏震驚得不由自己的猛然站了起來，睜大了眼睛，注視着合同上的口口，原來第一個口經烟尾微燒之後，顯一個「？」來，連口則成爲「？」。不久它又恢復了鎮靜，坐下去，冥想了一回，又興奮起來。它把紙烟重新用火柴燃着，拿紙烟頭的微火在合同條文末尾每一個口的中間燒烤，結果發現

了更驚人的事態。——每一個口中都顯出一個字。按條文數目字的排列，其式如下：

- 一……………一正
- 二……………四四
- 三……………四心
- 四……………二四
- 五……………四困
- 九……………四宗
- 八……………四四
- 六……………四四
- ……………四四

李錫賡在合同紙上雖發現了這些奇跡，但用意何在，却仍莫名其妙。湯任臣正在研究其它的證件，——假銀票之類。李錫賡發現了這些奇跡之後，覺得事情已有端緒，立起來呼了一聲「任臣」兩目又注在合同上，湯任臣懶懶的抬起頭來，問「什麼事？有新大陸發現嗎？」李

錫賡道：「不但發現了新大陸，：你過來看一看這個奇跡吧！」湯任臣一聽奇跡二字，立刻振起精神，三兩步就跑到李錫賡的桌前，一看合同的每一個口中，都發現了一個字，確覺得奇怪，問道：「是你填上的嗎？你怎末知道裏頭都是這些字呢？」李錫賡道：「你細看看，是墨寫的不是？」湯任臣細看時，筆畫都是咖啡色，筆畫外還有烤焦的痕跡，更覺得奇怪，問道：「這是怎末回事？」李錫賡道：「這或許是用黑礬水寫的字，非經火烤顯不出來，如用白礬水寫，就得放在水中，才顯出白色字來。」湯任臣這時如讀天方夜談吾妻鏡，似置身於魔宮之中，再一看條文上的數目字，恍然大悟道：「這似與吾那裏的證件有關係，你不見這數目字的排列嗎？每一數目字似乎是代表一個案件。」說着把幾張銀票拿過來，指給李錫賡，那一張是第一案，那一張是第二案，……第五案以後，數目字又翻過來，成爲「九，八，六」，第七案却沒發現。湯任臣爲期限所迫，急於研究出端緒，未加思索，就把全案的要點洩露給李錫賡，後來又自悔孟浪，暗想道：「它的手段高，我把發現的要點告訴它，由它研究成功，我豈不白費了心？」繼又想到：「不合作案又破不了。管它三七二十一，留下一着，看看它的本領如何。」想到此，往下就不再說了，李錫賡也無暇再問，把合同上烤出的字，按

數目字的原次序鈔在一張白紙上，裁成九條，附在每一案的銀票上，以便綜合研究，結果四、五、八、六、和最末一條沒案可附，按卷計算，共合發生了五案，問湯任臣時，湯任臣故意作思索之狀，李錫庶道：「章十晉，季子禾兩人大衫上發現的四五兩字，可以把合同上四五兩條綜合起來研究吧？」湯任臣以爲李錫庶不知道這兩項，結果出於意料之外，暗道：「馬褂上的符號，不用問提督也告訴它了，索性說明吧，不然更叫人瞧不起，倘或它疑惑我隱藏案情，也用奸着對付我，案就不好辦了，反正我有後臺老板，大功決不能叫它獨居。一於是答道：「不錯不錯！你不問我却疏忘了，我馬褂上也發現了同樣的事，數目是個八字。」李錫庶點頭道：「這就對了！合同第八條標爲六字，或是表示本案，末一條沒標數目字，或是個七，不標數目的原因，案情或者還沒發現。」湯任臣道：「合同上排列的數目字，和每一案發生的次序及數目字的排列，完全相符，但五數以後的數目字何以把次序錯綜顛倒起來呢？」李錫庶道：「這或是故弄狡獪，使人莫名其妙，實則沒有什麼意義。」據我看，再發生一案，它們的行動就暫時結束了。」湯任臣疑問道：「這話怎講？」李錫庶道：「作案人的符號是九個圈套，或是表示一個九連環，表示的意義，還不易推斷。合同文共九條，列有八個數

目字，是表示末一案還沒着手。——這就是說：九連環的每一個圈，代表作一案，現在只作了八案，不是還剩一案麼？——□□中的暗字是什麼意思呢？」李錫賡搖着頭噙着嘴，繼續說道：「這個頗費研究！」說着把目光注視到烤出來的字，看到第三條，它與奮的低着頭，目不轉睛的站起來，拍着桌子道：「直心爲德。」接着又道：「不錯——是——對了——每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一止爲正，一女爲安，直心爲德，一四……」至此停住不說了，旋又道：「一四是什麼呢？——不問它，——日本爲杲，山宗爲崇，亾爲宣。自十爲阜，……」說至此又坐下去，把各案的細微之處，都加以深刻的研究。看到各案的發生地點，它該抄的抄下來，該補的補抄上，接着次序念道：「瑞妖祥，鮮魚口。裕民當，成賢街口。德成油漆店，三不老胡同東口。章十音，老虎廟。季子禾，萬元夾道。仁濟醫院，巾帽胡同。飛輪馬車行，抄手胡同。提督公館，葡萄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對——一，二，三，四，五，九，八，六。」湯任臣認李錫賡在那裏說夢話，問道：「你寫這些有什麼用？」李錫賡道：「有什麼用？或者也許沒用——這些小地名，都是肇事的具體地名，調查書上寫得就是這種地名，報案的文件也這樣寫着，沒卷可查的，我已問過並調查過處內處外的人，我們

不妨把地圖拿出來，對照一下，研究研究。」說着在架子上取出京兆市區詳圖，在各案的發生地名上，各畫一個紅圈，又自念道：「鮮魚口，前門大街，不，正陽門。成賢街，安定門。三不老胡同，德勝門。老虎廟，西直門。萬元夾道，東直門。巾帽胡同，崇文門。抄手胡同，宣武門。葡萄園，阜城門。」於是恍然大悟道：「任臣！來！你看吧！你猜合同上的暗字是什麼？這是組字格的謎語。一止是正，——正陽門。六女是安，——安定門。直心是德，——德勝門。一四是西，——西直門。日本是東不是呆，——東直門。山宗是崇，——崇文門。六直是宣，——宣武門。自十是阜，——阜城門。京兆九城，作了八案，計缺一門，用疑問號代表，不用問，就是朝陽門了。每一城作一案，湊成九數。……任臣，趕緊派人到飛輪馬車行，把全行的人都逮捕了，天明我們兩人親自到朝陽門去密訪。」

× × × ×

湯探長將躺在床上，派出的人已經返回，報告稱：飛輪馬車行已於昨天下午不知何事摘了招牌，車馬人夫，都不知去向。次日天明，湯任臣與李錫廣盟漱畢，立即相偕出發。湯任臣化裝爲下流人物的模樣，李錫廣化裝爲商人，一個人在左便道，一個人在右便道，由雙溝沿密

探處經大清門，入東交民巷至御河沿東行，穿過羊肉胡同，沿東城根直達朝陽門，兩人已覺着有點餓了，遂商定各在一個飯館吃飯，以便分別訪查。湯任臣在朝陽門左近找了一個飯館，李錫庶則在北小街路東找了一個小飯館，約定在斜街口集合。李錫庶將坐定，忽來了一個飯館夥計模樣的人，問飯館有沒有一位天津人李錫庶先生在這裏吃飯，朝陽門大街東頭路南東合居飯館有位湯任臣先生請它趕緊到東合居，有要事待商，湯先生已要了兩人的飯菜，請李先生就便一塊吃。李錫庶疑湯任臣已發現可疑的人物或事情，隨即與來人出了飯館，來人手裏拿着催客單子，說還到別處催客去，請李自赴東合居，李遂自行前往，到東合居一問，說「湯先生已回處去了。」問「什麼處？」飯館說「不知道。湯先生要的飯菜將端上來，就來了一個飯館夥計，說有李先生在北小街玉香居和一個飯座衝突起來，飯座被李先生用繩綁上，由南小街向密探處去了，李先生大概是密探處的人，叫我們給湯先生送個信，叫它不要吃飯，趕緊回密探處好了。」李錫庶一聽滿砸。暗想道：「一出門就被敵人捉弄了個不亦樂乎，連飯都不叫吃，這敵人真扎手，不如回去另想辦法。」於是回到密探處，湯任臣一見面就問道：「你和誰衝突起來啦？爲什麼？你綁來的人呢？」李錫庶垂頭喪氣的道：「不用問啦！我們

倆都被敵人騙啦！」湯任臣聽李錫麀說明被騙的經過情形，頓足大罵，氣得臉青眼大脖子粗，躺在床舖上發開了麵了。李錫麀道：「這不是生氣的事情，我們有本事跟它們拚好了。生氣中什麼用？吃飯吧！」說完坐下，見桌上放着封信，信封寫着「雙溝沿密探處投，李錫麀先生。」發信地址是「本京朝陽門八大人胡同七號。」急問號房「誰送來的信？」答稱「郵差。」李錫麀察看郵戳的形式，與郵局無異，下部英文則係九個長形圓圈組成，由此證明此信非郵局寄遞，遂即剪開信口，八行上部橫印着「插天飛神秘大學」七字，至此李錫麀才知道這些案都是插天飛所作，但末尾的署名則為鄭景仁，這一來又把李錫麀墜入五里霧中了。該信的原文如下：

錫麀先生左右：

久慕英風，無由識荆，殊引以為恨！先生下車伊始，為盡東道之誼，擬在玉香居草設洗塵之讌，而先生竟不辭而別，枵腹從公，何其勤歟？先生對於末技之推斷，輒中肯綮，領服之至！從此多一知己，亟願結為對手，一較短長，何幸如之。今茲踏暹小拙，未獲面決機智，先生即退回本陣，豈以孺子為不足教乎？倘承不棄愚頑，辱賜教益，當在玉

香居恭候。得親鴻儀，則勝榮膺華袞矣。

後學鄭景仁冒昧拜言

李錫庶讀罷，知係有意挑戰，但決不能示弱於敵，當向湯任臣商議應付辦法，決定仍由二人化裝同往玉香居，另派探員二人遙隨，相機共同應付。李錫庶問：「信皮上發信地址爲八大胡同七號，須調查八大人胡同七號係何人產業，原爲何人所住，以決定地址是否捏造。」湯任臣道：「此無須調查，八大人七號係洵貝子舊府，其爲捏造無疑。」於是置之不問，二人帶探員秘密至北小街玉香居，令探員二人在玉香居左右守候，一聞暗號，即闖入玉香居。時已下午五點，李湯二人在玉香居裏邊屋角上單佔了一張桌子，要了點酒菜，慢飲慢談着，許久不見可疑之人，亦無異狀事態發現，直至下午七點才見由樓上走下一位闊公子來，身穿兩截紡綢大褂，青色實地紗三塊瓦坎肩，鑲着墨灰軟緞寬邊，紮着涼帶，涼帶上掛着扇囊子，小刀子，象牙包金筷子，足登抓地虎青緞靴，綠皮夾牙，頭戴犀牛尾紅纓涼帽，水晶頂子，鑲着一大塊碧綠的翠帽花，年約十五六歲，白淨面皮，高鼻梁，大眼睛，神采俊逸，舉止端莊，頗像一位高等貴族，所奇異的是用銀練子牽着一隻小巴狗，狗項上掛着金鈴鐺，還穿着露頭尾

的綉花錦襖。此外可疑的是公子手中拿着一支赤金九連環，倘若無人的邁着四方步，把九連環套成種種神妙的花樣，套上解開，解開又套上，循環不已，出了玉香居大搖大擺的在街心向南走去。公子出門後，向左右望了望，即有許多下役打扮的人，很恭謹的散開了，遠佈在前後左右，似乎暗加保護的樣子。李錫賡見情形不敢動問或下手，只得向湯任臣嗷嗷，叫它上左便道監視着前進，自己在右便道監視着，兩個探員分別隨在身後。公子由北小街穿入南小街，經老君堂走入八大人胡同，到了東口七號——一個闊大的走馬門樓出現目前。說也奇怪，偌大的貝子府，大門竟關閉着，公子用手在門框上一摸，門却開了一道縫，一個老人探探頭，急請安道：「爺回來了。」公子道：「這狗真討厭，到處都跟着我，非制你下子不可！」老人閃開，公子從門縫扁着身子掩入，保護的人也一個個扁着身子掩入，然後關上了大門。再說李湯二人，各在邊道上監視着前進，李錫賡一眼看見巴狗穿的綉花襖左下部綉着一個黑色「探」字，不知用意何在。湯任臣則在同地方的右下部見綉一黑色「密」字，也不明用意所在。公子進了門，門已關閉，兩人公開接談，才湊成「密探」兩字，有侮辱的暗示，才確定是與敵人相見了。及詢問鄰近，始知洵貝子在五日前已將此府租出，但不知租與何人，由此更證明是敵人

的巢穴了。湯任臣道：「我們人少勢孤，不能下手，現在八點半（下午），我回處調人去，最遲十一點可以返回。你們三人把住門，不要叫它出了水。」說罷立即叫了一輛快轎車飛奔回去。

十點二十分湯任臣率密探處全部探員二十五名返回八大人胡同，問李錫庶道：「匪人出水沒有？」答道：「沒出水，自你走後一點動靜也沒有。——你只帶了這幾個人來？」湯任臣道：「夠用了！我們費了許多心血，不能邀其它的機關幫忙，做熟了飯給別人吃，那是傻子幹的事。」李不語。二人把二十七名探員分佈在八大人胡同東部小半段的四周，七號院後及前門，佈置了大半數，前門比較多，連李湯共十二人。李錫庶令一探員在茶舖提了一壺開水來，澆在門軸下及門縫上，以免開門發生響聲。門左四個人，門右四個人，都面向外靠牆立着，李湯閃在遠處，派精武術之探員二人擔任環門工作，但試推了推門，僅虛關着，並沒有上鍵加鎖，再試推，竟毫不費力的閃開二寸多寬的縫，從門縫向裏窺，見對着大門有三間正廳，廳簷下懸一橫匾，書「插天飛神祕大學」七字，正廳的玻璃隔扇門大開着，靠牆的一張桌子上點着洋油玻璃罩燈，桌前放一椅子，所謂公子模樣的少年坐在椅子上，面向裏，紋絲不動，是在睡覺或看書，則不得而知，東西跨間都是廣大的玻璃窗，窗臺上各放一只洋油燈，靠後

房山各有一大炕，各有三四人擁被酣睡。李錫賡湯任臣見門隙有光透出，躡足進窺，所見亦同，且極真切，慮將門大開驚動匪人，乃議定募有胆多力之探員二人闖入，挾公子模樣之人出，餘人醒後追出時，由左右埋伏之探員逮捕之。精武衛之二探員慨然應募，以圖邀功，此二人勇而無謀，但這種局勢，亦無需乎智謀，手脚敏速也就足夠用了。李湯於是遠遠的閃開，兩個探員鼓足了勇氣，猛然把門推開，施展出縱竄的工夫，颯的一聲闖了進去，不到一秒鐘的工夫，就發出鏗鏘的鉅響，響聲跟鉅石撞牆差不多，跟着就是唉呀唉呀的慘呼聲，最後又咕咚咕咚的響聲，跟倒了一面牆差不多，埋伏的人都嚇得閃出老遠去，個個膽戰心寒，不敢前去接應，停一會並無動靜，才有膽子大的慢慢的溜到門傍，探頭探腦的向裏看，這一看又嚇呆了一個，原來正廳中的局勢，並沒有一點變化，坐着的人照常坐在椅子上，睡覺的人依然在炕上睡着覺，只多了兩個死人在正廳門前躺着，正廳中的人滿不理會這當子事，把這人嚇的縮回脖子去，舌頭也短了，腿也麻了，搖搖晃晃的篩起糠來。身子直往下堆，堆着堆着團成了一個蛋，變成一個瞪着大眼半死不活的活死人。

湯任臣見去的那人沒有消息，伏下身去，把頭帖在地上順着牆根瞧看，見那人堆在門前

不動了，於是又派一個胆大的人去探，這人溜着牆根，用脚尖占地，一步一步的躡到門旁，低聲問道：「怎末啦？」那人出了一頭白沫汗，瞪着眼，裂着嘴，想用手向院裏指一指，手却不聽命令，連胳膊都抬不起，想說話，止是哆哆嗦嗦的「你……你……你……」說不出第二個字來，這人扳着它的膀子搖了幾搖，才恢復了一丁點原狀，說道：「你……你……向裏……裏邊……看……看看。」這人將一伸頭，忽聽裏邊「咳咳」一聲，似吐出一口長氣，嚇得又縮了回來，嚇得一顆心險些隔着肉皮跳出來，趕緊用手按住心口窩喘大氣，沉了沉，把褲腰帶繫得緊緊的，壯起膽子來，把脖子拔了有半尺長，托着一個腦袋兩隻眼探出門框，不看還好，這一看嚇得嗷了一聲，拔腿就跑，忘記傍邊堆着一個人，第一脚就踏在那人的襠裏，又是嗷的一聲，踏了個臨時咽氣，一暫且嗚呼哀哉。那人又加了一層恐怖，腿沒拔出，一拌拌了個嘴搶地，摔出一丈多遠，唉呀一聲，滿口鮮血咕都咕都的流了個漂杵盪漿。

李錫賡與湯任臣見這種奇形怪狀的事情連續發生，比進了恐怖谷陷空島還厲害，簡直沒法可辦，只得下令將全部人員散開，作一個包圍的形勢，以待天明。

且說首先闖進去的兩個人，蘇醒之後，一摸腦袋都撞破了，睜眼看看，四周都被黑暗包

圍，只大門口透出一點暗亮。不知頭怎末破的，怎末會來到這個黑暗世界，勉強掙扎起來仔細回憶了一番，才想起以前的事情，但沒想起是兩人闖進，也料不到兩人同時受了重傷，甲一摸摸着乙，乙一摸摸着甲，又各自嚇了一大跳，彼此一出聲，才辨清是同夥，遂各自撕下一塊底襟，解下腿帶，相助着把頭傷包裹嚴了，一拐一拐的奔着大門的光亮處走出，這時門外嚇倒的兩個人也都恢復了原狀，將站起來，見門內搖搖晃晃的走出兩個人，又嚇得打起戰來，及聽兩個人說話，才知是自己人。

李錫賡見前兩個人四肢俱全，已出險地，渾身都是鮮血，問何以受了這樣重傷，一人答道：「我倆都有縱竄的工夫，看那正廳的距離，連着兩三竄就可毫無聲息的竄到屋中，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把那公子模樣的人捉出來，它們想起來追趕是來不及的。向前縱竄須施展出全身的力量，人的力量是攔阻不住的，可是我們止竄了一竄的三分之二的距離，正到進力最猛的程度，覺得有種堅硬光滑的東西阻住去路。向前竄行須微微的低下頭，把眼珠吊起來看準目的物，上身向前，下身在後，脊背成一坡形。快的時候可以把身子平起來漂在空中，所以那堅硬光滑的東西正與頭頂相撞，立刻撞的暈了過去，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如果是活動

的，或軟的東西，我相信當不住這種竄行的力量。我們蘇醒之後，見四周都像黑漆一般，所謂客廳，人物，燈光，完全不見了。用手摸摸，三面都是牆，空無一物，靜無聲息，只由大門透進一點暗光，此外一無所見。」

李錫賡聽罷懷疑道：「院後分明有三間正廳，怎末一會的工夫就化爲烏有了呢？三面都是牆那些人怎末出的水呢？」它搖着頭直說：「奇怪！奇怪！」又問道：「牆上有什麼機關吧？」探員答道：「牆都是堅滑的，那有什麼機關。」李錫賡想帶着人去查看一下，湯任臣道：「索興等一等，天亮了看個明白吧！它們是詭計多端，不要再上了它們的當。」李錫賡只得點頭稱善。

日將東升，李錫賡與湯任臣帶着探員到了八大人胡同七號的大門，向裏看時，三間正廳赫然在目，椅子上的人仍照原樣背身坐着，東西跨間炕上的人照常擁被酣睡，三盞洋油燈依然點着，微微射出暗淡的光，把大家又嚇得倒退出門外，個個口裏吸着涼氣，頭髮都豎了起來，覺得由脊背上起了一股涼風，直衝入後腦海。有點不寒而慄的神情。但正廳裏的人，照常不動，照常不理會這些活死人。湯任臣又恨又怕，掏出一支六輪手槍來，照準椅子上的人

發了兩彈。湯任臣自認槍法百發百中，以爲坐着的人應該應聲倒地，結果適得其反，局面依然不動。李錫賡道：「奇怪！許是假的吧？我們不妨整個的擁進去，有這些人各執刀槍，是真的也不怕它！」大家聞令全鼓足了勇氣，整個的搶了進去；這下子可糟了，忽聽得咕咚！譁啦！牆也倒了，屋也塌了，跟着又是呼救聲，呼疼聲，兵器互擊聲與拋棄聲，人仰馬翻，鬧成一團。

這是怎末回事呢？聽我道來；所謂三間正廳，人物等等，完全是偽裝的。用厚木板聯成一面牆，拿木料鐵釘把門樓後身堵上，距門樓上蓋留有二尺高的空間，用木板架成半截平頂，在半截平頂下部相距二尺的空間，又用木板架成一面坡形的頂子，兩個頂子成爲相疊的交錯的形式，——這就是說上一個平頂有兩個出入口，一個通天井，一個通到門樓上蓋的中間。坡形的頂子是外高裏低，外與門樓上樞的牆相接，向裏探出全門樓面積十分之六強，有一出入口。如在坡形頂的嘴上架一梯子，人便可以隨便上下，由坡形頂爬上平形頂，由平形頂外口架一梯子上下，與後院相通。總而言之是一間具體而微的兩層折板樓房，——由梯子上下，暗通後院。

偽裝的三間正廳是怎末完成的呢？說出來極其稀鬆。在木板牆上泥了一層石灰，用大幅的油畫布，經著名油畫家之手照着預構的草圖畫成，貼在木板石灰牆上，如在白天，立於五尺外看不出是畫的來，夜間燈下相距二尺就有逼真的妙趣，這幅畫整整占了一面牆。據下角的題款，是德國一個著名油畫家的手筆，——當時正來中國旅行——代價二百五十兩銀子。（相傳這幅畫後來被大內收去，不知故宮博物館現在還保存着沒有。）油畫的上部，用天藍色的大幅呢子接着，把呢子綁在上一層平頂木板上，成一坡形，照着這一方面的天體位置，用白粉點上應有的星宿，白點的邊沿拿杏黃顏色渲染了一下，上了一層起光的油，代表天井中的天。

夜間門樓中的漆黑，沒有光亮，怎末表現偽裝呢？這就該提到下一層坡形木板頂二種用途了，在下層坡形木板房頂上部的裏面，——就是靠大門的上部牆上，裝了一個乾電池，一個演電影用的大鏡頭，一只一百足光的電燈，用電線接上，在上門坎外部安了個電紐，把大門關上，電紐被大門上端擠入門坎之內，電流就被截住，發不出光來，大門一開，電紐露出門坎，等於開了電門，電光立即射滿了油畫，坡形木板頂則負着節制光線向下部外洩的責任，

沒這個木板頂篷，上部必現出一道錐形光線，由門坎上部直達油畫的畫面，那就把偽裝的秘密洩露了。

第一次兩個人用頭撞到木板石灰牆沒撞倒，第二次爲什麼撞倒了，並且連上層平頂木板也塌下來，這是什麼原因呢？第一次兩個人的力量，已微有動搖，第二次許多人的力量，當然就容易倒塌了。

以前鏡頭發出適可的光線，兩個探員蘇醒以後光線爲什麼中斷了呢？因爲電池的供給量有一定的限度，這種限度是有計劃的，是適可而止的，用不着人工管理，到了時機，能自動發電，電池的供給量消耗完畢，電光就自動停止，鄭景仁把陣勢佈好後，早和同夥出水，回到真的插天飛神秘大學去了。

再說密探處一般人，第二次全員搶入大門，由偽裝的事物代表鄭景仁出擊，把全密探員打了個焦頭爛額，結果又有兩個受重傷的，五個受輕傷的，李湯二人督隊在後，總算幸免了。大家分別爬了起來，把受傷的送進附近官醫局，開始在七號洵貝子府搜索；但一無所得，人已從後垣牆出水，連梯子都搬走了，僅在門樓下層坡形木板頂上搜出電池鏡頭之類，另有

遺書一封，上寫道：

錫賡先生：

下走韶年愚昧，不揣資質，迭瀆神威，良用歉疚！然深慮拊髀生悲，故敢乘時弄斧。度大德包容至廣，兼納萬流，不以頑皮見罪，則幸甚矣！更有請者：景仁雖智有不足，而性喜妄動，倘承俞允賜教，當仍敬接光輝。暫別留言，不勝依依。

九連環鄭景仁拜啓

李錫賡讀罷留書，見書中盡是譏諷挑戰的詞氣，深自慚愧，不繼續鬥爭，則恥於示弱，準備決戰，又恐智力難敵，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應付是好。這幾幕是景仁初出茅廬的小試鋒鉞；將來還有更進步更偉大的組織計畫問世，恐怕李錫賡更沒有應付的資格，只得讓高手出馬，或可勢均力敵。

插天飛神秘大學(下)

李錫賡與探長湯任臣在八大人胡同偽裝的插天飛神秘大學中遭遇重創；手下探員在疑神疑鬼的場合之下受了焦頭爛額的打擊，緊跟着又搜出鄭景仁挑戰式的留書，自知自己所料到的事情，都是敵人有意給予推測的機會和罅隙，令自己走入敵人的圈套，聽其愚弄到底，在結束這一場面之後，才恍然大悟；但已失去了補救的機會。經過審慎的考慮，自知力不能敵，只得要求九門提督另請高明，否則僅憑自己的能力是絕對不能應付的。按說這一幕的事實，憑湯任臣的經驗，很可鋪張揚厲的虛報一下，以圖掩飾遮蓋；但這一案的前因後果，及所有經過，早被插天飛的同黨——知新報的外交記者——應一哭作成一篇有系統的記事，登在知新報上，說得毫髮無遺，儼如親歷其境，想粉飾也辦不到了。

知新報的記者爲什麼叫應一哭呢？因爲當時中國的政治極其腐敗，內憂外患，接踵而來，革命種子已散播在知識階級的園地中；這些受了革命影響的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政治都抱着悲觀的態度；滿腹牢騷，無處發洩，便把個人的思想或態度表現在名子上，如大悲，大哭

，化南，震北，……之類，應一哭就是受了這種潮流的洗禮而起的名子，應一哭的新聞記事發表之後，社會上對於插天飛一派的騙子多少都表示一點同情，因為它代表一般人懲治了許多貪官污吏，和剝削下層階級的富商大賈；把攻擊的目標却集中在當局的身上，當局對插天飛一黨的仇視，由此更加深刻，設盡方法想削平了這班社會上的擾亂分子。結果又在上海聘了個著名的私人偵探家，幫着李錫賡湯任臣加緊工作。

這位上海的私人偵探家姓白名貢同，在上海有十足的風頭，因為人們闕傳它辦案精細，料事如神，而稱之為東方的福爾摩斯，如果叫它和插天飛鬥起來，或可說是旗鼓相當了。

東方福爾摩斯報到之後，為辦事便利，下榻於東交民巷中的天葵飯店內。它首先調查各案的詳情，然後加以研究；研究了約有一個禮拜的工夫，一切都瞭然了。它認為李錫賡還夠幫它辦案的資格，就約李錫賡為助手，必要時再臨時請湯任臣幫忙，因為湯任臣身居探長之職，應該坐鎮，不便勞動它的大駕，這種措置，可以說是圓滑之至。

東方福爾摩斯把李錫賡約到天葵飯店，面授機宜；下手辦案。東方福爾摩斯的長像很為別緻：它的頭頗像一顆拉了秧的老倭瓜，腦門很長，大下巴，厚嘴唇，嘴巴下垂，稀疏的眉

毛，搭拉着眼皮，小耳朵，又高又長又大的鼻子，臉似紅不紅，似黃不黃，還攙雜着有暗青的色澤，總而言之，是個兩頭翹而又富有局部曲線美的大長臉。憑長像已夠稱福爾摩斯的條件了；再加上高身量，長胳膊長腿，大手大腳，配上西裝革履，簡直毫無問題，——確乎是東方的福爾摩斯，不過僅多了一條辮子。福爾摩斯的行動，它也學了個差不多，煙斗是必備之物，還用開麼？它掏出煙斗，裝上煙絲，仰在沙發上，兩條腿疊起來，把腳搭在獨腳桌的桌沿上，劃了一根火柴，事實上手的功用雖足能點着了煙斗，但它却把下巴向前伸着，惟恐不足，還掀起嘴湊到火柴上；費了這大事，點烟的工作才算完畢。它深吸了一口，合上眼，顫動起腳來，似乎點着板眼，向李錫廣開始談判。它很寫意的噴出一口烟，在鼻孔中拚出「李——生——」三個字，然後接着說：「你們這一案辦的不算沒成績，不過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握住這個重要關鍵，可以一網打盡，毫不費力。話又說回來啦，握不住重要關鍵案就辦不成，辦不成案雖有成績也就等於零啦！」它說話很遲慢，好像自言自語，不是說給傍人聽，所以除了搖頭提腦沒有什麼表情。李錫廣認為它是驕慢，十分氣憤不平，但因為它是有名的偵探家，既談到重要關鍵，一定有把握，如此一想，只得忍住氣，反而很和藹的問它「

關鍵何在？」東方福爾摩斯於是撩起眼皮來，在眼中射出兩道極銳利的光錠，胳膊肘支住了沙發的扶手，略欠了一欠身，答道：「你問關鍵何在嗎？哦！你當然要有此一問，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的，因為這個關鍵還得你去尋覓啦！你還記得假造新聞那一案嗎？當然！這一案你比我知道的真切，可是假造新聞的人不是曹雲清而是插天飛！」李錫賡很驚疑的問道：「曹雲清不是承認了麼？這一案怎末也和插天飛有關係？它真是一個令人難測的人物！」東方福爾摩斯道：「你近在咫尺，竟不知道這一案的主要原因嗎？曹雲清為寶石頂一案向邵大人敲過竹槓，邵大人懷恨在心，假造新聞一案發生後，它並沒審問，就把曹雲清判了徒刑，以雪前恥，其實假新聞是插天飛所造，蒙混了曹雲清。因為曹雲清要把插天飛的整個秘密披露出來，已經排好了版，被插天飛的黨羽在門限上攔了一條繩，絆倒了排字的學徒，原版散了一地，另排就耽誤出版的時間，只得準備第二日再披露。插天飛為保守它的秘密，才造出這種嚴重的新聞，送了曹雲清的忤逆，沒這一着插天飛早就失敗了。你們沒握住這個關鍵，所以反受了插天飛的愚弄！」至此李錫賡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東方福爾摩斯的偵探技術，遂即問道：「你怎末知道這樣清楚呢？」東方福爾摩斯道：「最先我只有此推測，根據這個

推測加以實地調查，才把實情弄清楚；不過詳細的情形都裝在曹雲清肚子裏，非和曹雲清面談是不容易明瞭的，我想煩你到刑部監走一趟，這就是需要你尋覓關鍵的那話了，事不宜遲，請你就此出馬！」

×

×

×

×

李錫賡由刑部監返回，向東方福爾摩斯報告道：「這果然是個主要關鍵，不出你所料，你真不愧是東方的福爾摩斯——這是我衷心佩服你，用不着客氣，我甘願作你的下手。」它說什麼嗎？我告訴你，它也是個很好的偵探家，它比我知道得多。它說插天飛住在大魏染胡同十八號，另外有個秘密所在，很難探明。插天飛每夜都在家中，我們包圍了插天飛的住宅，也許能捉住幾個主要人物，或搜出證據來，另一秘密所在就不難破獲了。」東方福爾摩斯道：「那末我們今晚就動手，你通知湯探長一聲，叫它多帶幾個人，幫着我們完成這一大功。」這時壁鐘才敲過兩點，李錫賡趕卽回到秘探處把調查的經過報告了湯任臣，先派了幾名密探在大魏染胡同十八號左近觀察動靜。下午八點東方福爾摩斯帶着手槍到密探處集合，立卽出發，把幾十名密探佈置在大魏染胡同十八號周圍，院前院後，房上房下，凡可以出入的

地方，都有人把守。東方福爾摩斯等三個首領也利用軟梯上了房，先觀察了一下，見正房五間，東部是一明兩暗，西部一明一暗，東西配房各三間，南面是一個小花園，時正當夏末秋初，盆藝園藝在月光下照得青葱可愛，各屋都沒有燈光，只正房東部的西裏間點着一盞洋油燈，窗上有一個人影，似在看書，李錫賡向東方福爾摩斯附耳說道：「據曹雲清說：插天飛並無妻子，只雇有一個老媽，一個廚子兼打雜，看情形下人已經入睡，看書的人或就是插天飛。靠花園的東夾道廁所傍有一顆槐樹，我們不妨緣着樹下去，包圍了正房，然後叫它自行出屋被捕，你看怎末樣？」東方福爾摩斯低聲答道：「這樣不甚妥當，插天飛武功很好，又能高來高去，一聲張怕連影子也摸不着了，我的槍法敢說是百發百中，我們下去幾個人——人多怕驚跑了它——我用手槍照着窗上的影子射一下，子彈中在肩窩上，叫它受點輕傷，失去逃逸的能力，然後一擁而入，等於捉着活的，不很妥當嗎？」於是取得湯任臣的同意，三人各帶探員一名，緣着槐樹下了房，湯任臣隱在樹後，東方福爾摩斯用肩膀抗住了樹身子，舉起槍來，砰的一聲，見窗上人影慢慢的倒下去，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音，嚇得大家都毛骨悚然，東方福爾摩斯道：「人倒了！上吧！」於是首先奔到屋門，一推門，正好虛掩着，遂一鼓

作氣闖了進去，其餘諸人也隨着闖入，進到裏屋一看，除去一張桌子一盞燈，別無他物，更無所謂活人死人，把大家都嚇呆了，好半天才開始搜查，既沒假牆，又沒地洞，人是怎末走的呢？並且明明看着倒下了一個人，又那裏去了呢？及詳加視察，才在窗臺下發現了一個人形的橡皮囊，摺起來大不盈握，吹滿了氣却和人同樣大小，湯任臣李錫庶都沒聽說過世上有這種神妙的東西，經東方福爾摩斯說明製造的原料和原理，才明白了。湯任臣把房上人都叫下來，在各屋搜查，任什麼也沒發現。東方福爾摩斯把正房僅存的一張桌推了一下，並沒推動，因此起了疑心，經過詳細查看，扳着桌角轉了下，竟轉動了，原來桌子下部脚踏着的記字格之下，藏有一個轉盤，轉盤上有螺絲口，記字格下有螺絲釘嵌入，桌子腿底下含有銅球，可以旋轉，非經旋轉移不動桌子，東方福爾摩斯把桌子轉下來，放在一旁，又研究轉盤，見轉盤邊上有個突出的鐵紐，用脚一踏，崩的一聲，自動的掀開了，露出一個包袱，把包袱取出打開了，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支德國造的新式手槍，手槍下壓着許多文件，另有銀票二十張，每張一百兩，共二千兩，圍着的人一見銀票，都瞪大了眼睛，恨不得立時搶到手中，東方福爾摩斯宣布道：「這些銀票將來賞給有功於本案的人，——無論何人都有分賞的資格。」

任臣道：「好啦！交吾保管吧！」說着便伸手取過，掖入兜中，東方福爾摩斯看了它一眼，說道：「探長有功應當有一個大分，——我是不要的。」說罷取出文件來，翻看了幾種，忽的跳了起來，大聲呼道：「新大陸發現了！探長！李先生！我們原班出發吧！這里沒什麼了！」

「湯任臣問：「怎末回事？」李錫庶等也都表示驚疑，聽候答復，東方福爾摩斯道：「文件中有一頁是插天飛神秘大學的組織簡則，第一條說：「本校定名為插天飛神秘大學」，第二條說：「本校校址設於朝陽門內，新鮮胡同第十號」第三條說：「本校以深造驅術人材，專騙貪汙土劣，周濟貧苦人民，造成我們的天下為宗旨。」其餘的不必談了，我們立即出發朝陽門，走不了它們！」所有人員一聽這話，都希望立功請賞，連湯任臣也毫不遲疑，率領着人衆，像一窩蜂一般，擁出了魏染胡同，直奔東城。

×

×

×

×

乘東方福爾摩斯一般人沒到新鮮胡同插天飛神秘大學之前，不妨先叙一叙新鮮胡同一帶的形勢和插天飛神秘大學的建築組織。新鮮胡同北面是八大人胡同，再北就是朝陽門大街；新鮮胡同東首是林駙馬胡同，再東就是城牆；插天飛神秘大學坐落新鮮胡同東首，大門北向

，後邊是苦水井，苦水井西南部是斗母宮。插天飛神秘大學校址是個長方式的建築，分成四個院落，進了大門，便有一極偉壯的映壁，轉過映壁是第一道院，東面排列着一明兩暗的房子四所，第一所傳達處，正對着映壁。向南隔一夾道，就是事務課，教務課，訓育課各占一所。訓育課西，隔一夾道是衝着大門的一座大客廳，客廳西面是一個跨間。院西橫着一道高牆，牆中間偏南又有一個門樓，門內爲一大操場，操場北面是一座六樓六底的樓房，東四樓正中一門，掛着校長室的木牌，西二樓是圖書館。操場南面是化學館，占平房四大間，東部兩個大套間是電氣實驗室。操場西面又是一道高牆，無門可通，出了化學館的東便門直通物理實驗館，出了物理實驗館向北的正門是一條東西狹長的院子，東牆與操場相隔，北部是一道高牆。物理實驗館西邊是教室，明着是六大間，暗着却爲十二間。出了圖書館的西便門，又通入一所教室，也是十二間，門外又是一個長狹院子，東牆與操場相隔，南邊一道高牆與物理實驗館相隔，西邊是教室十四大間。客廳及化學館物理館的背後暗列着十四間兩層的高樓，共二十八間，樓的後身就是苦水井。這所建築明着是兩所院子，却暗藏着兩所，合爲四所，各屋都互通着，門戶極多，外人進去簡直像進了迷魂陣一樣。這所房子的四周，除去胡

同，沒有比鄰，最容易包圍。東方福爾摩斯一行人查看好了形勢，就給包圍起來了。說也奇怪，這時已到夜間半點鐘，插天飛神秘大學的門還做着一扇，東方福爾摩斯等將到胡同口，見進去一人，並沒關門，映壁上的大電燈還照常開着。東方福爾摩斯把包圍的人佈置好了，和李湯二人帶着十幾名密探溜進大門，不知誰的腳碰了門限一下，映壁上的電燈突然滅了，映壁後的電燈却自動燃着，這一來誰也不敢大模大樣的前進，經過相當時間，不見動靜，東方福爾摩斯才首先轉過映壁，見東部傳達處，事務課等十二間房裏沒有一盞燈，也沒有聲息，客廳雖點着三盞百足光的電燈，隔着玻璃窗和玻璃門望去，却空洞洞的沒有一個人影。其餘諸人在八大人胡同受過教訓，不敢莽撞前進，只得惟東方福爾摩斯的馬首是瞻，東方福爾摩斯走到二門，側耳靜聽，院內樓下似有呼呼的酣睡之聲，於是躡手躡腳的溜進，見樓下校長室點着一盞強光電燈，外間却黑暗無光，酣睡聲由裏間發出，隔着裏間玻璃窗見東墻下正向着屋門設有一架大銅床，幔帳掛在鈎上，時正當夏末秋初，床上躺一個壯大的人，頭南腳北，身上蓋着雪白的褥單，頭上蒙着白絲手帕，手帕不時被呼睡聲吹動擊起波紋。東方福爾摩斯向湯任臣附耳說道：「這大概就是插天飛，你可以募三個膽大的探員，溜進外間，——你

看裏屋的門沒關着——三個人一鼓作氣闖進去，一個捉頭的，一個捉腳的，一個攔住它的手，抱住了腰，——拿活的。」這些探員雖爲奪二千兩的錦標而來，但想起上一次的危險，都犯了躊躇，誰也不肯首先應募。東方福爾摩斯皺眉道：「那末看我的吧，我看沒什麼，任臣，你抱頭，錫賡担任抱腳，我去抱腰的，我們三個人分賞銀子吧！」湯李二人見東方福爾摩斯自己下手，認爲沒甚危險，看在二千兩銀子的面上，膽子也壯起來了，探員們恐怕二千兩銀子一點摸不着，有的想冒一下險，但事已決定，被東方福爾摩斯拒絕了。三個首腦於是溜進樓門，慢慢揭開裏屋的門簾，搭在門旁的掛衣鈎上，三個人一齊闖入，湯任臣兩隻手直奔頭部，李錫賡的手奔着脖子撲去，東方福爾摩斯向腰部下手，說時遲那時快，三人同時撲到床上，却同時發出尖銳的慘呼聲，湯任臣呼了聲「唉呀吾娘啊！」倒退了好幾碼，後腦海撞到板牆上，背倚着牆，腿一彎溜下去，汗珠像爆豆一般，一顆一顆的從毛孔中突突的往外冒。接着拍！拍！兩響，李錫賡「唉呀」了一聲，伏在床尾，兩隻手忽伸忽縮，好像被一件東西夾住抽不出來，東方福爾摩斯高呼一聲「不好！」早被一種物件彈了前胸一下，彈出好幾步，來了個仰面朝天，噗咚一下倒坐在地板上，探員們見床上並沒人睡覺，乃是一種機關埋伏

，把探長等愚弄了，倘不冒險闖入接應，不但在良心上職責上過不去，恐怕還要担着罪名，碰了飯碗，於是在智理和感情交迫之下，孤膽的人闖入，羣膽的人也就隨着進了屋，有膽大的掀去蒙面的手帕，所謂頭也者，竟是一個大刺蝟，四隻脚被繩細着，拴在床頭銅條上，湯任臣用力過猛，蠟刺深入手掌，刺得兩手鮮血淋漓，疼痛椎心；所謂脚也者，却是兩個大型的老鼠夾子，夾口向外，夾板拴在床上，李錫賡兩手一抱，正好伸入夾口，同時夾住，但幸未受傷；腰部是一具鋼製的大彈簧，一受壓力，把控制的機紐壓脫，彈簧突起的力量過猛，所以把東方福爾摩斯彈出老遠。

× × × × ×

湯任臣把幔帳撕下一條，裹上傷手，依然疼痛難忍，將要派探員保着駕上官醫院，東方福爾摩斯一抬頭，見對面一所房子門首掛着化學實驗館的牌子，向湯任臣說道：「不必上醫院了，化學館或許有治傷的西藥，我對西藥還有點經驗，不妨進去找點藥救急，」湯任臣哼唧唧的說道：「別再冒險啦！我真受不了！」東方福爾摩斯正色道：「你真可以，男子漢大丈夫這算什麼？我先進去，你們後邊跟着。」說罷挺着腰板走進了化學館，見滿屋都是玻

璃架子，盛滿了化學藥品及儀器，找了一種止痛止血的藥敷在手掌上，果然不疼了，血也止住了，立刻又像一個好人，湯任臣於是抖起精神，東張西望，想尋些值錢的東西，探員們也東一把西一把的找洋落，東方福爾摩斯指着幾種瓶子說道：「這都是值錢的藥品，每瓶起碼值五六十兩銀子，」說着自己取了兩個瓶子掖在兜裏，其餘諸人也爭前恐後的搶起藥瓶子來，大家正犯財迷，西邊的玻璃門忽然敞開，走出一個十幾歲的學生，手中拿着赤金九連環，低着頭玩弄，對屋中的偵探似乎沒看見；這些偵探一時財迷心竅，也沒留神走進這末一個人，因為搶瓶子不小心發出響聲，那學生才抬起頭來，高呼道：「不好！有賊！」回身向來路跑去，東方福爾摩斯一聳身像燕子一般竄出西門追上前去，李湯二人及各探員爲之一怔，暗道：「不料它竟有這種輕身的工夫，」都認爲這是一個有力的保障，於是全班人員都隨着追出，出了門一看，和化學館是一樣的房子，屋中滿是理科儀器，中間吊着一只大電燈，屋裏沒一個人，不知東方福爾摩斯那里去了，因此湯探長下令不可妄動，免遭意外。湯任臣找洋落的慾望依然甚盛，自向各處查看，見南面有一排立廚，每一厨的上部有一對玻璃門，都上着鎖，下部各有三行抽屜，每行三個，抽屜上貼着白紙條，編有號碼，號碼下寫着所存物名

·如各種中西文物物理書籍，實驗像片，實驗成績記錄，表冊，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人參」，「鹿茸」，「蜂蜜」，「珍珠」，「鑽石」之類，湯任臣見到這些名稱，心花怒放，恨不得立時偷偷的據爲己有，看看人們都不注意自己，將要伸手，忽聽遠處有人輕呼道：「任臣！」回頭一看，原來是東方福爾摩斯，急問：「怎麼樣了？追上沒有？」東方福爾摩斯道：「沒有。我竄進這屋裏，就看不見它了，它一定就是鄭景仁，我以爲這屋裏有機關，隨即鑽出門外，見西邊有一所跟此屋大小相同的屋子並排着，屋裏極其明亮，我隱着身子偷看，見屋裏盡是小方桌，小椅子，面向南坐着二十多個小學生，南面有一講臺，鄭景仁立在講台上，指手劃腳的說話，也聽不清楚，只聽得「不是賊，……我們得趕緊出水……」其餘就聽不真了，我們帶着人闖進去拿活的吧！」衆人隨着東方福爾摩斯走到教室門前，見鄭景仁仍立在講臺上向學生們說話，東方福爾摩斯呼道：「鄭景仁出來受捕吧！你已被我們包圍，走不脫了！」話剛說完，見鄭景仁把講臺上的桌子向前一推，眼看桌子倒下臺來，但電燈立時都滅了，全院各屋都黑暗如漆，跟着各處鈴聲大響，震耳欲聾，約有一分鐘工夫，各處電燈忽又恢復光明，再看屋中一個人也沒有了，桌子依然立在講臺上，並沒倒下來。東方福爾摩斯推

開門，很敏捷的進了屋子，上了講臺，一推桌子，却連桌子底下的一塊方板也掀起來，下邊乃是一個地道，隨着外部的電燈也滅了，但地道中的電燈却發出光來，東方福爾摩斯率領着衆人下了地道，小心謹慎的向北前進，走約二十多碼，到了緊北頭，已無路可通，惟東面有一木門，東方福爾摩斯慢慢的拉開門，地洞中的電燈隨着滅了。地道外是一間極華貴的臥室，鄭景仁正在收拾東西，似準備逃逸，一眼看見木門大開，知敵人已到，立即把脚伸入桌底，踏住桌子底下的一個鐵閘，這當然是封閉地道木門的鐵閘了，說時遲，那時快，東方福爾摩斯用了個燕子穿雲的招數，颼的一聲飛出地道門外，地道門立即封鎖，把其餘諸人都封閉在地道中，用什麼方法也開不開了。李錫庠於是率領衆人摸着黑返回原路，再托講臺上的木板，却紋絲不動，把人們急得直出躁汗，但毫無用處，悶了約有一個鐘頭，電燈忽放光明，這一下把這些笨蛋都嚇得打起戰來，及至聽見東方福爾摩斯在講臺上高呼李錫庠湯任臣的名子，大家才把一顆驚碎了的心貼補到一塊，像囚犯被赦一般走出地洞。東方福爾摩斯點了點人數，一個不少，笑嘻嘻的說道：「大功告成了，插天飛和鄭景仁都被我捉住，其餘的都跑了！」大家聽罷如晴天打了個霹靂——意外震驚，齊問「是怎末捉着的？」東方福爾摩斯道：「

我飛出地道之外，沒費分毫力氣，像對付小鷄一樣，把鄭景仁抓住，我問它插天飛在什麼地方，它不肯說，我照定它後心賜了一皮捶，索性不能說話了，鬧了半天一拳頭給打啞了，這是因爲我一失手打在穴道上，總得養上三五天，才能恢復過來。我把它細起來，拴在床腳上，穿了許多門，繞到第二層院子的樓上，插天飛原已下了樓，準備逃走，恐是忘下什麼重要的東西，又返回樓上，不料我聽得有人上樓，藏在門後，一進門被我迎面一拳打倒了，立時暈過去，我乘勢把它細上。其餘的人都非重要角色，既不是我們的目的物，它們自己也無所掛礙，所以早已逃脫，至於如何逃出我們的範圍，却不得而知，我們也無須過問了。——任臣，你把全部探員都招集了來，押着這兩個要犯回去，天明我們就該請賞了。」湯任臣暗自思索，一離開這屋子，就沒再返回的機會，許多值錢的東西便不能到手，於其去後便宜了別人，不如取出來，在場的人都分個份，因此發言道：「且慢！這抽屜裏還有許多值錢的貴重物品，我們拿出來大家一分，然後再去也不遲。」東方福爾摩斯道：「那就耽誤工夫了，倘要犯逃逸，我担不了這個沉重，湯兄不妨留兩個探員幫着取東西，我和李兄帶着人去守住要犯，兩不違誤，豈不更妙。」湯任臣一聽正中下懷，說了一聲「很好！」讓東方福爾摩斯自行

帶人前去，自己留下兩個心腹搜索值錢的物品。

× × × × ×

東方福爾摩斯與李錫廐等到了樓上，見插天飛還沒蘇醒過來，東方福爾摩斯自行下樓取了碗冷水灌進插天飛的口中，約有一刻鐘的工夫，才慶更生。東方福爾摩斯又在暖水瓶中斟出一碗溫水，送到插天飛的口邊，插天飛喝了一口，含在嘴裏並不咽下，而怒目攢眉的向東方福爾摩斯臉上噴去，東方福爾摩斯很迅捷的閃開，正噴在後邊一個探員的臉上，探員大怒，照定前胸打了一拳，指着臉罵道：「你小子橫行九城，已惡貫滿盈；今天落到老爺們的手中，還不知悔改，——買老爺們個帳，竟敢怒目相向，釜底游魚，還能活幾天？老爺今天要收拾收拾你，報報前仇。你小子把老爺們可折騰苦了！」說罷磨拳搓掌的又要動手，東方福爾摩斯攔阻道：「它是個重要犯人，我們不能傷害它，倘或收拾出毛病來，我們担不了這個責任。」那探員被阻不得洩憤，惟有罵不絕聲，插天飛除怒視着急之外，一句話也說不出，却總是張着嘴作表示說話的形狀，大家見這情形，都莫名其妙，東方福爾摩斯也有點發楞，乃試問道：「你不餓嗎？」但見怒目切齒，表示憤恨之狀，又問「你爲什麼不說話呀？」依然毫

無反應，東方福爾摩斯作失望之色，瞞怨那探員道：「糟了！糟了！它將蘇醒過來，正在驚悸未除的時候，你竟給它一拳，這一拳高興又打在穴道上，打悶了腔了。這真是無奇不有！辦了兩個要犯，都變成啞子，怎末審訊呢？糟了！糟了！時候不早了！湯探長怎麼還不來？」

——錫磨！你去看一看，叫它趕快來吧！我們還得早早送案呢！」

李錫磨不多時慌慌張張的跑了回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潰敗懊喪的報告道：「糟了！糟了！三個人躺下一對半！」東方福爾摩斯聞言很震驚的問道：「怎末？插天飛手下的人還有沒出水的嗎？」李錫磨答道：「不是！不是！我繞進物理實驗館，見屋中並無一人，正在疑慮之間，忽聽院中發出一種異樣的聲音，——這時晨星已落，東方泛出白色，——我出去一看，見院中躺著三個人，滾了一身泥土，我疑是遭了敵人的暗算，受了重傷，細一看時，並無傷痕，更無血跡，但三個人的臉都腫得像大麵包一樣，紅一塊紫一塊，滿臉都是大疙瘩，及查看兩個探員的手，腫得更厲害，撩起汗衫時，直嚇得我心驚肉跳，——身上也起了不少的疙瘩，三人的嘴唇都腫得和琉璃泡一般，把鼻孔腫得好似鷄屁股，眼只剩了兩道縫，眉毛却歷歷可數，乍見之下，如同妖魔鬼怪，如脫了號衣，簡直認不清誰對誰！」東方福爾摩斯愕然道：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你調查了沒有？」李錫賡道：「你聽着我說呀！當時我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在我返回的時候，重進了物理館，留神查看，見屋頂上和牆壁上，以及玻璃櫃上，儀器上，落着許多細腰螞蜂，又見一個大抽屜，外面貼着白紙條，上寫人參二字，抽屜拉出一半，內有六個大螞蜂窩，並有死螞蜂及將脫翅的螞蜂兒子，至此我才明白，它們是陷入了敵人的螞蜂陣，什麼人參，鹿茸，鑽石，抽屜裏簡直都是螞蜂窩，我真不明白它們用什麼方法把這許多危險份子移到抽屜裏？真是怪人怪事！」東方福爾摩斯道：「好好的，一臺戲都叫湯任臣一齣花子拾金給唱砸了！兩個要犯，一對啞吧；三個偵探，對半七竅不通，真算是無獨有偶了。——趕緊把三個人送到醫院，我們押着犯人回去送案吧！」

X X X X X

當日早晨八點，由秘探處備了報告的呈文，大略說插天飛及鄭景仁已經東方福爾摩斯白貢同設計逮捕，因誤擊犯人穴道，以致啞啞失音，不能取供，候治療痊愈再為審訊。並稱湯長湯任臣因公受傷甚重，已送醫院調治云云。東方福爾摩斯帶着呈文派了十名密探，親自押着送到九門提督衙門，九門提督見插天飛鄭景仁兩個鬧翻了天的鉅騙都被捕，大喜過望，

把犯人暫且收入監中，候治愈啞症再爲審訊，對東方福爾摩斯大加獎勵，除依通令賞給票銀一萬五千兩，另支給酬勞及旅費二千兩，令東方福爾摩斯寫一臨時收條，然後補呈領狀。東方福爾摩斯謝完了賞，辭別九門提督，逕自返回。不多時九門提督接到東方福爾摩斯由天葵飯店發來的一封信，遞給文案師爺道：「這許是東方福爾摩斯的領狀，你拆開看看，批上發訖存卷記。」文案師爺拆開，確是兩份領狀，一份寫道：「俠騙插天飛，爲補具領狀事：今依據通令捕得東方福爾摩斯白貢同送押在監，支付賞格一萬兩，另雇傭賃率銀二千兩，均經領訖，所具領狀是實。」另一份寫道：「九連環鄭景仁，爲補具領狀事：今依據通令捕得東方福爾摩斯白貢同之弟子高禮望送押在監，支付賞格銀五千兩，業經領訖，所具領狀是實。」文案師爺看罷大驚，立即回稟九門提督道：「啊呀！具領狀的人不是東方福爾摩斯，乃是插天飛和九連環，你看！這是怎麼回事？」九門提督聞稟震驚失常。接過領狀自行看了一遍，說道：「許是寫狀的人不懂格式，寫顛倒了把！」師爺指着銀數上蓋着的圓章說道：「領狀可以寫顛倒了，難道手章也用錯了嗎？東方福爾摩斯手中不會有插天飛和九連環的手章啊？」九門提督仔細一看，一萬二千兩的領狀手章是篆字式的多齒錘，四周加了個寬邊；五千兩的

領狀手章是長方式，窄邊，中間畫着小篆式的一枝九連環。九門提督看罷，拿着領狀顫抖起來，抖得狀紙振振作聲，氣得面色由慘白變成青色，立把狀紙撕爲兩半，團成一個球，擲在地下，坐在沙發椅子上發起麵來，移時又站起來，跳着脚大罵，把插天飛，九連環，以及湯任臣，李錫庚和密探員都混在一起，罵得成了一鍋粥。呆了一回，文案師爺見九門提督的氣消下去，安慰了幾句，建議道：「插天飛確是可惡，罪該萬死！密探處的這班人吃糧不管酸，也太沒用處，但空生氣也是無用，究竟逮捕送監的兩個人是誰呢？我們也該提出來問問，以明究竟。據說那個年老的確像插天飛，年少的沒人認識，這真可以說是奇怪之至了！」九門提督道：「你的見解很對，我却忽略了，可是：兩個人都成了啞吧，怎末取供啊？」師爺道：「這很容易，我們給它一支筆，叫它寫供不成嗎？它如果不會寫字，我們臨時再想辦法。這樣成不成呢？」九門提督道：「好！預備提人坐堂吧！」

兩個犯人上了堂之後，那年紀大的人指着嘴，做出要水喝的代表，站班的人稟明九門提督，取了一碗開水來，却又搖着頭，把嘴接近了碗，一口不喝，裂着嘴，皺着眉，做出嫌熱的態度，表示要冷水，於是換了一碗冷水，一氣喝下，又指着那年紀小的人，表示也給它一碗

冷水喝，兩人喝罷冷水，約有半點鐘的工夫，才略能發音，但還說不清楚，九門提督拿起一支筆，叫站班人遞給那老年人，問道：「你會寫字嗎？如會寫字可把供詞寫在紙上，免得說不清楚。」那年紀大的瞪着眼很慚愧的點點頭，啞聲答道「可以」。但兩個人都帶着手拮，如何能執筆，及卸去手拮，那老年人用顫抖的手在頭上揭下一層皮來，還了本來面目，竟變成領賞的東方福爾摩斯，把九門提督嚇了一大跳，立即斥退一班公人，把兩個人領到一間空屋中，預備好了筆墨紙硯，叫它靜心寫供，免得把供詞傳出去，那老年人先寫了「慚愧」二字，接着寫出名子「我是東方福爾摩斯白貢同，它是我的弟子高禮望。」九門提督一見頭三句供詞，再看它本來的面目，和領賞的假東方福爾摩斯毫釐不爽，暗道「這樣有名的偵探家都脫不出插天飛的手，這一案簡直沒希望結束了。」於是很洩氣的問道：「你就是有名的東方福爾摩斯嗎？好？你自己在這裏把經過寫出來吧，我派人給你預備茶飯。」說着走了出去。東方福爾摩斯無地自容的歎了一口氣，把經過詳詳細細的寫了出來。其經過如下：

東方福爾摩斯在上海雖然是有名的偵探家，但沒到過北方。九門提督只知道它的大名，沒見過面，所以給上海道陳觀察去了個電報，託陳觀察急速物色這個人，立即來京聽候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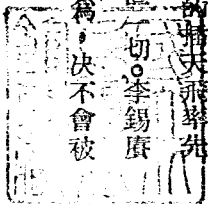
遣，陳觀察第二天就復了一電，說東方福爾摩斯已於七月初三日上午乘順天輪船起程，約於初十日到天津，由天津乘火車進京。插天飛的間諜網已遍佈各機關，尤其通信機關和交通機關，安排下的黨羽更多，任何消息也脫不出它的魔手；上述的兩個電報，被插天飛得到其中的真意之後，一面派人到天津等候順天輪船到埠的消息，隨時用密碼電報告，並監視着東方福爾摩斯由津到京，一方面派人冒充密探員在前門東站守候，接得車上監視人的暗號，裝作歡迎東方福爾摩斯白貢同及其弟子高禮望，誣進插天飛神秘大學，軟禁起來。

東方福爾摩斯在上海成名的原因，一方面出於誤打誤撞的徵幸機會造成，另一方面是利用上海的流氓和癩三作眼線，瞎貓拿着死老鼠，於是乎闖了起來，再加上一股流氓從中鼓吹宣傳，連活老鼠也起了恐怖，由此威名四震，竟加上了福爾摩斯的官銜，其實到失了群的時候，沒有流氓癩三一類的地理圖協助，簡直就成了大傻瓜，這種技術到了插天飛手中，可以很不經意的玩弄於股掌之上。事有湊巧，東方福爾摩斯的體格和插天飛差不多，高禮望的年齡體格又和鄭景仁差不多，却給了插天飛很大的便利，插天飛就利用這種機會，令化學館的實驗教授照着四個人的面貌做成模型，用橡膠依據模型製了四副假面具，插天飛戴上東方福爾

摩斯的面具，鄭景仁戴上高禮望的面具，插天飛的面具則留給東方福爾摩斯備用，鄭景仁的面具留給高禮望備用，四人的衣服也都掉換了，插天飛拿着東方福爾摩斯所有的文件證據，帶着鄭景仁到九門提督衙門去報到，插天飛的計畫，就在這種毫無遺憾毫無間隙的佈置之下順利進行起來。

插天飛爲什麼要採用這個方式呢。第一因爲九門提督衙門下的通緝令及布告，立有賞格，生獲插天飛者賞銀一萬兩，生獲鄭景仁者賞銀五千兩，密報其行踪因而緝獲者，報告人及緝獲人平分賞銀。被通緝人自領賞銀，這不是一個很驚人的奇跡嗎？第二個原因是想把這些廢物蛋及貪官給一個直截了當的嚴重打擊，叫它們把通緝的念頭休息一下。

插天飛冒充東方福爾摩斯不下榻於密探處而住在天葵飯店，及經過一星期之久才動手，又是怎末回事呢？住在外邊，和密探們接觸的機會很少，露不出破綻來，一切的陷井，也需要一個設置的時間。鄭景仁推倒講臺上的桌子由地道逃走，冒充東方福爾摩斯的插天飛緊追入，以及竄出洞門，洞門立時封鎖，意在與一般偵探隔離，好乘隙臨時佈置一切。李錫廣湯任臣等被封鎖在地道中，沒法脫出，冒充東方福爾摩斯的插天飛可以爲所欲爲，決不會破



敵人發現了秘密。這個冒充偵探家的插天飛竄出地道，給真東方福爾摩斯白貢同及高禮讓穿上掉換了的衣服，用繩緊緊的紮起來，戴上預備好了的假面具，假充被捕的插天飛和鄭景仁，恐怕它兩人洩露了秘密，把事先準備下的啞藥強制着灌了下去，立時變成了啞子，以免多言，並預先告訴東方福爾摩斯，在二十四點鐘以內，飲用冷水可以解除啞啞，然後又用蒙藥把東方福爾摩斯蒙過去，才按動機關，開了地道的門，和李錫庚等相會，詭稱把「插天飛」打暈了，其實所取的冷水純爲解蒙藥之用，其中並混有啞藥；第二次給真東方福爾摩斯所飲的溫水，乃是一種極苦的藥水，特用此激怒了他，叫他自動噴出，自己閃開，好噴在傍人身上，再激動傍人的怒氣，其實被噴的探員不下手打，自己也要打上一拳，好設詞說是打在穴道上，給打啞了，其實那裏會有這種奇怪的穴道，如果探員們有高深的知識，它也許就不用這種幼稚的欺騙方法了。

關於湯任臣保管的二千銀票，以及探員們竊取的化學藥品，都是將來鬧禍的伏線，只得在下集書中表明了。再見！

天津

大業南紙書局厚記

統辦華洋紙張書籍文具雜誌畫報承
 辦鉛石印刷一概俱全電話購貨立卸
 送到定價克己貨真價廉

總局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電話三〇四六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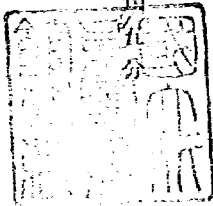
支店英租界黃家花園

大業書局代售書籍

法天君著 **麻將學大綱** 每冊實價八角

楊汝泉編 **滑稽故事類編** 每冊六角

楊汝泉編 **謎語之研究** 每冊四角五分



神州亞森蘋蘿(第一冊)

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初版—2,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每冊九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楊時中

出版者 上海滬江書社

代理發行 大業書局

(天津法租界線牌電車道)

#82

469265

4

種類